

图书馆外国文学基本典藏——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电子版)

(笺图)

外国诗歌基本解读

④

古波斯·非洲卷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2002年

—外国诗歌基本解读·古波斯·非洲卷·—



波斯“天幕制造者”莪默·伽亚谟

《鲁拜集》 (3)

哲理诗泰斗萨迪及《蔷薇园》

萨迪的生活与创作 (25)

诗选 (36)

波斯古代抒情诗“嘎扎勒”

萨纳依 (47)

阿迪伯·萨别尔 (51)

哈桑·卡兹纳维 (53)

加伯里 (56)

安瓦里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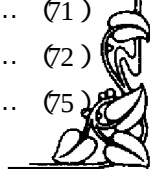
哈冈尼 (63)

阿塔尔 (65)

卡玛勒丁 (71)

阿拉基 (72)

牟拉维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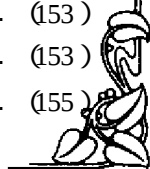


霍斯鲁·德赫拉维	(81)
哈朱·克尔曼尼	(83)
哈桑·德赫拉维	(88)
萨勒曼·萨乌治	(89)
哈菲兹	(90)

‘天堂’的歌声——黑非洲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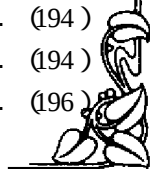
【加纳】F·帕克思	(106)
非洲天堂	(106)
【莫桑比克】N·索乌扎	(110)
如果你想认识我	(110)
【塞纳加尔】D·迪奥普	(111)
非洲	(111)
在你面前	(112)
献给一位黑色舞蹈家	(113)
【塞内加尔】D·迪奥普	(114)
先辈的声息	(114)
【塞拉利昂】A·尼考尔	(117)
在非洲的海滨	(117)
【坦桑尼亚】R·夏巴尼	(120)
坦噶尼喀	(120)
穷人	(121)
姆夸瓦	(122)
青蛙	(123)
我们的错误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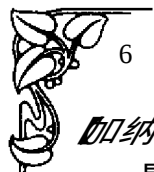
愁思在心中荡漾	(126)
【象牙海岸】B·戴迪埃	(127)
感谢您,上苍	(127)
风中的叶片	(130)
【南非】M·库奈奈	(131)
回音	(131)
壮美的青春	(133)
【肯尼亚】D·奥古吐	(133)
飘渺的呼唤	(133)
牧童	(135)
即将打鸣的雄鸡	(137)
短跑家	(138)
【尼日利亚】G·奥卡拉	(138)
神奇的鼓	(139)
钢琴与羊皮鼓	(141)
从前	(142)
你笑呵,笑呵,笑	(144)
风的精灵	(146)
努恩河的召唤	(147)
【安哥拉】A·内图	(149)
夜	(149)
【几内亚】N·哈里	(151)
雨	(152)
【津巴布韦】D·布鲁吐斯	(153)
冷	(153)
【南非】M·姆特夏里	(155)



饥饿人的脸	(155)
荡秋千的男孩	(156)
【南非】M·塞罗特	(157)
从地狱到天堂	(157)
【几内亚比绍】米德莱赛	(159)
我听见黑色的历史在歌唱	(159)
【坦桑尼亚】Y·卡萨姆	(160)
马及马及	(160)
鼓	(162)
【肯尼亚】J·卡里乌基	(163)
安哥拉苏醒	(163)
诗一首	(164)
【马里】S·西索科	(166)
呵,大地	(166)
情歌	(167)
【冈比亚】L·彼斯特	(168)
我们回家来	(168)
【喀麦隆】S·迪波科	(170)
我们的历史	(170)
明天的节奏已经响起	(171)
【津巴布韦】E·马扎尼	(172)
非洲舞蹈	(172)
【埃塞俄比亚】T·嘎波莱—梅辛	(174)
归家的游子	(174)
【南非】R·拉埃夫	(176)
在虹霓消逝的地方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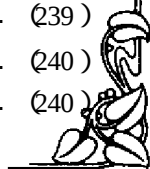
【尼日利亚】R·埃古杜	(177)
往镜子里看	(177)
【尼日利亚】S·阿马里	(178)
我们的世界和月球	(178)
步子	(180)
【津巴布韦】H·卜泰	(181)
新生活的祈愿	(181)
【马拉维】D·卢巴迪里	(182)
非洲雷雨	(182)
工余随想	(184)
伊巴达	(185)
【尼日利亚】J·克拉克	(185)
夜雨	(185)
【马达加斯加】J·雷倍里伏罗	(187)
黎明	(187)
蜘蛛	(189)
仙人掌	(189)
【乌干达】O·奥库里	(191)
归来	(191)
【肯尼亚】A·卡萨姆	(192)
落日	(192)
【乌干达】S·卢贝加	(193)
傍晚	(193)
【坦桑尼亚】W·卡梅拉	(194)
组诗	(194)
夜	(196)





加纳】K·布鲁	(197)
旱季	(197)
在北方的集市	(198)
补网	(203)
情网的眼	(204)
尼日利亚】W·索因卡	(200)
季节	(201)
水花	(201)
尼日利亚】O·沃诺迪	(202)
在海边	(203)
尼日利亚】C·奥基格波	(204)
望繁星	(204)
肯尼亚】J·姆皮蒂	(206)
蛇歌	(206)
塞内加尔】M·福尔	(207)
空洞的头脑	(208)
象牙海岸】B·戴迪埃	(208)
我们手上的纹路	(209)
乌干达】R·恩蒂鲁	(211)
如果这是真的	(211)
乌干达】R·恩蒂鲁	(212)
友谊的葫芦	(212)
乌干达】L·埃拉普	(213)
我请求你	(213)
塞内加尔】L·桑戈尔	(215)
我将念诵你的名字	(215)

【乌干达】A·克里夫卢波瓦	Q17)
亲爱者	Q17)
【马达加斯加】F·雷内伊伏	Q18)
普通人的情歌	Q18)
【安哥拉】A·桑托斯	Q19)
归来	Q19)
【加纳】D·阿纳昂	Q20)
美妙的时光	Q21)
【安哥拉】A·加辛托	Q21)
合同工的来信	Q21)
【乌干达】H·巴婆	Q24)
村井	Q24)
【乌干达】O·帕碧泰克	Q26)
我的名字在帕依拉象牛角般响亮	Q26)
【肯尼亚】S·恩嘎索	Q34)
小路	Q34)
【加纳】A·毛蒂	Q35)
童年的椰叶	Q35)
【塞内加尔】B·迪奥普	Q36)
太阳	Q36)
【南非】N·恩代贝莱	Q37)
妈妈 我怕	Q37)
夫拉民民歌	Q39)
创世歌	Q39)
达荷美民歌	Q40)
命运	Q40)



布须曼民歌	Q40)
对新月的祈祷	Q41)
阿卡民歌	Q41)
价值	Q41)
松嘎民歌	Q42)
友爱	Q42)
约鲁巴民歌	Q42)
美	Q42)
阿考里民歌	Q42)
当我见到爱人美容	Q43)
达荷美民歌	Q44)
索莎姑娘	Q44)
伊檀波民歌	Q44)
约鲁巴民歌	Q45)
战神	Q45)
约鲁巴民歌	Q46)
岔路口的恐怖	Q46)
约鲁巴民歌	Q47)
挽歌	Q47)
约鲁巴民歌	Q48)
羚羊	Q48)
约鲁巴民歌	Q49)
大象	Q49)
斯瓦希里民歌	Q49)
弓之歌	Q49)
加蓬民歌	Q50)

行猎歌	Q50)
约鲁巴民歌	Q52)
小泥塘慢慢汇成河	Q52)
加蓬民歌	Q53)
摇篮曲	Q53)
约鲁巴民歌	Q53)
雨不要下	Q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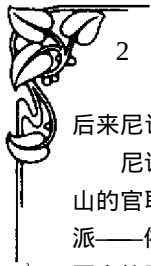
波斯“天幕制造者”莪默·伽亚谟

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 (Omar Khayyám), 他的生日, 迄今没有人知道, 大概是生在十一世纪的后半。有人说他死在一一二三年, 但是也不大的确。他的故乡是在可拉商州 (Khorassán) 的纳霞堡 (Naishápúr)。可拉商州在波斯的极东, 为亚细亚大陆所拥抱。气候温和, 土地丰美, 适于农业。棉花的栽培最盛。棉织物、绢、呢、等类自古驰名。更产突厥玉和其他诸种宝石。纳霞堡是州的首府, 位于州之北部, 在莪默当时, 是波斯文化的中心地点。

莪默的姓, 伽亚谟 (Khayyám), 意思是“天幕制造者” (Tentmaker)。有人以为莪默必然是靠着制造天幕过活的, 所以用“天幕制造者”为诗人的雅号, 考威尔教授 (Professor Cowell) 和费慈吉拉德 (Edward Fitzgerald) 便主张这一说。这种雅号通行于波斯诗人之间, 如阿塔尔 (Attár) 意为“药材师”, 阿塞尔 (Assár) 意为“榨油者”之类。有人说恐怕是他的父亲的职业。又有人说, 诗人幼年所住的学校有点贵胄的性质, 制造天幕的人或其子弟没有入学的希望, 阿拉伯族中有伽亚谟族, 以制造天幕为业, 莪默的祖先恐怕是从阿拉伯迁入波斯的。

诗人幼年所住的学校便在纳霞堡。据他的学友尼让牟 (Nizâm al Mulk) 的记录, 当时有一位最大的哲人野芒 (Imâm Mowaffak) 在纳霞堡教书。那就是他们的老师。尼让牟的父亲遣尼让牟来就学, 尼让牟在这里遇着两个意气相投的朋友, 一个是奔沙伯 (Ben Sabbâh), 一个就是莪默·伽亚谟。尼让牟是图司 (Tūs) 的人, 奔沙伯是阿里 (Ali) 的人, 莪默是纳霞堡的本地人。他们读的是“可兰经”, 研究的是古代传说。有一天他们三人相聚, 霍山 (Hasan, 即奔沙伯) 向尼让牟和莪默说道: “世间一般的信仰, 都说野芒先生的弟子会得到幸福 (当时的信仰, 凡读“可兰经”及古代传说的人都能够得到幸福, 如我国以前读五经三传之类), 但是我们假使不能都得到幸福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来互相帮助?” 尼让牟和莪默答道: “随便怎样都好。” 霍山便说: “那么我们大家应该发誓, 无论幸福落与谁人, 都应得均分, 不能专享。” 尼让牟与莪默都同意了。





后来尼让牟做了官,竟做到当时的教王阿尔士朗(Alp Arslán)的宰相。

尼让牟做了宰相之后,他的两个旧友来访他。尼让牟请于教王,给了霍山的官职。霍山嫌升进太迟,他把官职丢了。后来竟成了嗜好杀人的一种宗派——依时美良派(Ismailians)的首领。他在一〇九〇年占据了里海南岸山国中的阿拉牟提城(Alamút),十字军时有名的“山中老人”就是霍山。尼让牟后来也是被他刺杀了的。诗人阿塔尔叙尼让牟将死时说道:“啊,大神哟!我在风的手中去了。”——这正和我默诗“来如流水,逝如风”句(见第二十八首)相类。

我默去访问尼让牟宰相的时候,他不要官职,只向 he 说道:“你能给我最大的赐与,便是在你的福庇之下,使我得到一个清净的地点安居,我要开展科学的利益,并祝你福寿康宁。”宰相便从纳霞堡的财库中每年赠他一千二百密(Mithkál)的年金。

我默住在纳霞堡一直到死,一生之中忙于各种知识的探求,在天文学方面的知识更特别丰富,是当时的权威。在马利克夏(Malik Shan)教王时,他得过大量的赏赐。改正蒋牟西旧历的时候,他是委员八个学者中的一人。改正后的新历名叫雅拉里历(Jaláli),从一〇七九年三月十五日起施行。据英国史学大家吉朋(Gibbon)的批评:“时刻的推算比鸠良历(Julian Calendar)精确,和格利果良历(Gregorian Style)相近。”他又做了些天文图谱,做了部阿拉伯文的代数。

诗人的生活,我们所能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关于他的临终另外有种传说,是从他的弟子撒马尔干的宽雅(Khwájah Nizámi of Samarcand)传出来的。宽雅说:“我常常和我的先生我默·伽亚谟在一个花园中谈话;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的坟墓所在的地方,北风会吹蔷薇花来复罩。”他所说的话,我觉得奇怪,但是我知道他的话不是没有意思的。几年之后,我偶尔去访问纳霞堡,我走到他长眠的地方,啊,奇怪!那恰在一座花园之外,果木带着果实把它们的树枝从园墙伸出,花片飞在墓上,墓碑是埋在花里。”——这种美化了的传说,恰合于诗人的永眠,正如李太白之死,人以为捉月骑鲸而去;印度诗人伽毗死后,尸化为白莲(见泰戈尔用英文译出的“伽毗的诗一百首”的序传)。但从这个传说我们可以知道我默有他的弟子。有人说他也在纳霞堡教过书。他是死在尼让牟之后。(以上的叙述大抵取材于费慈吉拉德的“波斯的天文学家

兼诗人莪默·伽亚谟”)

莪默的诗,在他本国却不大出名。他的“鲁拜集”(Rubáiyát,四行诗集),据费慈吉拉德所说,原文有四五种,各种所含首数也各有不同,少的百五十八首,多的五百一十六首。费慈吉拉德开始把它译成英文。费慈吉拉德以一八〇九年生于英国塞福克州(Suffolk)的布瑞费尔德(Bredfield)。父姓本是蒲舍尔(Purcell),父死后,改依母姓。萨克雷(Thackeray)、托姆孙(W. H. Thompson)、丁尼孙(Tennyson)等是他生平的好朋友。他爱花,爱音乐,爱舟游。使他永垂不朽,和莪默·伽亚谟之名相联如双子星座的,便是他的“鲁拜集”的英译。他死于一八八三年。

鲁拜集

一

醒呀！太阳驱散了群星，
暗夜从空中逃遁，
灿烂的金箭，
射中了苏丹的高瓴。

二

朝昧的幻影破犹未曾，
茅店内似有人的呼声，
“寺院都已扫净了内堂，
托钵人何犹门外打盹？”

三

四野正在鸡鸣，
人们在茅店之前叩问——
“开门罢！我们只得羁留片时，
一朝去后，怕就不再回程。”



四

新春苏活着旧时的希望，
使沉思的灵魂告了退藏，
退到那树枝上露出“摩西的白手”，
耶稣从地底叹息的地方。

五

夷朗牟的花园已和蔷薇消亡，
蒋牟西的七环杯谁也不知去向；
但有玛瑙殷红仍从葡萄破绽，
水畔的花圃处处都是落英。

六

大卫的歌唇已锁；
黄莺儿用着毗勒危语高歌，
“葡萄酒，葡萄酒，红的葡萄酒哟！”
把蔷薇花苍白的脸儿喝酡。

七

来呀，请来浮此一觞，
在春阳之中脱去忏悔的冬裳：
“时鸟”是飞不多时的——
鸟已在振翅翱翔。

八

莫问是在纳霞堡或在巴比伦，
莫问杯中的是苦汁或是芳醇，
生命的酒浆滴滴地浸漏不已，
生命的绿叶叶叶地飘堕不停。



九

君言然哉 朝朝有千朵蔷薇带来；
可是昨朝的蔷薇而今安在？
带来蔷薇的这初夏之季，
也使蒋牟西、凯科白提一去不回。

十

去休 听随他们去休！
凯科白提大帝、凯科稣尔于我何有？
查尔、鲁士图牟听随他们酣战，
霍丁牟招赴欢筵——也不用管。

——

请来呀 请来随我沿此平芜，
这儿一边是荒原，一边是耕土，
囚奴与苏丹的名分到此消亡——
尽他穆罕默德安坐在黄金座上！

——

树荫下放着一卷诗章，
一瓶葡萄美酒，一点干粮，
有你在这荒原中傍我欢歌——
荒原呀 啊 便是天堂！

——

有的希图现世的光荣；
有的希图天国的来临；
啊 且惜今日 浮名于我何有，
何有于远方的鞞鞞的鼓音！



一四

请看周遭的烂熳的蔷薇，——
她说道：“我笑着开来世里，
一朝我的锦囊破时，
我把囊中的钱财散满园地。”

一五

有的节谷如金，
有的挥金如雨，
玉女金童身归大梦，
墓又为人掘启。

一六

人所系心的现世的希望易灰，
或则一朝繁荣，而又销毁，
比如那沙面的白雪，
只扬得一两刻的明辉。

一七

天地是飘摇的逆旅，
昼夜是逆旅的门户，
多少苏丹与荣华，
住不多时，又匆匆离去。

一八

蒋牟西宴饮之宫殿
如今已成野狮蜥蜴之场；
好猎王巴朗牟之墓头，
野驴已践不破他的深梦。

一九

帝王流血处的蔷薇花
颜色怕更殷红；
花园中的玉簪儿
怕是植根在美女尸中。

二十

这河唇的青青春草
我们在枕之而眠——
轻轻地莫用压伤它罢！
哪怕是进自美人的唇边！

二一

啊，爱人哟，请再浮此一觞，
解除昨日的后悔，明日的愁肠；
啊，明日呀！明日的我呀，
许已同七千岁的生前一样。

二二

往日的良朋，多少是貌美身强，
滚滚的时辰把他的葡萄压成酒浆，
他们只饮得一杯，或者两杯，
已次第地进了那长眠的茔圻。

二三

秋花被满了他们的华堂，
我们正尽情地在此欢畅，
我们又将要入土长眠——
我们的尸骸呀又将替谁作床？



二四

啊，在我们未成尘土之先，
用尽千金尽可尽情沉湎；
尘土归尘，尘下陈人，
歌声酒滴——永远不能到九泉！

二五

有的在今生棘忧，
有的又希图来生成就，
牟也卿自“黑暗的钟楼”宣告；
“愚人哟！报偿是无处可求。”

二六

伊古以来的圣哲，
惯会说现世与天堂——
一朝口被尘封，自嘲莫解，
同那江湖的预言者流一样。

二七

当我的青春时分，
也曾热访过博士圣人，
炎炎的伟论听了多回；
可我依然出来——由那原径。

二八

我也学播了智慧之种，
亲手培植它渐渐葱茏；
而今我所获得的收成——
只是“来如流水，逝如风。”

二九

飘飘入世 ,如水之不得不流 ,
不知何故来 ,也不知来自何处 ;
飘飘出世 ,如风之不得不吹 ,
风过漠地又不知吹向何许。

三十

请君莫问何处来 ?
请君莫问何处去 !
浮此禁觞千万钟 ,
消沉那无常的记忆。

三一

从地心升到第七天门 ,
升到土星座上高坐 ,
沿途解释得无数的哑谜 ;
人生的大哑谜却可猜推不破。

三二

此处是无钥之门 ;
此处是窥不透的帷幕 ;
有的在暂时地呼帝呼神——
少时间已不闻我我汝汝。

三三

大地不能言 ,披着紫衣的海洋。
只是哀哭她见弃了的主上 ;
滚滚的太空 ,连他十二宫的星辰
隐现在晨夕的衣袖内也不作声响。



三四

我便去叩问那帷幕后的“我中汝”，
举起我的两手求灯照我暗途；
我听见有声如自外来——
“汝中的我呀乃是盲瞽！”

三五

我便俯就这土瓶的唇边，
想探询我生命的幽玄，
唇儿对我的唇儿默默道——
“生时饮罢！——死去不可复还。”

三六

幽幽对语的这个土瓶
是曾生在世间，曾经痛饮；
啊！我今亲着它的唇边，
不知它又曾授受了多少接吻！

三七

忆昔我纤徐路途，
曾见过陶人捣土；
土中有微弱的声音哀叫——
“轻轻罢，朋友，轻轻地捣！”

三八

君不闻，自古有口碑流传，
人类是造化之所搏抔？
人类的代代生生
都是由粘土造成。

三九

从杯中奠酒一滴酒珠，
会潜入那地底的深处，
地底有死者的双目难瞑，
目中的焦火犹可借以消除，

四十

郁金香从沙中仰望；
承受着夜露以备朝觞，
你也请举起杯来痛醉，
醉到玉山倒地——如象空杯。

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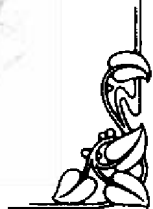
莫再为人神的问题播弄，
明朝的忧虑付与东风，
酒君的毛发软如松丝，
请用你的指头替他梳理。

四二

倘若你把酒压唇，
融没在无始无终的梦境——
你可知今日犹如昨日，
明朝也是如今。

四三

倘若那幽暗的酒乡仙使
相遇在河水之壑，
举杯邀你鲸吞
——你可莫用逡巡。



四四

倘若你魂能离壳，
赤裸地凌虚御风，
常在这泥骸中跛脚踟蹰——
宁非是耻辱重重？

四五

苏丹往死境去巡狩，
天幕内曾作一日的勾留；
黑暗的“匪拉虚”待到苏丹起时
把天幕卷来又为他人建起。

四六

啊，“存在”纵闭锁了你我的生存，
莫忧尘世中便会没有生命，
我辈是酒樽中的泡沫，
“酬客”彼将斟了又斟。

四七

你我纵通过了帷幕之后，
啊，世界是永远存留，
你我的来而又去——
大海里抛了个小小石头。

四八

一刻的羁停——瞬时的吟味，
吟味这荒漠中的泉水——
哦！快饮哟！——幻影的队商
才从“无”中来，已经到了“无”际。



四九

朋友哟，你要去探此秘密，
花费你宝贵的光阴——快请探去！
真与伪之间几不容发——
试问呵人生是何所依据？

五十

真为伪之间几不容发；
只有一个“阿里扶”可为导引，
——只要它能够寻得它时——
会把你引到“宝室”，乃至“真君”；

五一

真君冥冥兮周流入垠，
速如流汞兮消汝苦辛；
自月至鱼兮万汇赋形；
万汇毁变兮真君永存；

五二

一瞬显现兮瞬即深藏，
舞台周遭兮黑暗无光，
彼自登场兮彼自观赏，
自作消遣兮为乐无疆。

五三

假使探之不能，在这无情的地上，
你瞻仰着那永不开门的天乡，
今日你还是你时，你可观瞻——
明日你已不是你时，你又怎样？



五四

啊,请莫用浪费了你的时辰,
也莫用追求那彼是的空论;
与其凄切地追求苦果,虚无,
何如呵与这肥甘的葡萄共命?

五五

朋友们哟,你们是知道的,
我家中开了个盛大的欢筵;
我休了无育的“理智”老妻,
娶了“葡萄的女儿”来续弦。

五六

是与非是虽用几何可以证明,
上与下虽用名学可以论定,
人所欲测的一切之中呀,
除酒而外,我无所更深。

五七

啊,人们说我的推算高明,
我曾经把旧历的岁时改正——
谁知道那只是从历书之中
消去未生的明日和已死的昨晨。

五八

在日前,茅店之门未闭,
黄昏之中来了一个安琪;
肩着的一个土瓶,她叫我尝尝;
土瓶里原来是——葡萄的酒浆!

五九

葡萄酒呀，你是以绝对的逻辑
说破七十二宗的纷纭；
你是崇高的炼金术士
瞬间把生之铅矿点化成金；

六十

你是大圣穆窠默德，崇高的教皇。
你驱除尽一切的妖魔魍魉，
那侵人灵魂的恐怖，悲伤，
你用旋风的利剑扫荡。

六一

啊酒浆若是大帝之所产生，
谁敢把蜷屈的卷须咒成陷阱？
天赐的福祐，当受的可不受么？
若是祸灾——试问谁为此祸？

六二

我若为莫须有的“来世果报”所惊，
或者为“神酒的希望”所诱，
我一定要断此“生命的灵浆”
——但要等待到我死了的时候！

六三

啊，地狱之威胁，天堂之希望！
只有一事是真——便是生之飞丧；
只有此事是真，余皆是伪；
花开一次之后永远雕亡。



六四

奇哉，宁不奇乎？
前乎吾辈而死者万千无数，
却曾无一人归来
告诉我们当走的道路。

六五

古代圣哲的宣传
不过是痴人说梦，
醒后告了同侪，
匆匆又归大梦。

六六

我遣我的灵魂通过不可见的世界，
走去审读些未来世的文章。
我的灵魂渐渐转来告道，
“我自己便是地狱，便是天堂！”

六七

天堂是心满意足的幻形，
地狱是心焦在“暗”中的虚影，
我们是才从“暗”中起来，
不久又将要死在“暗”里。

六八

我们是活动的幻影之群，
绕着这走马灯儿来去，
在一个夜半深更，
点燃在魔术师的手里。

六九

我们是可怜的一套象棋，
昼与夜便是一张棋局，
任“他”走东走西或擒或杀，
走罢后又一一收归匣里。

七十

皮球呵也只有唯命是从，
一任那打球者到处抛弄；
就是“他”把你抛到地来，
一切的原由只有他懂——他懂！

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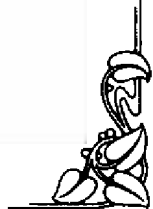
指动字成，字成指动；
任你如何至诚，如何机智；
难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
任你眼泪流完也难洗掉一字。

七二

人称说天宇是个复盆，
我们匍匐着在此生死，
莫用举手去求他哀怜——
他之不能动移犹如我你。

七三

最初的泥丸捏成了最终的人形，
最后的收成便是那最初的种子：
天地开辟时的老文章
写就了天地掩闭时的字句。



七四

昨日已准备就今日的发狂；
明日的沉默，凯旋，失望：
饮罢！你不知何处来，何故来：
饮罢！你不知何故往，何处往。



七五

我且告你——自从初出世时，
他们把“帕尔温”与“牟虚地犁”，
越过“天驹”的炎肩，
投入了我们尘与魂的定运里。

七六

葡萄生了根，将要盘络着我的存在
——让他“德尔威邪”嘲笑吧；
从我这贱矿之中铸成一个钥匙，
可把他在外咆哮的门儿打开。

七七

我知道，无论是燃烧于情
或者是激怒灼焚我身，
在这茅店内能捉得一闪“真光”，
比在寺院中出家的优胜。

七八

甚么话哟！从没感觉的“无”中
激发出一种有意识的“有”，
咒诅这禁断了的欢乐为枷，
若是破了戒时，便要受罪不宥！

七九

甚么话哟！造物借烂铁于人，
归还借债时要人偿以纯金——
这是几时定下的合同？——
啊，这种交易是太不公平！

八十

啊，你呀，你做些陷阱蹄筓
阻塞着我徘徊的路径，
你不是四处散布魔障，
待我陷落后又加上我以罪名！

八一

啊，你呀，你用劣土造人，
在乐园中你也造出恶蛇；
人的面目为一切的罪恶所污——
你请容赦人——你也受人容赦！

八二

饿瘦了的“拉麻桑”
在黄昏的衣被中爬去，
我又独立在陶人小屋中，
环绕着一些土孟。

八三

种种品类规模的形状，
大大小小都站在地面，壁旁；
有的是唠叨多言；
有的疑在倾听，但总一言不讲。



八四

其中一个道——“真的不是徒劳！
我的体质是从泥土塑成，
到头又要被他毁掉，
践成泥土，复归无形。”

八五

第二个道——“不会有顽皮的儿童
肯打破他欢饮过的器皿：
他亲手做出了我们的，
不会在日后发怒之中破损。”

八六

沉默了一瞬之后，
几个外形更怪的发言；
“世人都在嘲笑我苦窳歪斜：
哼！难道是陶师的手儿颤也！”

八七

随后有雄辩的一个小瓶——
怕是“稣非”之流——奋励一声——
“陶器与陶师阿殊——我且问你，
究竟谁是陶师，谁是陶器？”

八八

又有一个道，“汝等在胡言妄语：
赫赫我主会把汝等投入地狱，
他边做边打破不幸的土瓶——静！
他是好人，一切都无可非议。”

八九

一个默默地道，“不论是谁做谁买，
我的土质在长久的忘却之中已经干坏。
我只求把亲热的酒浆装满一身，
我想我可以渐渐地苏活转来。”

九十

土瓶们挨次地在倾谈时候，
翘望着一钩新月窥入窗头：
他们便互相拐着手儿说道：
担脚的肩饰响了！朋友！朋友！

九一

啊，我生将谢，请为我准备酒浆，
生命死后，请洗涤我的皮囊，
请把我埋葬在落叶之下，
间有游人来往的花园边上。

九二

我的死灰也要进出葡萄，
卷须在空气之中高标，
信仰真理之人路过我时，
无意之间却要被它缠绕。

九三

诚哉，我爱了这么久的
偶像们把我的品行坏了：
把我的光荣溺在个浅杯之中，
把我的名闻换首歌儿卖了。



九四

诚哉 ,诚哉 ,我久已立誓忏悔——
但当我立誓时我是清醒耶非 ?
渐渐地渐渐地阳春又来了 ,
蔷薇在我手中时一线的悔心又溃。

九五

酒呀 ,你便是我的叛徒 ,
屡次把我 ‘荣名的衣裳 ’剥去——
剥去吧 ,我不解卖酒之家 ,
何故要换取这半价的敝屣。

九六

但是 ,啊 ,奈阳春要和蔷薇消亡 !
甘芳的青年时代的简篇要掩闭 !
花枝里唱着歌的黄莺儿 ,啊 ,
谁知他飞自何来 ,又将飞向何去 !

九七

但只愿那 “有流泉的荒漠 ”
即使暧昧 ,也请显现一时 !
衰弱了的行人可以跳往泉边 ,
犹如被践踏的草儿从原中跳起。

九八

但只愿有有翼的天使及早飞来
停止这尚未完篇的 “命运书稿 ” ,
使那严肃的 “记书人 ”另写一回 ,
不然啊 ,就请他全盘涂掉。

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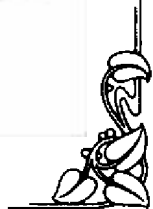
啊，爱哟！我与你如能串通‘他’时，
把这不幸的‘物汇规模’和盘攫取，
怕你我不会把它捣成粉碎——
我们从新又照着心愿搏拟！

—〇〇

方升的皓月又来窥人了——
月哟，你此后仍将时盈时耗；
你此后又来这花园寻人时，
在我们之中怕有人你难寻到！

—〇—

啊，‘酬客’哟！当你象那月儿
在星罗草上的群客之中来往，
你酬到了我坐过的这个坐场
——你请为我呀，祭奠一觞！



哲理诗泰斗萨迪及《蔷薇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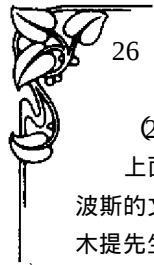
萨迪(1203或1208——1292年)的《蔷薇园》是遍地奇花异卉的中古波斯文苑中一枝流芳千古的蔷薇,它占据了波斯古典诗歌的光辉的顶点,确立了萨迪在波斯文学史上的哲理诗泰斗的地位。这部不朽的巨著也是东方文学的珍奇,世界文库的瑰宝,在东方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在1958年,值《蔷薇园》创作70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将萨迪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①为其对人类正义事业的辉煌卓越的文化贡献举行了隆重纪念。

萨迪生活与创作的时代

(1)波斯中古史纲

萨迪是波斯文学史上的最杰出的代表,生活在13世纪。波斯地处两河流域,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从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侵入并且统治波斯地区,在波斯和中亚一带推行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统治时期,波斯成了东西交通枢纽,商业非常繁荣。到9世纪后期,波斯人摆脱了阿拉伯帝国的统治,在波斯境内建立了几个王朝,萨曼王朝(874——999年)是其中最为强大的一个王朝。萨曼王朝统辖中亚南部、现在伊朗的东部及阿富汗的全部,领域辽阔,国力强盛,商业贸易十分兴盛,科学文化成就很大,成为是时中亚强国、伊斯兰文化极盛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1194年花剌子模人侵占了波斯的部分领地,塞尔柱王朝(1055——1194年)因此覆亡。萨迪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内忧外患、战连祸结的时代。1219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如洪水一般地首次侵入波斯,蒙古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掳掠,使得社会混乱,生灵涂炭,给波斯造成了空前的浩劫。蒙古军队对波斯和中亚细亚进行洗劫以后,转移到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草原去了。1256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再次率军攻入了波斯,用武力控制了波斯全境。旭烈兀被封为波斯和小亚细亚及周围地区的统治者,建立伊儿汗国。





Q 萨迪生活与创作的文化环境

上面扼要地介绍了波斯简史,目的是以此为背景,具体直接地阐明当时波斯的文化环境对萨迪的成长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潘庆龄先生和艾山·马木提先生都曾经论及这个问题。萨曼王朝的创立者塔吉克人原是个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民族,是时发展成为一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萨曼王朝时期产生了波斯的共同文学语言。萨曼王朝的首都布哈拉成为当时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之一。由于这些古典文化对萨迪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评估萨迪及其创作时,应该看到“萨迪的全部创作是在萨曼王朝文化的先驱——鲁达基、费尔达维希、戴苛苛、艾布·艾力、伊本希娜、纳斯尔·胡斯绕乌买尔·海牙木等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医学家、思想家、学者、哲学家的强大影响下进行的……萨迪是上述伟大的文化先驱的拥护人和其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②蒙古大军第一次侵入中亚细亚和波斯之时,成吉思汗兵马的铁蹄践踏了撒马尔罕、霍腊散、布哈拉等穆斯林的科学文化中心。因为蒙古侵略者原来根本不懂得波斯文化,肆意残杀学者和艺术家,加上原先庇护诗人的王公贵族此时亦自身难保,故此学者诗人们纷纷逃离霍腊散,于是宫廷诗人群体风流云散,文学逐渐脱离贵族而走上平民文学的轨道。以苏菲派为代表的神秘主义思想,在兵祸连绵、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反映了人们超凡脱俗的迫切愿望,便自然地流行起来。蒙古大军第二次侵入波斯时,旭烈兀统一了整个波斯。因此,波斯语取代了阿拉伯语而在波斯文学中占主要地位。伊儿汗国在合赞汗时期臻于鼎盛。是时伊儿汗朝已经接受伊斯兰教,进一步改善了蒙古执政者及其臣民的关系,同时波斯国内也逐渐呈现了和平与安定的气象。蒙古大军入侵期间,波斯南部的法尔斯省等一些地区受灾较小,加上法尔斯省首府设拉子城的当局者用重金从蒙古侵略者手中赎回了这座城市,使得这座历史名城免遭破坏。在这种幸免于难的地区,文学艺术的发展得到了保障。学者考证成果表明,是时,两位苏菲派诗人的作品得以顺利流传,即是萨迪和莫拉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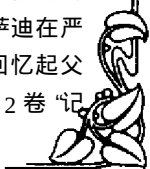
萨迪的生平与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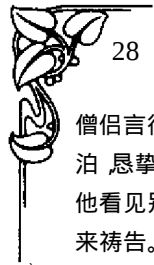
(1) 关于他的生卒年月问题及其良好家教

关于萨迪^③这位中古波斯的天才诗人和成就卓越辉煌的思想家,没有留

下什么传记史料,只是萨迪常在其著作中谈及自己,还有他同时代的人也论及他。研究者们根据他的作品中的某些记载进行推断,大致勾勒出了他生平经历的轮廓。他的名字叫做谢赫·穆斯列赫丁·阿卜杜拉·萨迪·设拉子依。东方的中亚文化研究者和西方的东方文学专家对于他的生卒年月问题众口纷纭。在中国的研究者中,谷启珍先生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关于萨迪的生年,至少就有七八种不同的说法,其中前后差别最大者,竟有四五十年!

《果园》的英文本翻译者爱德华说,有的学者认为诗人生于1175年,享年115岁(即卒于1290年);英国出版的闻名世界的权威工具书——《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74年)肯定萨迪的生年为1213年,而70年代新版的《苏联百科全书》则将诗人的生年定为1203—1210年间;苏联历史学家米·谢·伊万诺夫在《伊朗中纲》一书中,把萨迪的生年确定为1184年,而专门研究萨迪的学者、《蔷薇园》的俄译者鲁·阿里耶夫则认为诗人约生于1203—1208年之间;中国出版的主要外国文学史教科书,一般都把萨迪的生年定为1203—1208年。诗人的死年问题分歧不大,中国的东方文学史专家以及其它国家东方文学研究者们,几乎都认为萨迪卒于1290—1292年间;而英国的《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确认诗人死于1292年12月9日;人们从作者在《蔷薇园》中提及的有关外族入侵中亚的大事件如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驰过千里沙漠,冲入波斯一带的时间(1220年)来看,萨迪当时的年龄恐怕不会超过20岁,所以萨迪的生年大致可确定于1203年左右,但不能晚于1208年或1210年;中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著作,或外国名作家传记中,都说萨迪13—14岁时,作传教士的父亲已经去世,而成为孤儿的萨迪,不久得到法尔斯省某个有力人物的帮助,去巴格达进入驰名整个东方的伊斯兰教最高学府——“尼扎米耶学院”学习,如果说萨迪是1208或1210年生的人,那么一个10岁多一点的小孩怎么能进入高等神学院深造呢?故诗人生年可酌定为1203年左右,但确凿的时间,仍是悬案一宗,未能断言。④本书采用“1203或1208—1292”这种说法。他生于波斯南方名城设拉子。设拉子是当时波斯文化、商业、政治的中心,并有“诗都”之称。他的父亲是个清峻严厉而有艺术修养的伊斯兰教传教士,既无财产,又没土地,靠低微的俸给生活。年幼的萨迪在严父的教养下度过了令人难忘的童年时代。萨迪后来在作品中每每回忆起父亲这位慈爱正直的好人,充满着无限的眷恋之情。他在《蔷薇园》第2卷“记





僧侣言行”中回忆起这样一件使他获益匪浅的小事：他小时候，心中清静淡泊，恳挚笃信教义，严格遵守教律，常伴随着父亲彻夜诵经不眠。一天晚上，他看见别人都睡了，便对父亲说道：他们都沉睡得如同死人一般，没有一人起来祷告。父亲听后严厉而郑重地告诫儿子，说：我的儿子，你如果也睡了倒没什么关系，诽谤别人就不好啦。父亲那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言行，使他难以忘怀，多年之后，忆及此事，他的思想有了升华，写下如次诗句：

自欺的幔幕蒙蔽着他，
虚妄的人只看见自己。
若是他象真主一样明察，
就知道别人不比他低。⑤

他14岁时，父亲不幸辞世，一家生活陷入窘境。后来，他随母亲寄居在设拉子城一位地方官吏的府上，靠他人周济过日子。命乖运舛的童年，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过早地成熟了。他对自己象一棵野树般地在孤独之中长大非常感慨。他曾写道：

我明白孩子们的忧伤，
因为自幼我就失了爹娘。”⑥

这种孤独之感，使他更加怀念过早地离他而逝的父亲。日后这种眷念之情每每涌出笔端。他曾忆及他父亲对他的这样一次教诲，使他感到非常温暖：他小时候，有次过节，父亲带他去耍，他因不小心迷了路，害怕得大哭起来了。事后父亲告诫他说：一个孩子很容易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迷路，所以应该紧紧跟着大人，一刻也不该离开大人的左右。这个教训在他的作品《乐园》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引申出更深广的意义：

世人也和孩子一样，
终身需要一个好的向导。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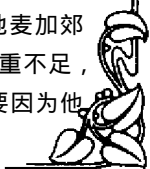
Q)入东方伊斯兰教的最高学府深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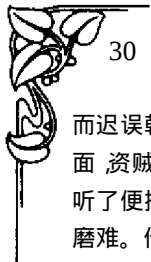
大约在13世纪20年代中期萨迪经别人资助，去到当时的伊斯兰教文化中心巴格达求学。他热衷于写诗，很有这方面的天分。他曾写了一首长诗，献给尼扎米耶神学院的文学教授沙姆·马德丁，得到赞赏。在这位文学教授推荐下，得以进入东方伊斯兰教的最高学府尼扎米耶神学院深造，享受类似

奖学金的待遇。在神学院,萨迪努力学习,刻苦地钻研《古兰经》,并广泛涉猎了古代哲学、历史、法学、数学等等,受到了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熏陶。若功夫不负有心人,萨迪学有专长,受苏菲派诗人影响,精通波斯和阿拉伯诗学,能够用波斯文、阿拉伯文两种语言进行创作,写了不少优美动人的抒情诗,讴歌生活以及青年人的欢乐,享有“设拉子的黄莺”之称。当时,神学院里讲经传道的大多是学者名流,故此经院风气甚浓。从《蔷薇园》有关记载来看,萨迪对神学院的出世禁欲的说教不太喜欢,加上蒙古大军入侵,未等毕业就中途辍学并离开了巴格达。

③ 艰难险阻的游方经历及其不幸的婚姻

在蒙古大军铁骑的蹂躏之下,整个波斯处于危难之中。大约在13世纪30年代时,萨迪离开祖国,开始了伊斯兰行脚僧徒步跋涉的游方生活,萨迪以此为自己的宗教职业,靠说教和讲学维持生活。这种宣教布道,包括宣讲宗教先知者的生平事迹,阐述社会道德和个人品质等问题,进行善与恶所得报应的教诲,及介绍日常生活遇到的问题和风土习俗。这在中古是宗教生活的一种形式。不过,这种宣教布道如果长时间地滞留在一个旧地方,不仅将会失去已有的旧听众,而且也不可能更多地吸引新听众。故此,他必须经常地辗转各地。有感于此,他在《蔷薇园》第2卷11节中记下自己有时吸引不到听众的苦恼:“他们冥顽不灵,丝毫无动于心。我发现,我的话不能使他们感动,我心中的烈火不能点燃他们心中的湿柴。”^⑧就这样他的足迹遍及了亚非广大地区,西至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埃塞俄比亚等,还有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的黎波里、阿勒颇等著名城市;东至阿富汗、印度、喀拉汗王朝的首都喀什噶尔(位于现在中国新疆,笔者加注)等地,甚至还远至北非的摩洛哥;并前后14次到圣地麦加朝觐,朝拜过麦加的“天房”^⑨。他在外漂泊流浪30多年。沿途时而翻山越岭,时而渡河涉水,此处飞沙走石,彼处冰天雪地;有时饥寒交迫,有时强盗剪径。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他仍坚持沿途化缘,四处布道。关于这些,《蔷薇园》留下了翔实记述,第2卷12节记载了他一段亲身经历:一天夜晚,他跟随骆驼队一路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总算走到圣地麦加郊外。由于过度劳累,连那强壮的骆驼也跌倒在地。他自己因睡眠严重不足,十分疲惫,忍受不住而倒下了,再也动弹不得。他对领队的人说不要因为他





而迟误朝觐,让他一人留在后面。赶骆驼的人激励他说道:“兄弟!圣地在前面,盗贼在后面,你若继续前进,就快到了;你若在这里贪眠,就会丧命。”^⑩他听了便振作起来,终于坚持走到终点。此外他的云游生涯还有不少的历险与磨难。他曾于旅途中险遇强盗,幸而得以死里逃生;也曾为回避大马士革的豪绅,索居在耶路撒冷的荒野与鸟和兽为邻。

后来,在从大马士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萨迪被西欧东侵的十字军中的法兰克人抓住当俘虏,被迫与犹太人一道,去到的黎波里干挖掘壕沟的苦力。幸亏一个与他相识的阿勒颇城的商人偶然路过当地,目睹他的悲惨处境,起了恻隐之心,花10块金币替他赎了身,并且带他到阿勒颇定居,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还赠他100金币的陪嫁费用。长年漂泊在外的孤帆终于回归了港湾,比起那露宿风餐的游方生涯,他似乎也愿过安定温馨的家庭生活了。他们夫妻俩起初过了一段和睦的生活。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他妻子的脾气日渐变坏起来,既悍且虐,甚至时常用秽言破口大骂丈夫了,使他毫无幸福可言。后来他在《蔷薇园》第2卷31节里非常感慨地写道:

好人的家里如果有一个恶妻,
今生等于走进了地狱。^⑪

他实在不堪忍受恶妻的侮辱,只好出走,继续去过那旧日的游方布道生活。后来,他唯一的儿子不幸夭折,使他感到人生之苦更为沉重。

据说萨迪在印度索姆纳特城时,看见一个大佛寺里的祭司玩骗人的把戏,他们用绳子拴在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的手臂上,躲在暗中加以操纵,蒙骗善男信女们诡称是神祇正在显灵,坑骗钱财。他便上前拉开帷幕,当场戳穿这个捉弄人的骗局。其中一个祭司气急败坏,朝他扑来,他正在气头上,将那祭司推下一口井里去了。从中可看到他的疾恶如仇的性格。

1257年萨迪在浪迹天涯、饱经磨难以后,重返故乡设拉子时,已经是两鬓斑白的50多岁的人了。萨迪曾在诗中抒写了自己远离祖国、漂泊异乡的心情:

我长期在外流浪,
你问我这是什么原故?
我离开自己的家乡
是因躲避土耳其匪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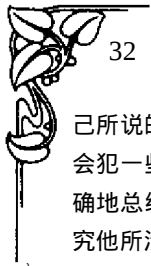
土地被他们蹂躏扫荡
成为埃塞俄比亚人的乱发；
他们象是披着人皮的豺狼
到处杀人如麻。⑫

我遍游了世界的远方
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
从每个角落和粮仓
我吸收了宝贵的滋养。
对祖国纯洁大地的爱情和友谊，
使我不能在这里呆长
即使是在罗马和叙利亚
我也经常怀念起远方的故乡。⑬

(4) 发愤著书记录下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

萨迪在国外侨居 30 多年，周游许多国家，他以诗人所特有的敏锐目光深入到自然与社会各处方面，那名山大川的美丽景观，陶冶了诗人的性情，旅途的艰辛，磨炼了诗人的意志，各地的奇闻轶事，开阔了诗人的视野，新兴的各种学说，活跃了诗人的思想，民间文化的养料，绽开了诗人的睿智之花。⑭这丰富多彩的内在感受，长期以来一直在他心中酝酿发酵，此时此刻，已形成一种激烈迷狂的内心冲动，他的心上时刻萦绕着一个著书立说的念头。而且，蹉跎的青春，流逝的年华，使他产生了一种骥驥将老、壮士暮年之感。《蔷薇园》里有一首诗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心迹：“生命的呼吸不停地飞走，眼前已没有多少的时日停留。/昏睡的人，你虽虚度了 50 年，眼前岂不是还有 5 天？/人在生前如果没有作为，死后将会感到羞愧……生命只是 7 月阳光下的雪片，谁还能对他存抱什么妄念？/你如果空手走到市场里去，你就不能买到任何东西。”⑮既然人的一生转瞬即逝，那就应该人过留名，虎死留皮。他决心将自己丰富的经历，渊博的学识，深刻的哲理，作为珍贵礼物留给后人。从此地蛰居设拉子城郊，在一处风景优美、花木掩映的房舍里，潜心著述，终日伏案挥毫疾书。他的主要作品，都是这时候写成的。这正如萨迪自





己所说的：人的一生应该经历两个阶段。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探索，有时 would 会犯一些错误，但可积累经验。而在人生的第二阶段，就可根据这些经历，正确地总结出生活的教训和启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思考和研究他所涉足的许许多多的地方，所领略的千姿百态的自然，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他又从各地民间吸取了大量传说、故事、歌谣、谚语、俚语、成语、箴言、格言等等，他还从文籍上吸收养分，特别是从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里吸收营养。并且从中发掘出深刻的蕴含和哲理的启迪。他将这一切放入他自己的天才的大熔炉，把它们冶铸成为他自己的光辉灿烂的不朽的创作。^{①6}

(5) 诗歌上的辉煌成就

萨迪有些作品已经失传。现在保存的作品可分为三个部分：大量诗篇、《果园》、《蔷薇园》。据说，他早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不过这些诗已散失。他现存的最早的诗，是13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即写于巴格达深造期间和周游列国期间的前期。这部分诗主要收入《库里雅塔》这部抒情诗集之中。中古波斯诗坛“诗歌之父”鲁达基的时代，诗歌创作非常繁荣，出现了10多种形式各异的诗歌体裁，譬如颂诗、叙事诗、抒情诗、双行诗、四行诗等，为波斯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萨迪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性地继承了各种不同的诗歌体裁，使之突破了前代传统的束缚，获得了崭新的艺术成就。他的哀诗跳出前人纠缠于个人情感的窠臼，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现了祈求祖国民族复兴的焦心苦虑。他的颂诗写进了对于当政者的讽喻劝谏，为这种诗体增添了新的内容。特别是他的抒情诗，把该诗体提高到了成熟与完善的地步，奠定了波斯纯抒情诗的基础，为波斯14世纪最杰出的抒情诗大师哈菲兹开了先河。萨迪大概共有22种著述，包括哀诗、颂诗、挽歌、叠句、逸闻、箴言、警句、鲁拜诗、格言诗、幽默诗、讽刺诗、叙事诗、抒情诗（如《鲁行集》、《珍品集》、《古老高调抒情诗集》等，笔者加注）等，皆收到他的全集中。他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果园》和《蔷薇园》。

(6) 抒情诗的特色

根据《萨迪全集》，他留传下来的抒情诗有692首。这里，笔者揽胜采英般地在他的多首诗作中摘录一些精彩诗节：

黑夜沉沉,不知何时太阳才会展露笑容;
多少幻影已经消失,还将浮现多少美梦。

啊!还要等多久才到生命将苏醒的清晨;
若有罪恶,就应趁黑夜忏悔,以示虔诚。
夜晚时,若能把娇丽的情人搂在怀中,
即使我被当香木投入炉火,也会高兴。

当人们哀告无望时,便不再畏惧死亡——
痛苦的箭矢来自哪里!都射自你手中。

在我们之间,不该出现任何隔阂;
应当同进帷帐中,相互述爱叙情。

不要安慰说:“萨迪啊!请别过分痛苦!”
而应当说:“怎样做才能表达我的爱情?”

我所能做的,是到你的住地徘徊行乞——
决不允许你的门环让我的竞争者频敲。

只要同你相爱,哪管贫富,哪怕冷嘲热讽;
一切我都能忍受,只要我们永不分道扬镳。

萨迪甘愿跌进你的罗网,而不想逃脱;
在他看来,你的罗网比自由自在更好。

人们对我劝说:“何不再去爱恋一个姑娘!”
祖辈们都有妻有妾,我要把这陋俗抛掉。

爱情有如利剑,如果有谁死在这柄剑下——



不要忧伤,这是为精神永生付出的代价。

从情人那里不论得到什么都甘甜似蜜,
只要她能够快活,萨迪也就欢乐无涯。

快来呵!早该放弃所谓的清心寡欲;
冥思苦想的价值还比不上两颗麦粒。

身穿锦衣华服的美人若从面前经过,
虔诚的苏菲也会被迷得把斟酒忘记。⑰

萨迪的抒情诗,描绘自然风物、美貌佳丽等等,抒发了诗人酷爱自然的情愫,体现了诗人不满出世禁欲,向往美好爱情的执著大胆的追求。他的诗作语言流畅华美,韵调抑扬有致,形象鲜明动人,笔致细腻入微,是波斯诗坛的一枝奇葩。

(7)《果园》问世

不过,萨迪的《果园》问世前,他的作品并不引人注目,故他在《果园》的序中,发了一些埋怨人们不识货的牢骚:“在法尔斯不尊重他的诗,跟在赫坦不重视麝香一样。”有人劝他写点歌功颂德的诗,以引起达官贵人的重视。对此,他在一首诗中声言己志:

有人对我说:“萨迪,你为什么要受这份罪?
你能够有可靠的收入,也会得到荣华富贵!

你那只可贵的右手完全可以挣得一个宝位,
何苦来为生计流离颠沛?

只要肯赞颂权贵,管保你财产无匮,
没有财富,才华也只能换来烦恼与眼泪。”

鸱鸢胜凤凰——世界上许多人这样认为,

但鸱鹰靠腐尸为生，凤凰与纯洁同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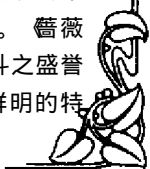
不，我决不去乞求权贵，
也不学别人拾捡他们的牙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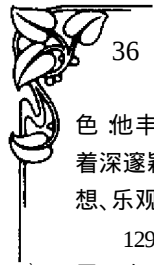
《果园》原名为《萨迪书》，创作于1257年，^⑮是他长期漫游返归故梓以后的第一部作品。《果园》内容丰富多样，涉及帝王、圣哲、教徒、游僧、市民等人的生活及当时的风俗习惯。作品的素材和题材，大部分来源于诗人漂泊云游过程中的经历以及见闻。《果园》书前有一篇很长的序诗。《果园》包括序诗共有10卷：正义、行善、爱情、谦逊、知足、礼拜、教养、感恩、忏悔。《果园》是一部哲理性叙事长诗。每卷由一些短小精悍的诗体故事或者寓言组成，10卷共有200多个诗体故事或者寓言，故事寓言之中或者结尾，杂以诗人的评议和见解，具有道德训诲意味，给人以有益的启迪。譬如，第3卷赞美了蜡烛勇于奉献自身的崇高的精神。蜡烛这样对灯蛾说：“你没有耐心，也不愿牺牲，点点火星，你就远远避开，我却任它全身烧遍，直立不动。”表现了它为点燃光明不惜烧成灰炭的勇气。不言而喻，这个寓言故事是蕴含着训诫和启示目的的。这是一部押双韵的叙事长诗，约有4000“别特”（即是双行，笔者加注），由于它使用成对的韵脚，故此韵律和谐，朗朗上口，富有一种音乐之美。《果园》不同于《蔷薇园》的地方是，它完全是一部诗作。

《果园》是萨迪的成名之作。《果园》问世以后，萨迪声誉鹊起，为世所重，达官显贵和艺术鉴赏家对他兴趣陡增，竞相拉拢逢迎，甚至连国王也邀他进宫，欲以高薪聘请他去充当宫廷诗人。不过，饱经坎坷沧桑的他早已参透红尘，深悉个中三昧，他婉言谢绝了这种隆恩厚遇。他后来在一首诗中慨然陈言此志，诗曰：“自食其力，静坐养神，胜过金律玉带，公务在身！”后来，他把《果园》和《蔷薇园》献给国王，算是表示敬意。国王仍然非常高兴，看他不愿充当宫廷诗人，便奉他为诗圣。

⑥ 萨迪诗文的特色

《果园》之后，萨迪1258年又有《蔷薇园》问世。^⑯《蔷薇园》在浩瀚的古波斯诗海中，以自己自成一体的艺术风格，成为一首不朽的诗篇。《蔷薇园》刊行以后被竞相传抄、刻印，广为流传。萨迪因而以哲理诗的泰斗之盛誉而驰名于世。研究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他的诗文作品构筑了两大鲜明的特





色。他丰富的人生经验的棱镜折射出了广袤世界的众生之相，字里行间蕴含着深邃颖悟的哲理思辩；另外，他的诗中文里杂糅着苏菲派诗人的神秘而冥想、乐观而自由的色彩。

1292年波斯大诗人萨迪叶落归根，在故乡设拉子与世长辞，便安葬在那里。有个说法：他的女友纳吉亚特姑娘往他身上撒满了蔷薇花。1952年伊朗政府为了纪念这位波斯文化的巨人，在他原来的墓地上修筑了一座美丽的伊斯兰式圆顶陵墓，并在设拉子市中心建造了一尊诗人的塑像。塑像上身略微前倾，披着穆斯林的僧衣，伫立在高高的纪念碑上，深沉的目光凝望着前方。他的灵墓已成为伊朗的重要古迹。萨迪寿命很长，有些人说他是“百岁诗人”。他虽然已离人们而去了，《果园》和《蔷薇园》里却留下了他垂名千古的生命和青春。

诗选

—

黑夜沉沉，不知何时太阳才会展露笑容；
多少幻影已经消失，还将浮现多少美梦。

啊！还要等多久才到生命将苏醒的清晨；
若有罪恶，就应趁黑夜忏悔，以示虔诚。

虽然司晨的雄鸡，每日仍按时引颈高鸣——
为何只见聒噪的乌鸦，不见啼啭的夜莺？

你可知我多么向往天空朗澈清明的早晨——
就象情人摘掉了面纱，露出俏丽的娇容。

我匍匐在真主脚下，仰头向他祷祝祈请——
我不想因干渴而倒毙，愿在洪水中丧生。

对她痴爱的重负 ,使我的心儿倍感沉重——
一只小小的苍蝇 ,怎么可能去俘获山鹰 ?

我并没有犯下罪愆 ,请别让我孤烛闷郁——
我愿接受你的折磨 ,接受你的任何指令。

请看萨迪的苦泪 ! 朋友啊 ! 你心如顽石 !
他若忍受不了磨盘的碾压 ,请不要吃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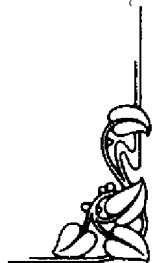
去吧 ,可怜的 “乞丐” ! 再次敲击她的大门——
不知为什么 ,呼唤千遍 ,却无一次回声。

二

夜晚时 ,若能把娇丽的情人搂在怀中 ,
即使我被当香木投入炉火 ,也会高兴。

当人们哀告无望时 ,便不再畏惧死亡——
痛苦的箭矢来自哪里 ? 都射自你手中。

天空啊 ! 请让清晨的小窗再紧闭一会儿 ,
我要向明月倾吐挚情 ,暂勿让太阳高升。





不知这是“前定之夜”^①，还是天空出现吉星？
是你在我的面前，还是幻影在眼前浮动？

花园的空气多清新，应安歇在树荫花丛；
你若不在，我就象清晨时的焦躁的夜莺。

今夜看到你的淑姿美容，使我饱餐秀色；
但遗憾啊！明天想再次相见却已无可能。

当精神干渴时，需要啜饮精神之“水”；
此“水”饮得愈多，心情也就愈难平静。

看不到你的时候，我就感到心灰意懒；
可一旦坐到你的身旁，却又无所适从。

这里只有蜡烛，而我将割断它的舌头；
请赶快启齿吧！周围并没有他人偷听。

在我们之间，不该出现任何隔阂；
应当同进帷帐中，相互述爱叙情。

不要安慰说：“萨迪啊！请别过分痛苦！”

① “前定之夜”，马坚译《古兰诗》中作“高贵的夜晚”。这是真主向穆罕默德传授天经之夜。据说在该夜诵经一次胜过平日一千次。所以身体强健者，此夜往往通宵诵经，直至清晨。

这一夜曾先后定在伊斯兰历九月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七日。由于《古兰经》第九十七章连续写了三个“前定之夜”，而每一个“前定之夜”都由九字母组成，三个共二十七字母，故许多伊斯兰学者倾向于把“前定之夜”定在九月二十七日。

而应当说：“怎样做才能表达我的爱情？”

三

开始我就知道 ,你的温柔和忠诚不能长保 ;
假如山盟海誓并不能恪守 ,不如没有为好。

朋友们讥笑我为什么要向你馈赠赤心 ;
其实他们应当问你 ,为什么这样窈窕。

人们纷纷劝导我 ,不要追求绝代佳丽 ;
但在这相思的海中 ,我怎能摆脱波涛 ?

我的情思不都源于你的美痣、酒靥和柔发 ;
我们都心照不宣——这是真主神秘的诱导。

请揭开面纱吧 ! 但不要让陌生人看到 ;
你若自身伟大 ,镜子不会映照出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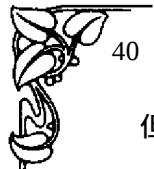
我所能做的 ,是到你的住地徘徊行乞——
决不允许你的门环让我的竞争者频敲。

只要同你相爱 ,哪管贫富 ,哪怕冷嘲热讽 ;
一切我都能忍受 ,只要我们永不分道扬镳。

不论你是到郊野游玩 ,还是歌舞欢笑 ;
我想 ,也许一睹芳容者都会为你倾倒。

我曾说过 :当你来时 ,要向你倾抗议忧苦。





但是我一见到你 ,欢乐立即取代了烦恼。

应把这蜡烛熄灭 ,或者将它移至屋外——
让你在我这寒舍逗留 ,邻居无从知晓。

萨迪甘愿跌进你的罗网 ,而不想逃脱 ;
在他看来 ,你的罗网比自由自在更好。

人们对我劝说 :“何不再去爱恋一个姑娘 !”
祖辈们都有妻有妾 ,我要把这陋俗抛掉。

四

对她的期待已成泡影 ,我只有凄凉的叹息 ;
时光一年一年地流逝 ,她已不再把我回忆。

从她投向我的目光里不再含着情意 ,
她以对我的冷漠来表现自己的傲气。

她掠走我的心儿 ,丝毫不顾及我的生命 ,
在这城市里 ,何人才有幸得到她的情谊 ?

人世间 ,谁见过象她那样多情的秋波 ?
每时每刻 ,她的幻影都在我眼前飘移。

即使是黑狮或蚂蚁 ,也有爱情的欢乐 ;
即使是白鹰或苍蝇 ,也有离别的忧郁。

即使岩石 ,受到强压也会化作齏粉 ;

看到我的鸠形鹄面 ,不必感到惊奇。

萨迪的前额正伏在期待着你的门限上 ,
虽然他的手触不到你心思的绣服锦衣。

五

托钵僧从不安居一处 ,他的足迹遍布天下 ;
每当夜幕挂起 ,他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安家。

他虽一贫如洗 ,无家可归 ,但有真主作伴 !
他是流浪的苏丹^① ,请不要以 “乞丐”将他嘲骂。

他是真主的信徒 ,不论东西南北都很熟悉 ;
不管走到哪里 ,所有土地都在他管辖之下。

他藐视一切的高官厚禄和富贵荣华 ;
不论境况如何 ,都精神抖擞 ,意气风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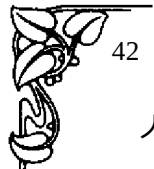
目光短浅的人们总是梦想着飞黄腾达 ;
神秘主义者则认为苦难中有怡乐夹杂。

但是他每当看到情人 ,也会目不转睛 ;
甚至不去理会附近正有毒龙舞爪张牙。

管它什么金银如山 ,管它什么一贫如洗 ;

① “苏丹”是某些伊斯兰教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相当于我们说的“国王”或“皇帝”。





人的生命只有五天^①，随即便被死神扼杀。

爱情有如利剑，如果有谁死在这柄剑下——
不要忧伤，这是为精神永生付出的代价。

从情人那里不论得到什么都甘甜似蜜，
只要她能够快活，萨迪也就欢乐无涯。

六

快来啊！早该放弃所谓的清心寡欲；
冥思苦想的价值还比不上两颗麦粒。

身穿锦衣华服的美女若从面前经过，
虔诚的苏菲也会被迷得把斟酒忘记。

人们华而不实，即使犯七十个错误——
也都百般抵赖，想方设法予以遮蔽。

她从未象现在这样对我温柔体恤；
当我有过失，她便谅解而不介意。
在缺乏真诚的时代，萨迪不免沾染恶习；
但愿在五天生命中，我们的爱坚定不移。

七

花园美景不能排解我的闷郁，
鲜花香草不能使我心旷神怡。

① 波斯诗人常常把人的生命说成只有“五天”，以此比喻人生的短暂。

虽然夜莺在啼啭 ,花儿在摇曳 ;
我却都不理会 ,只是思念着你。

啊 ! 心田栽植着情谊 ,唇上遗留芳迹 ;
我不能忘怀你的钟爱 ,生命珍藏秘密。

哪怕背叛所有的人 ,我也会忠实于你 ;
哪怕对一切人失信 ,我也将使你欢娱。

在我心的襟怀 ,缀满忧念着你的荆棘——
就是我信步闲庭 ,心儿也仍牵挂着你。

如此忧苦烦闷 ,将会使人卧床不起——
再高明的医生 ,也难把相思病治愈。

如果忧思使人消瘦 ,不必感到惊异 ;
因为这不象游山玩水那样欢快惬意。

如果有谁张弓搭箭 ,以我的心为鹄的——
我并不畏惧牺牲 ,只求同她紧紧相依。

美女的蛾眉似弯弓 ,警惕她射来的飞箭 !
应举起盾牌抵挡 ,万不能让它轻易中的。

人们竭力劝诫萨迪 :不要再写抒情诗 ;
但它终将代代传诵——因它确富魅力。



八

虽然你的身姿不会永远这样婀娜，
虽然你的明眸不会总是把人诱惑。
啊！我却犹如一只恋春的夜莺——
祝福你永象开不败的鲜艳花朵。
你染红的指甲迷得人们神魂颠倒——
虽然明明知道它定会渐渐地褪色。
尽管我们最终都会被黄土掩埋，
但愿你不要因此感到悲伤凄恻。
去年你已经历尽欢乐与忧愁，
难道今年仍象去年那样度过？
岁月永远不会停滞在一点上，
但愿时运能够在你头上降落！
痴情的萨迪为什么心中焦急？
只因为他在追求安逸与快活。



波斯古代抒情诗“嘎扎勒”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嘎扎勒”是波斯古典文学中一种诗体的名称。这种诗体的诗行多少没有严格限制,一般在五至十五个“别特”(联句)之间。每一行字数的多少也没有具体规定,但就一首来说,因为要有一定的节奏,以求读起来音调铿锵,所以各行字数比较接近。这种诗体要求第一个联句的上联和下联压韵,之后每个联句的结尾都压此韵,一韵到底,即采用“aa、ba、ca、da、ea、fa……”的压韵方式。它的最后一个联句,往往出现诗人的名字,并点出全诗的中心思想。从内容上看,诗人们多用这种诗体表达爱情的主题,或者抒发对人对事物的感情。诗中还往往包含着一定的哲理,尤其伊斯兰教苏菲派^①诗人的某些诗作,不仅含意深邃,而且写得隐晦、奥秘。从艺术形式上看,这种诗体比较注重辞藻的雅丽精巧,韵律的流畅回环,所以表达的感情往往缠绵悱恻、细腻曲折。

“嘎扎勒”这个词最早出现在鲁达基(约863—941)和拉比比(十世纪前半叶)等人的诗歌中。如拉比比写过这样的诗句:

我不再以弦歌作乐,以嘎扎勒抒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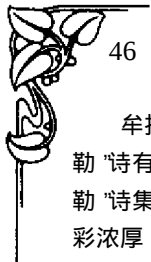
而要投身到市场中去——高声叫卖。

对“嘎扎勒”的创立和发展,许多波斯诗人都作出了贡献。其中贡献最大的有四位:

萨纳依(1072—1141)。一般学者认为“嘎扎勒”作为一种诗体,其创立之功应归萨纳依。他留下的“嘎扎勒”有四〇八首。其早期作品感情比较真挚朴素,在接受伊斯兰教苏菲派观点后,常常借助“嘎扎勒”表达自己的神秘主义哲学思想。

^① “苏菲”一词源于阿拉伯语“苏夫”(即羊毛)。苏菲派为十、十一世纪伊斯兰教中出现的一个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派别。因该派教徒常穿粗制的毛织衣服,以示俭朴,故名。该派受新柏拉图主义和印度佛教瑜伽宗的影响,认为只要奉行内心修炼,沉思入迷,就可以与安拉(即真主)合而为一。





牟拉维 (1203—1273)。他是波斯最重要的苏菲派诗人。他写的“嘎扎勒”诗有五万“别特”，数量之多足其他波斯诗人不能比拟的，因此他的“嘎扎勒”诗集《沙姆斯集》又被称为《传大诗集》。他的诗歌思想深沉，神秘主义色彩浓厚，因此有人把他誉为“冥想生活中的夜莺”。一九七九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他的诗歌倍受重视，短短的几年内，仅他的全集就有几个版本问世。

萨迪 (1205—1292)。他广泛师承，博采众长，创作出大量凝练隽逸、情深意浓的诗歌。他的感情之充沛、形象之生动、比喻之新奇、语言之瑰丽、韵律之铿锵，都为前人所不及。他的诗歌曾被许多诗人作为典范来学习和模仿。

哈菲兹 (1320—1389)。他在伊朗是最受人景仰和倾倒的“嘎扎勒”诗人。“哈菲兹”一词意为“能背诵《古兰经》的人”。除此以外，他还有许多徽号，如“神舌”、“神学家”、“设拉子的学者”、“设拉子的夜莺”等等。他能熔铸百家，撷采众会，却又不墨守成规，而能破格创新，使其诗具有浪漫色彩。他的诗歌，在伊朗，可以说已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在受过基础教育的人中，很少有不会背诵他的几首诗歌，或不收藏他的诗集的。由于他的诗歌含有大量的隐喻和借喻，人们常用他的诗歌占卜吉凶祸福，称他的诗集为“命运史册”，称他为“彼岸世界的喉舌”。

波斯“嘎扎勒”的文学价值如何，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什么地位呢？

在世界各国的诗歌中，爱情诗的比例相当大。特别在各民族的民歌中，几乎一半以上都是情歌。我国古代的《诗经》、《乐府》也是这种情况。但是在我国古代诗人的作品中，内容涉及爱情的却不多。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中所说：“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爱恋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而波斯“嘎扎勒”却基本上以爱情为主题，还有一部分则带有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些都是我国所缺少的，因此也就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的价值。

波斯“嘎扎勒”对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诗歌发展带来直接的巨大的影响。早在几个世纪前，“嘎扎勒”就被移植到阿拉伯、土耳其、印度、阿富汗，以及现今属巴基斯坦和苏联的中亚、西南亚地区，和我国新疆一些少数民族的古典文学中。“嘎扎勒”一词，根据维吾尔语的发音被译为“格则勒”。维吾尔族在十六至十九世纪出现许多写“嘎扎勒”的诗人。

波斯“嘎扎勒”比欧洲的“商籁体”（十四地诗）早两个世纪。波斯“嘎扎

勒”形成于十二世纪,“商籁体”兴起于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但波斯“嘎扎勒”直到十九世纪才被介绍到欧洲。一八一三年,德国的东方学家汉默·普尔克希塔尔(1774—1856)将哈菲兹的“嘎扎勒”译成德文分两卷出版后,立即在德国文坛上兴起研读波斯古典诗歌的热潮。歌德读到这个译本后,异常兴奋。一八一五年他在《日记和年鉴》中写道:“他(哈菲兹)的诗集确实对我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迫使我非从事创作不可。”之后他写了一部《西东合集》(西方作者的东方诗集)。他不仅仿照“嘎扎勒”的形式写诗,而且还这样歌颂哈菲兹:

哈菲兹啊!我在你面前渺小得可怜。你有如一艘扬帆远航、乘风破浪的大船,我则象一块翻滚在浪花中的木片……尽管如此,做你忠实的信徒,乃是我最大的心愿……

恩格斯也曾提到哈菲兹的“嘎扎勒”的艺术魅力。他说:“读放荡不羁的老哈菲兹的音调十分优美的原作,是令人十分快意的。”^①哈菲兹的“嘎扎勒”被译成俄、英等文字后,也在有关国家的文坛上得到重视,普希金、拜伦等诗人都曾受到影响。

所以说,如果把“商籁体”视为西方抒情诗歌的明珠,那么“嘎扎勒”也可看作是东方抒情诗歌的骄傲了。

萨纳依

全名为阿布·玛知德·玛智杜德·木·阿达姆·萨纳依(1072—1141)。他生于加兹尼(现在阿富汗境内),年轻时进入伽色尼宫廷,为苏丹玛斯伍德·木·阿卜拉希姆父子等人写过一些颂赞诗。当他去麦加朝觐,到霍腊散等地旅行时,受到玛斯伍德·萨德等著名学者和苏菲主义者的影响,遂离开宫廷,回到家乡过着清贫的隐居生活。

萨纳依写过各种体裁的诗歌三万“别特”。他的早期诗歌受法拉希·西斯坦尼等前辈诗人的影响较大,但是在接受了苏菲派观点后,诗中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主张仗义疏财,反对追名逐利;主张精神永生,反对贪图肉体

^① 引自恩格斯《一八五三年六月六日晚给卡·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享受,主张静心修养,认为真主正是在自己的心中;赞扬忠诚守信,反对虚伪欺诈及背信弃义。

他写有“玛斯纳维”体叙事诗《真知园》、《求知录》、《爱情书》、《理智记》、《萨纳依阿巴德》、《巴拉赫工作志》(又名《戡谑书》)、《颂赞到诋毁》等。其中《真知园》为代表作,分为十章,共一万“别特”。其诗借助于许多小故事和谚语等来阐明苏菲主义思想。这种写法对后代影响很大。

萨纳依被认为是嘎扎勒的创始人。从思想内容角度看,他的嘎扎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多为单纯地描述爱情,主张爱情至上,没有什么哲理和说教的内容。第二个阶段,即接受苏菲主义观点之后,认为爱情虽不该有,却又避免不了。他的嘎扎勒有四〇八首,这里选译了四首。

真不知爱情把我折磨成怎样的人;
痴恋已使我形销骨立、昏昏沉沉。

我已因她情动神移,魂迷魄散;
她害得我凄沁肝脾,日夜呻吟。

我能向谁表述缱绻的情思?
谁又了解我这如焚的忧心?

十多年来我一直把她遐思遥爱;
却只得到痛苦,而失掉了青春。

我朝思暮想的是一瞥她那花容,
却又恐人知我是深恋着她的人。

长吁短叹使我平添多少忧烦，
愁闷的泪水害得我瘦骨嶙峋。

啊，就让我沉溺在痛苦之中吧！
就让我在临终时仍眷恋着情人。

—

亲爱的！我全部身心都倾注着对你的爱情；
我起誓，除你之外再无人能占据我的心灵。

今天，我的深情挚思得不到情人的抚慰；
我欲仰天高呼——不再顾及礼仪、传统。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医治热恋的痼疾——
只好忍耐，而忍耐并不能消除心病。

亲爱的！忧愁和痛苦压得我几乎窒息；
我的愿望是同你心心相印，甘苦与共。

每个夜晚，我都在你闺房的周围徘徊；
无视巡夜的更夫，只求一睹你的芳容。

似乎你是冷酷的债主，并不懂得爱情——
对你的痴爱使我得到的只是忧烦苦痛。



三

即使耐心等待 ,情人也未必肯倾诉衷肠 ;
蔷薇虽然芳菲 ,但棘刺难免不把人扎伤。

我不敢同她相会 ,是惧怕分离时的痛苦 ;
恰似不敢开怀畅饮 ,是怕无酒时的惆怅。

在爱情海洋的彼岸 ,充满着欢乐和幸福 ;
然而通往幸福的路上 ,难免有忧苦隐藏。

我盼望同她相见 ,相见后却又要离别 ;
这离别之苦的重负 ,我已经难以承当。

我整日忧烦 ,无时不将情人遥思怀想 ,
热恋着的我 ,为什么举止竟如此异常 ?

四

当她披散秀发 ,世界便似醉如狂——
即使虔诚的穆斯林也会放弃信仰。

恋人们徘徊在她那绣阁的周围——
一旦瞥见她的月颜便神思迷惘。

而若不能看到她 ,就凄沁肝脾——

心中炽热的情焰,会愈烧愈旺。

痴爱能够激励人们前去赴汤蹈火——
不畏雄狮的血口,敢于奔向坟场。

哪怕理想中的“克尔白”^①十分遥远——
也要奋勇向前,直奔那个方向。

因为这不是人们臆造的神话传说;
也不是梦境,而确有到达的希望。

阿迪伯·萨别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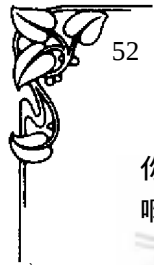
全名为沙哈伯丁·阿迪伯·萨别尔·木·阿斯玛伊勒(?—1145)。他出生在吉洪河流域的塔尔玛兹地区(现在苏联境内)。青年时,来到霍腊散省求学。他擅长写诗,熟悉伊斯兰的经学和教律,曾在塞尔柱王朝桑加尔苏丹(1117—1157年在位)的宫中任职,很受恩宠,后被安插到花刺子模王朝的宫中。花刺子模国王在其派去暗杀桑加尔苏丹的两个凶手被抓获后,便怀疑阿迪伯·萨别尔。于是下令捆住他手脚,在夜色中把他投入吉洪河中溺毙。

他共写有三千多“别特”诗歌。这里选择二首嘎扎勒。

即使心切,也没有幽会的可能;
我有什么办法?只好耐心静等。

① “克尔白”为阿拉伯文的音译,意为“立方形的房屋”。中国穆斯林称其为“天房”。这是麦加“圣寺”内一座方形石殿。其殿用麦加近郊山上的灰色岩石建成。在它东面外墙的壁龛里,有一块黑色陨石,被视为上天降下的圣物。穆斯林祈祷时都要面向“天房”。在这里,诗人把情人比作令人向往的“圣地”,是一双关语。





你许诺的亲吻 ,今日推到明日 ;
啊 ! 但愿到了明日 ,能付诸行动。

难道你的丹唇仍嫌我的心不痴 ?
对此我不在意 ,却愿交出生命。

亲吻你的芳唇 ,是爱情的愿望 ;
然而不能如愿以偿 ,却是不幸。

二

看到情人美发髻曲 ,我便挺不直身躯 ;
看到情人明眸失神 ,我的心也就忧郁。

不见她的秀发和星眸 ,我便两眼含忧 ,
我的心便愁苦郁闷 ,我的腰背便弯曲。

情人的髻发和芳唇 ,激起我的爱恋 ;
难道这就是爱情 ? 看来不必怀疑。

我以赤心献给情人 ,感到十分快慰 ;
情人的丹唇和明眸 ,谁不以心换取 ?

爱情无时无刻不在对我进行折磨 ;
爱情象 “痛苦”矿藏 ,开采愈多愈忧郁。

当看到她窈窕的身姿 ,俊秀的鬃发 ;
既令人心醉神痴 ,又不免产生情意。

她的香唇和秋波 ,给我带来欢乐 ;
而在这欢乐中 ,又夹有多少苦凄 !

为何她的柔发和芳唇使人销魂蚀魄 ,
而麝香和美酒却能够让人舒心畅意 ?

一听到她的嗔责 ,我便心中忧痛 ;
而当她缄口不语 ,我便短叹长吁。

她那两只流光溢彩的耳环 ,艳丽迷人 ;
宝石的价值 ,抵得上加姆^① 国王的领地。

不必问为什么我的眸子犹如泉眼——
她美发的芳馨已使我的心儿痴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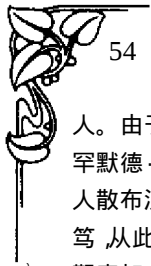
不必描述秀发如何使我心迷神醉——
我这心对她的真挚忠诚始终如一。

哈桑·卡兹纳维

全名为阿什拉夫丁·阿布·穆罕默德·赛义德·哈桑·卡兹纳维 (?—1160)。他曾是伽色尼王朝巴赫拉姆沙赫苏丹 (1118—1152 年在位) 的宫廷诗

① “加姆”也称“加姆士德”，伊朗古代传说中的国王。据称，在位三百年中，国内没有疾病和死亡。





人。由于怀有妒心的权臣们诽谤他,说他同驻守印度、制造叛乱的阿米尔穆罕默德·巴赫刊姆有勾结,就此失宠。后因查无实据而得到宽宥。不久,又有人散布流言,说他同逃亡印度的残暴的古尔国王郭特伯丁·玛赫姆德友谊甚笃,从此永被巴赫拉姆沙赫苏丹革职不用。此后,诗人便开始长途旅行,先朝觐麦加、麦地那,后来到巴格达和哈马丹。他在返回内沙布尔的途中,死于当时的加温城(现霍腊散省萨布泽瓦尔城附近)。

哈桑·卡兹纳维擅长写颂赞诗,并写有嘎扎勒、塔尔基·班德、柔巴依等。他写的诗歌总共约五千“别特”。他的嘎扎勒感情较深沉忧郁。这里选择三首。

凝视你的芳容,为何是我眼睛的期望?
成为你的挚友,为何是我心中的理想?

假若未见到你,怎知你妩媚俊秀;
假若你不开口,怎知你皓齿明亮?

我把赤心馈赠给你,你却不肯收下;
我把生命交给烈酒,谁知结局怎样?

但愿爱恋的明眸多情,友善的花怒放;
你不在,我便郁闷,我不在,你会怎样?

若不能同你相见,我便心忧如焚;
若相见后再别离,又将如何悲怆?

爱情,能使人增强向世界挑战的勇气;

听到你的指令 我笃诚之心将会怎样？

二

对于意中的情人我无比爱恋——
哪怕她对我的情爱表示冷淡。

我的心虽受折磨 却不感到痛苦；
即使我如负磐石 也将甘愿承担——

只因她的明眸灵秀 美发馨香；
只因她的容颜似月 仪态不凡。

她若心中有我 何必我还去寻她？
她若另有所爱 我则是无谓幽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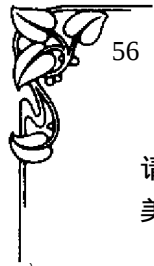
我若心中有她 就应当耐心等待——
准备好将生命和心灵 一并奉献。

别忘记诺言 使我的痴心受到摧残；
别给我如此少的抚爱 如此多的忧烦。

看我一眼吧！我的怨言违背了心愿——
我的所作所为 同这怨言完全相反。

我决不象别人 只把爱情挂在嘴边；
情人哪！我的心时刻在把你眷恋。





请相信吧！我对你的爱情无比诚挚；
美人哪！不管你对我是否情意绵绵。

情人哪！对我忠贞，就该给我回音；
而不应对恋人的缱绻深情随意怠慢。

召唤我吧！你能使我激动的心平静——
快快把你袅娜的情影映进我的眸中。

你可听到我关于爱情的吟唱！
你可了解我对你有多么深情！

哪怕从远处看你一眼也可算有幸；
请直率地回答，谁才有这种可能？

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用来为你效力——
不论眼睛和心灵，不论身躯和生命。

啊，美人！世上有谁能同你相比？
你是艳阳，正是你为我带来光明。

爱情常伴随着忧伤、郁闷和委屈；
请不要爱恋——若承担不了苦痛。

加伯里

全名为赛义德·阿卡达勒瓦瑟·木·阿卜达勒加摩·本·欧玛尔·加伯里

(?—1160)。他生于卡哲斯坦省,先后在塞尔柱王朝桑加尔苏丹和伽色尼王朝巴赫拉姆沙赫苏丹的宫中任职。他博学多识,阅历较广,擅长写诗。他的嘎扎勒有一五二首,风格朴素清丽。这里选译二首。

夜莺为什么每到夜晚便哀啾悲啼？
难道它也和我一样正在伤心啜泣？

我同如花的情人别离才郁闷忧伤，
夜莺整日伴着鲜花为何悲啼不已？

看来，它是对我同情才唱起悲歌，
因为只有它才能体察恋人的愁绪。

或许它知道我离开情人后的悲伤，
每晚的啾鸣才会如此地委婉清凄。

世上只有夜莺才了解情爱的价值，
此外有谁能抚慰恋人愁苦的心绪？

娇女啊！你何时才不再折磨恋人？
何时才能有夜莺那样的深情厚意？

你真应怀着羞愧之心来体恤恋人，
使他为你少洒些悲愁哀怨的泪滴。



二

应该同情人欢度新春的时光——
一面斟酒碰杯，一面弹琴歌唱。

我虽因新春的明丽而感到欢快，
有时却被上苍折磨得忧伤异常。

阳春的瑞气，将催开鲜嫩的花蕾，
举目远眺，无处不呈现娇绿新黄。

春雨霏洒落花园，冷风急急逃向荒原——
原野象罗马人的白皮肤，花园却换新装。

这时节夜莺常常落在花枝上哀鸣——
只因我总在夜晚辞别心上的姑娘。

我的眼睛象阴雨的 sky——簌簌垂泪；
她的面容如瑰丽的大地——美妙无双。

我这恋人只求俯身亲吻她的双足——
正象亲吻沙赫^①，手背是人们的愿望。

① “沙赫”为音译，意为国王。

安瓦里

全名为乌哈德丁·穆罕默德·木·阿斯哈格·安瓦里(?—1187)。他生于伊朗霍腊散省阿比瓦尔德县巴旦涅村。他父亲曾在当地的可汗拉兹特尔丁宫中任职,但是在安瓦里还未成年时就去世了。他曾到当时霍腊散的重要城市图斯求学,通晓宗文、天文、数学、哲学、音乐各门学问。由于他放荡不羁,喜欢饮酒,青年时就挥霍完了父亲的遗产。之后为了谋生,在塞尔柱王朝桑加尔苏丹的宫中做宫廷诗人,随国王征讨过花剌子模王朝。他曾到当时中亚名城巴拉赫(现阿富汗境内)、木鹿(现苏联境内)等地旅行。

他的诗歌共有一万三千“别特”,以颂赞诗最为出色,被誉为“波斯颂赞诗大师”。他的嘎扎勒内容多是歌颂忠贞坚定,谴责失信背义,这里选译四首。

你应该对我真诚地爱恋,
而不该轻易地毁约背叛。

看不到你,我便痛苦难当,
而你依然拒绝同我相见。

你的娇丽扰乱了我思绪,
你不忠给我带来忧烦。

我要求亲吻——你不予满足,
我无可奈何——惟仰天长叹,

你迟迟地不愿给我许诺,
许诺了,却又立即食言。



你的丹唇虽使我魂迷魄散，
我却难以实现亲吻的心愿。

我甘愿为你效劳，听你差遣。
为什么你仍不肯绽开笑颜？

安瓦里这首优美的嘎扎勒，
能抵得上连篇累牍的言谈。

不要再堆砌辞藻赞颂苍天，
而应向她表达由衷的情感。

二

蔗糖比不上你芳唇的甜蜜，
皎月比不上你容颜的美丽。

即使听到你毒汁似的恶语，
我也欢欣得有如吮吸蜂蜜。

情爱不笃就象天弦之琴——
永远弹奏不出任何乐曲。

我一贫如洗，却真挚地爱你；
我双唇干裂，眼中滚着泪滴。

你若悄然离去 ,爱恋你的人哪——
如被抛进永无晨曦的长夜里。

穆斯林为何要鄙视爱情和贫困？
即使叛教 ,也未必受到如此冷遇。

三

难道你不曾说过：“我也有依依情肠。”
我敢向真主起誓 这使我心花怒放！

但是 ,你总找借口不把这句话兑现；
而你作的辩解 ,只不过是欲盖弥彰。

在我看来 ,你的借口象用单腿蹦跳——
只替自己考虑 ,却从不为他人着想。

你应该认真听听 ,什么叫公平合理——
不该掠走人心 ,只留给他痛苦绝望。

我能说什么——你并不体察我的悲苦，
我能做什么——向你求婚不过是妄想。

看来 ,为了消除我的忧愁苦闷，
只有同你断绝友谊 终止来往。



四

我的心 ,每天都在增加负担 ;
不是负担 ,是对情人的思恋。

花枝的棘刺不时把我扎痛 ,
花却至今不向我绽露笑颜。

请别对我的不幸妄加评说——
这些忧苦最终都由我承担。

即使在寒冷刺骨的十月^① ,
我也无时不把新春翘盼。
同她的分离使我悲痛欲绝 ,
她却对离愁别绪不以为然。

不必劝说我不该烦忧悲郁 ;
我无话可讲 ,惟有听其自然。

即使我避世离群 ,蜃居一隅 ,
爱情也会偷偷潜进我的心间。

不管情人对我多么冷漠 ,
我却时刻都在把她思念。

① 伊朗历中的十月相当于公历中的 12 月 22 日到次年的 1 月 20 日。

哈冈尼

全名为阿夫扎勒丁·巴迪勒·本·阿里·哈冈尼（1126—1198）。他生于阿塞拜疆的沙拉旺城。他幼年时当木匠的父亲就已去世，生活主要靠叔父接济。叔父是医生、哲学家，教他识字习文。母亲原是罗马女奴，信奉基督教，后在战争中被掠到伊朗。他在少年时便爱好诗歌，二十五岁时在哈冈·曼努切赫尔国王的宫中做宫廷诗人，故改名为“哈冈尼”。他曾到列依（德黑兰前身）、伊斯法罕等地旅行，两次朝觐麦加。他在约五十岁时遭到监禁，晚年蜷居大不里士并死于该城。

他是波斯第一流的写颂赞诗的诗人。主要作品有《麦都因的拱顶》（1173）和《基督颂》等。他还写有叙事诗《伊拉克人的礼品》。他的嘎扎勒一般都比较短小，但感情的表达较为细腻。这里选择三首。

竭尽全力也采撷不到相会的花枝，
耗尽笔墨也描绘不出你袅娜娇姿。

你的明眸有如秋波，能勾魂摄魄——
使得我这澎湃的心潮难以平息。

若不能实现同你相见的期望，
我的心灵便痛苦得欲离躯体。

人们一支支嘲讽的锋利箭矢，
竟已穿透我的腹背，射中肝脾。



二

我可有什么办法——你若秉性乖张？
我还要怎样温柔——你若冷若冰霜？

你对我折磨的箭矢——已射中我胸膛；
你同我分离的利剑——已刺中我心房。

请问离别的夜晚——何时才盼到天明？
请问痴情的烈火——何时才熄灭火光？

想抚摸你的香发——却不敢把手伸出；
想亲吻你的双足——却没有这份胆量。

美女、佳酿、花烛——我终日孜孜以求，
但愿你呀——能让我实现这个愿望。

三

她心肠冰冷，总是不动声色；
我胸膛燃烧，她却神态冷漠。

我和善谦恭，能把仇敌感化；
我以情待她，她不以义待我。

我用尽辞藻，把她赞美颂扬；



她不以为然 继续把我折磨。

我内心忧苦 常常面带愁容；
她只顾自己 从不给我欢乐。

我心若明珠 但被钻出小孔；
我有如珠贝 但被撬开了壳。

我的爱恋 长久地深藏心底；
我的生命 在经受愁苦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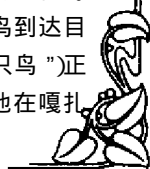
世人属同类 却是彼此相欺；
她之对于我 也总嘲弄冷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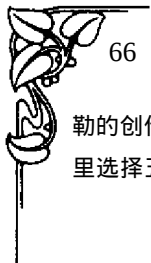
道路上满铺着烦恼的荆棘；
哈冈尼要前进 惟艰苦探索。

阿塔尔

合名为法里德丁·穆罕默德·阿塔尔（1145—1120）。他生于内沙布尔城，父亲是药材、香料商人。由于他继承父业，故得“阿塔尔”（意即“香料商人”）称号。青年时期受马吉达丁·巴格达迪、海德尔等宗教哲学家的影响，成为苏菲主义学者。他曾去大马士革、麦加，并遍游了埃及、印度及中亚等地。返回家乡后著书立说，写了大量诗歌。当蒙古人侵袭时，死于乱军之中。

他的颂赞诗大多用来阐发伊斯兰教义，进行劝诫，叙事诗以《百鸟寻王》最为有名。诗的大致内容是：群鸟决定一起去寻找凤凰，以便拥戴它为鸟王。由于路途遥远且艰险，绝大部分飞鸟都半途而返。最后只有三十只鸟到达目的地。这时它们才发现原来凤凰（波斯语为“斯牟尔格”，意即“三十只鸟”）正是它们自己。诗人想用以说明“真主就在自己的心中”这一道理。他在嘎扎





勒的创作上也有成就,风格是情中含理、理中带情、情理结合、较为含蓄。这里选择五首。

啊!你不流露感情,我只好把痴爱深埋心底;
尽管我生命之血尚在,心灵之血却被你摄去。

我有如春蚕,做了爱情的茧子的自缚——
它象一个帷帐,我在里面偷偷藏匿。

只有拉开这帷帐,她才能够看到我;
她不了解我,是因为我隐蔽了自己。

她即使动心,也象个哑人一声不响;
我只好静静等待,也同样默然不语。

尸体即使在海中翻滚,也不会感到痛苦;
而我却会被爱情的烈火炙烤得摧肝裂脾。

我是一只小鸟,自神秘的世界飞来;
生命终结的时候,便又向旧巢飞去。

我的生命难以忍受两个世界^①的磨砺;

^① 一般情况下,“两个世界”或“两界”指地界和天界,或此世和彼世。但有时也可解释为肉体世界和精神世界。苏菲主义诗人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这个词。

但愿我能远离两界 ,永在圣地安居。

阿塔尔奉劝你——快快反省你的过去 ;
但不要学我的忏悔 ,因为我并无欢娱。

二

我曾在何处 ?到过哪里 ?现在何地 ?都不知道。
我眼前漆黑一片 ,光明之路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的过去平淡无奇 ,无须自我介绍 ;
或许 ,她对我已经了解 ?我不知道。

我已丧失了灵魂 ,何必还去顾忌生命和肉体 ;
看不到生命价值 ,长寿有何必要 ?我不知道。

在这无边的苦海 ,我怎样击水才可能生存 ?
痛苦的恋人除掉哀叹还该怎样 ?我不知道。

我同她离别之后 ,心中便只有悲苦闷郁 ;
生活中缺少了她 ,应该怎样 ?我不知道。

届时 ,当我生命的谷物开始收获 ;
两界能值半颗谷粒 ?我不知道。

届时 ,我将任凭生命的谷堆燃烧 ;
即便丰收 ,这收成怎处理 ?我不知道。



虽然我并不想在两个世界安居，
可我无忧的乐园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所希冀的花园，没有人能够找到；
但除这花园，阿塔尔还找什么？我不知道。

三

我迷失了方向，不知身在何方；
犹如一滴水珠，落进浩瀚海洋。

我象阴影，卑贱地匍匐在地上；
当太阳直射时，我便不知去向。

我悄悄地来到，默默地离去；
我来去匆匆，四处漫游徜徉。

不必询问我，因为我象灯蛾：
为了表示情谊，总扑向灯光。

灯蛾对待爱情既睿智又愚鲁；
恋人痴呆又聪明和它金相象。

人们有眼睛，却经常视而不见——
我也如此怪异，眼睛既明又盲。

我略知世事 ,但对世界仍感陌生 ;
心灵该寄托到哪里 ?我感到迷茫。

我看到阿塔尔的心在两界外游荡 ;
在他影响下 ,我的心冷漠又激扬。

四

爱情的故事 ,书海中容纳不了 ;
爱情的是非 ,终审日清算不了。

奇怪啊 !我竟燃起爱情的欲火 !
多么炽热 !头脑怎能容纳得了 !

爱情所需要的是纯真无邪 ,
对于淫乱实在是容忍不了。

只要爱情之火点燃了赤心 ;
火热的心 ,身躯容纳不了。

痴情挚爱一旦悄悄潜入心中 ,
心对其他思想一概接受不了。

虽然爱情的美酒浓烈醉人 ,
但是却没有巨杯容纳得了。

我和情人 ,两情相依 ,如胶似漆——



连细如发丝的间隙也容忍不了。

阿塔尔今天所开辟的道路；
没有痴心，休想前进得了。

五

清风啊！当你掠过她的美发香腮，
多么象我来到她那房舍附近徘徊。

为能得到芳香，你穿过秀发的波纹；
然后从东向西，把清馨向远方运载。

亲吻她的芳唇有如啜饮“生命之泉”^①；
这醴泉若能斟一杯，你将喜出望外。

假若你有机会潜入她的闺房，
请向她转告我的苦衷和痴爱。

但是她的媚眼能迷得你神魂失措——
最好目光盯着脚面，千万别离开。

为了将她的“圣旨御批”传达给我，
请把她的话，一句一句牢记心间。

^① “生命之泉”也叫“活水”，是佐勒玛特城（黑暗之城）的一股泉水。饮到“活水”的人，可以长生不老。

啊！我相思的泪水如滴下的蜡泪，
清晨时，请把她芳唇的馨香吹来。

卡玛勒丁

全名为卡玛勒丁·阿斯玛依勒·木·贾玛勒丁·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扎格（？—1237）。生于伊斯法罕。他父亲是个诗人，这对他影响很大。他曾为好几个统治者写过颂赞诗。一二三五年蒙古人占领伊斯法罕时，他目睹人民惨遭血腥屠杀的情景。他虽设法潜逃，但两年后仍被杀害。他的诗歌具有浓厚的伊斯法罕地方特色，不仅描绘了城市的兴建发展、文明昌盛之景，而且叙述了遭到兵燹后变成一片瓦砾的荒凉之状。他的诗歌笔法细腻、用语灵活，享有“词义创新者”的称号。

他的嘎扎勒格调比较轻快朗润。

那夜，当你投入我的怀抱
我顿时失去理智神魂颠倒。

即使这并非爱情而是嬉戏，
也不能把它从记忆中抹掉。

你的话语仍回响在我的耳边，
在我的眼里你有如一颗珠宝。

我亲吻你的芳唇就象痛饮佳酿——
微醺使我感到欢欣，忘却烦恼。

你一离去，我的哀怨直达天宇；
听不到你的回音，便不停呼号。



愿你今天睁开惺忪的睡眼，
能够体察我思恋你的苦恼。

你不在身边，我不知怎样放置手臂；
但愿有朝一日，能够再次把你拥抱。

我抚躬自问：为什么离不开你？
只能回答：你长得实在佼好。

阿拉基

全名为法赫丁·阿拉基（1213—1289）。他生于哈马丹，少年时在家乡学习文学和科学知识。十八岁时客居印度，并在那里的宫廷中供职。他曾去土耳其、埃及等地旅行，到过麦加和巴格达，最后死于大马士革。

阿拉基的诗作以《爱情书》最著名，它由许多爱情小故事组成。他还写一首叙事诗，题为《光明书》。他的嘎扎勒中神秘主义色彩浓厚。这里选译二首。

同你离别的夜晚，我哭得两眼渗出血滴；
我该怎么办？当漫步在你熟悉的花园里。

我曾象条义犬——整夜横卧在你的门前；
担心竞争者来访——或许借口说是行乞。

你曾象徜徉在风信子花丛的和田^① 香麝——
你的明眸和黑睫 ,使人多么心痴神迷。

别离后 ,我的长吁短叹有如怨箫哀笛 ;
不能同你相见的烦闷使我加倍思念你。

每当来到这花园 ,我的眼睛便四处张望 ;
希冀着 ,我会突然在某个花丛中发现你。

如果不认识鲜花 ,怎知道什么叫花坛 ?
人说花香不可信赖 ,会使人恍惚痴迷。

你既然爱我 ,却又为何给我带来痛苦 ?
这究竟根据哪条教义 ,或者哪种法律 ?

虽然我瞻仰了“克尔白” ,却没得到天恩——
甚至不知你何时外出 ,何时呆在家里。

我来到赌场 ,看到人们都纯洁如圣徒 ;
而在修道院 ,发现修士们都假仁假义。

我敲击修道院的大门 ,里面传来声音 :
“听到了 ! 难道你就是爱恋我的阿拉基 ?!”

① 和田 ,位于我国新疆南部 ,古代盛产麝香。



二

不知我作了什么“恶”，竟使我的“善”泪水流淌；
我的身体羸弱多病，我的心儿也忧愁悲伤。

你明知我在经受折磨，却不探询我的境况；
当我哭泣你兴高采烈，当我高兴你却惆怅。

我的心因被痛苦之箭射中，十分忧郁悲怆；
我的生命因遭情人离别的打击，而受创伤。

我在怎样的自我折磨啊！但却心甘情愿；
我不是依然如故——即使忍受巨痛重创？

为何你对我那样淡漠，我偏对你如此依恋？
既然你是我的情人，为什么对我冷若冰霜？

你对我说：“不要忧愁，我将与你同甘共苦。”
但不知，你可了解我现在是多么痛苦忧伤？

你若对我温情脉脉，我对你也会体贴抚慰；
而若你对我冷淡，我的心儿则将倍加凄凉。

遗憾啊！我痛苦的时候，你并不怜悯同情——
虽然你开始时谦和，但后来变得趾高气扬。

既然你对我毫无情意 ,那么就嗔骂我吧 !
我把嗔骂也视为爱情 ,甘愿把痛苦承当。

我对你永远忠贞不渝 ,不论境遇将会怎样 :
即使将我处以绞刑 ,即使把我拥戴为国王。

谁若不能使你欢娱 ,我便对他冷眼相视 ;
请勿厌恶阿拉基——他虽无声望却善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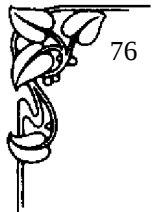
牟拉维

又称贾拉勒丁·鲁米(1203—1273)。全名叫牟拉那·贾拉勒丁·穆罕默德·牟拉维,为波斯著名的苏菲主义诗人。他生于巴尔赫(在今阿富汗境内),父亲是个学者,信仰苏菲主义。母亲相传是花刺子模王室的公主。他十四岁时,蒙古人入侵伊朗,他父亲带着家眷离开家乡,流浪到内沙布尔时,父亲带他拜见了诗人阿塔耳。阿塔耳赠送他长诗《阿斯拉尔书》的抄本。一二二九年,他父亲受到乌金·凯·库巴特苏丹的召请,到古尼涅(在今土耳其境内)做了毛拉,并兼任伊斯兰高等学校的教师。牟拉维的基础知识是跟父亲学的。父亲死后,他师事包尔汗·穆哈嘎戈,并到阿勒颇和大马士革求学。几年后回古尼涅从事研究、教学和宣讲。一二三九年同著名的苏菲主义者沙姆斯·塔布里兹(1186—?)相遇。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开始成为苏菲主义者,并努力了解神秘主义真谛。后因受到伊斯兰正统派攻击,不得不离开古尼涅而去大马士革。

牟拉维的哲理叙事诗《玛斯纳维集》共六卷,二万六千多“别特”,包含许多有趣的宗教、传说和寓言故事。他的嘎扎勒题为《沙姆斯集》(为纪念沙姆斯·塔布里兹),共五万“别特”,故又称为《伟大诗集》。诗中神秘主义色彩浓重,但情真意挚、诗意隽永。这里选择五首。

牟拉维的作品不仅对伊朗,而且对印度、土耳其、阿拉伯等国文学也有影响,很早就被译成英、德、俄、法等欧洲文字。





朋友啊！请帮助我，把我的情人唤来！
她竟匆匆地离去，请你把她劝回来！

请为她弹琴奏曲，拨动她的心弦，
使她这绝代的佳人仍回“月宫”中来。

假如她许诺说：“只须再等待片刻。”
你别独自返回——因她十分狡狴。

她说“片刻”，只不过是耍弄手腕——
她能把水打成扣结，能锁住云霓。

我的情人到来时，便是我欢乐之日——
想看到真主的奇迹，只有耐心等待。

她在哪里出现，哪里的美女不再漂亮；
喻她为太阳，别的美女之“灯”便无光彩。

心儿啊！快随朋友飞到也门^①情人那里——
以便向她这无价的“玛瑙”挚情地一拜。

① 当时也门的玛瑙十分著名。下句的“无价的玛瑙”指情人。

二

假如你把双眼闭合看作为睡眠，
那么在“苏醒”时，就该同恋人交谈。

你可晓得：我再不能耐心等待，
我这惺忪的睡眠正在把你悬盼。

肆意折磨吧！你的折磨便是柔情，
恣意横行吧！你的错是对的体现。

快呀！快让你热情的明眸入睡吧——
它正象烈火炙烤我的心儿和双眼！

萨吉^①的眸子使我少人神魂颠倒——
它那种威力犹如寒光闪闪的宝剑。

一个说：“这表现出萨吉的爱情。”
一个说：“这可是酒的威力的显现。”

这一切未必都源于美酒和萨吉，
真主知道：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爱恋。

① “萨吉”为音译。意即斟酒的人，有时也陪伴饮酒，多由年轻貌美的姑娘担任。



三

来吧！让我们加深了解，相待以诚；
分道扬镳的事不该在我们之间发生。

从信任之镜中能映照出信任之影；
那么，我们为何要抛掉信任之境？

为了情人，应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
我们之间都该象义犬对人那样忠诚。

既然自私的欲念使情谊沾上污点，
为何不把私念从心灵中清除干净？

如果死亡能消除我们之间的误解，
那么，为了爱你，我宁愿作出牺牲。

现在人们所日夜瞩望的是太定安定——
甘愿向命运投降，僵尸般任人摆弄。

哦！你若准备在我坟前抛洒热泪，
何不现在就前来把我的面颊亲吻。

心儿啊！应谦卑地屈从于她；
以谦恭去换取她的脉脉温情。

四

我们被拖回家中 ,我已昏醉 ,你也朦胧 ;
我曾说过一百遍——应该少饮二、三盅。

城市里 ,看不到哪个人有清醒头脑 :
一个比一个疯狂 ,一个比一个冲动。

亲爱的 ,到酒店来吧 ! 这里才有兴味——
即使是默默无言 ,生命的乐趣也无穷。

人们在酒店里饮酒 ,一杯接着一杯 ;
睡眼惺忪的萨吉 ,在一旁殷勤侍奉。

手抱琵琶的歌女啊 ! 比我还醉意蒙胧 ;
因此谁若醉倒在地 ,也不必小怪大惊。

既然已身在酒肆 ,那就该痛饮开怀 ;
要把所有的进项 ,都用来换取豪兴。

当大醉酩酊时 ,若走出酒店的大门 ,
映入眼帘的将是朦胧的别墅和花丛。

虽象没停泊的小船那样摇晃不停 ,
却自以为比成百个学者还要高明。





我问：“你来自何处？请风趣地说明。”

答道：“啊！我半是酒，半是心和生命。

我的根半在土耳其斯坦^①，半在法尔冈涅^②；
有如珍珠，一半在岸上，一半在大海中。”

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彼此相亲相爱。”

她答：“可是，谁亲谁疏，我还难以分清。”

我甩掉缠头巾，昏醉在酒肆中，
满腔的心头话，不知如何讲明。

五

啊，朋友！让我们把欢乐共享！

若没有欢乐，便共同分担忧伤！

朋友啊！我们应同真主无所不讲，
就象耶稣向圣母马利亚倾诉衷肠。

假若亚当的后裔中有谁离开世间，
何必悲伤？其他人应把困难承当。

如果有谁离开我们到偏僻处隐居，

① 古代时，指中亚细亚一带。

② 地名，现在苏联的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境内。

不必管他 ,其他人应当甘苦同尝。

我们在世间应该相伴相随 ,共享欢乐 :
假若世界毁灭 ,便携手并肩蹈火赴汤——

一旦深隐火海 ,应当分饮一杯清水 ;
而当受到重创 ,就该相互敷药治伤。

但愿我们临死时 ,都能面向“克尔白” ,
并且 ,都能把扎姆扎姆甘泉^① 痛饮饱尝。

霍斯鲁·德赫拉维

也被称为阿米尔·霍斯鲁。全名为阿米尔·霍斯鲁·本·赛夫丁·玛赫穆德·德赫拉维(1253—1306)。其父原在土耳其斯坦居住,蒙古人入侵时,逃往印度。他便是在印度出生的。他擅长波斯诗歌,作品很多,对印度、巴基斯坦的文学有一定影响。诗作按创作年代分为《小礼品》、《成长》、《成熟》、《余波》、《结尾》五卷。他的颂赞诗受哈冈尼影响较大。五首长篇叙事诗,即《光明的信息》、《霍斯鲁和希琳》、《哲学家和蕾莉》、《八个天堂》、《亚历山大之镜》,共一万八千“别特”,是受涅扎米的影响而写成的。嘎扎勒则继承了萨迪的风格,只是稍显沉郁哀婉。这里选译二首。

① “扎姆扎姆泉”又名“渗渗泉”。为麦加郊区的一个泉眼。传说易卜拉欣的妻子哈吉尔带着孩子来到麦加郊区萨珐山。他们举目四望,只见一片荒凉,而带的干粮和水早已吃完。孩子由于饥渴而大声啼哭。母亲把孩子放在地上,便去找水。她在萨珐山和麦尔渥山之间来回跑了七次,也没有找到水。孩子边哭边用双脚蹬着身下的土地。当他声嘶力竭,眼看就要断气时,忽然从他的脚下冒出水来。这便是“扎姆扎姆泉”的来历。后来,到麦加朝觐的人们,不仅来这里饱饮一番,而且还要给亲人们带一些回去。





风雨凄凄 ,举目苍凉 ,我同情人分离 ;
我的心多么痛苦——情人在此时离去。

我泪流满面 ,乌云也止不住哭泣 ;
雨滴和乌云告别 ,我同情人分离。

雨后万木吐翠 ,天空清新如洗 ,
夜莺却满怀悲哀 ,同花坛别离。

啊 ! 你曾把我梳进你发辫的扣结里 ;
却又为什么突然松开——把我丢弃 ?

我的眸子啊 ! 因思念你而涌流血泪 ;
看到我带血丝的眼 ,你不同情怜惜 ?

此后 ,我的眼再得不到你的惠赐——
再没有机会去欣赏你的妩媚明丽。

只要不同我分离 ,我愿舍命予你 ;
若有怀疑 ,就请把我的生命带去。

你同霍斯鲁分别 ,就结束了你的情义——
蔷薇的棘枝倘被剪去 ,花朵也就凋敝。

二

曾有多少个夜晚 ,皎月来把我陪伴 ;
然而今夜多昏暗 ,我只有愁闷悲叹。

在那令人怀念的欢聚时刻 ,我喜不自胜 ;
忆起那些夜晚 ,我愈觉眼前的世界昏暗。

无时无刻 ,我不将她的黛眉和长睫赞叹 ,
就象学童诵读 《箴》》的一章^① ,一遍又一遍 ,

在这样一个黑漆漆的夜晚 ,我该怎么办 ?
病魔已侵入我的肌体 ,高烧也将我纠缠。

来呢 ,生命啊 !应当让我这躯壳活下去 ;
我这痴恋的灵魂出窍时 ,该倒在她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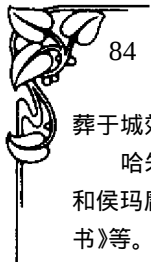
霍斯鲁啊 1 不要因情人离别心碎肠断——
娇艳美女的行为 ,大概从来就是这般。

哈朱·克尔曼尼

全名为卡玛勒丁·阿布·阿塔·玛赫穆德·本·阿里·哈朱·克尔曼尼 (1290—1350)。生于伊朗克尔曼省 ,并在那里接受启蒙教育。后移居设拉子 ,二十岁时去叙利亚和埃及等地旅行并曾到过巴格达。在设拉子去世后 ,

① “《箴》》的一章”指《古兰经》第29卷第68章《致赖姆》。





葬于城郊的坦克·阿在巴尔村。

哈朱写过多种体裁的诗歌。叙事诗受涅扎米的影响较大。作品有《侯玛和侯玛庸》(1331)、《蔷薇和春节》、《乍玛勒书》、《茂盛的花园》(1342)、《珍珠书》等。

他不仅对萨迪的诗歌很有研究,而且也吸收其他诗人的精粹,创造出自己的风格。他的诗歌对哈菲兹影响较大,被认为在萨迪和哈菲兹两大诗人之间起着纽带作用。可以说他是萨迪的学生,是哈菲兹的老师。哈朱的嘎扎勒在波斯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里选译三首。

—

令人销魂的美女虽用纱巾遮住娇容,
但是她的艳媚仍然会使人神移心动。

难道因吮吸上界乳汁或萨拉萨比尔醴泉^①,
她才出落得这样的眉目清秀、姣俏动人?

上苍不仅用妙笔勾画出她含羞的粉面,
还以绝美的黑痣使她更显得俏丽怡静。

或许她曾是天堂花园里的鹦鹉,
但后来抛下窝巢,飞离了仙境。

或许她是来自和田的鞞鞞美女,
来到这里,为使人们神魂不定。

① “萨拉萨比尔醴泉”即天堂里的泉水。

她这“皎月”不时地散发着清馨的芳菲——
每天从幽冥的黄昏到熹微的黎明。

当地平线上出现她这仙姝的身影，
人们定然把“安·伊卡德”^①反复吟咏。

此时，我这虔诚的信徒将激动得脱掉破衲，
将身子匍匐在寺院的门槛上，一动也不动。

痛苦往往源于对美艳名姝的痴情——
人们在心田上撒播的是忧愁之种。

哈朱啊！还是以冷静的目光去观察事物！
应去学习隐士——象他们那样睿智聪明。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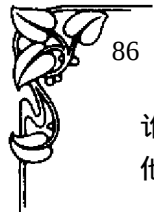
现在，祆教^②的圣僧们都大广施佳酿；
酒保们啊！难道你们还想高挂酒望？

我喜爱自由自在，清高自赏；
因为我的性格十分坦诚豪爽。

① 此词为阿拉伯文，意为“谨防刺伤眼睛”。

② 祆教即拜火教，是伊朗古代宗教。公元前六、七世纪时由琐罗达士特创立，因此也称琐罗达士特教（旧译琐罗亚斯德教）。此教崇拜光明，如火、日、月等。教义认为有善、恶二神，光明代表善，黑暗代表恶。在南北朝时，此教曾传至中国，唐朝时在长安建有寺院。





谁的品德若有松柏般的纯朴高尚，
他便象吹自果园的晨风使人欢畅。

谁的心灵若无水仙般的纯洁素丽，
他的举止怎能有如丝杉雍容端庄？

假如遏制不住玛哲农^①痴狂的情思，
何必去管蕾莉的美发该怎样梳妆！

不论现实的世界如何在千变万化，
善行却总能映照在真主的神境上。

虽然用彩笔描绘不出生命的形象，
但生命却能映照在心灵的明镜上。

虽然苦涩的结局往往蜜一般甘甜；
但是在祈祷时，却常有怨愤隐藏。

若想得到友谊，就须与人为善；
若想到爱情，就须倾吐衷肠。

如果希望情人明艳姣丽好似太阳，

^① 玛哲农和蕾莉是古代阿拉伯民间传说中的一对情侣。吉斯·阿梅里爱上了蕾莉，爱得如痴如狂，以至人们称他为“玛哲农”，意即“疯子”。但是蕾莉的父亲反对他们结为伴侣，于是玛哲农便跑到荒野。后来蕾莉的父亲把她许给贵族阿本·萨拉姆。蕾莉因见不到玛哲农，忧郁而死。玛哲农得悉后，立即来到情人墓前吊唁，挥洒热泪，悲痛致死。后来人们把他们合葬在一起。波斯诗人涅扎米曾把这故事写成长篇叙事诗《蕾莉和玛哲农》。

须要求自己气度不凡，眉宇轩昂。

虽然仙姬那样的佳人已经离去，
但她的情影好象仍在哈朱身旁。

三

信祆教和朝觐“克尔白”是为求得悲悯；
假如一无所求，又何必要祈求神灵？

尘世间，找不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排除爱情。

每当看到酒肆正为我敞开着大门，
我忧郁的心便似小鸟欲振翅飞动。

但是朝觐“克尔白”不是为了爱情，
否则何必来到这哈贾兹的圣城^①？

即使摆脱了束缚我们精神的羁绊；
我们仍是苍天之奴，它普救众生。

但是，赤诚之心时常被情欲之火烧灼；
象燃着的红烛，忍着五内俱焚的苦痛。

① “哈贾兹”又译“汉志”。在古代指沙物阿拉伯一带。“哈贾兹的圣城”指麦加。



我在自我折磨 ,正象点燃着的沉香 ;
我心中的忧伤 ,来源于深沉的痴情。

离别情人的夜晚 ,不必深究我的心境 ;
先生啊 ! 把冗长的故事向她简要说明 :

玛赫穆德^① 只宠爱美丽的阿雅兹 ,
你的娇媚也使哈朱深深地动情。

哈桑·德赫拉维

全名为哈吉·哈桑·什赫·那智姆丁·本·阿里·德赫拉维(?—1374),是出生在印度的波斯诗人。他的嘎扎勒风格酷似萨迪,因此被誉为“印度的萨迪”。这里选译一首。

啊! 晨光熹微时 ,你怎样迎着清风呼吸 ?
而如在晨雾中迷路 ,你又将怎样的焦急 ?

假如报时的鼓听来声弱音低——
雄鸡啊 ! 你是否能及时高啼 ?

如若砍断上苍的双手 ,星球便不能运行——
太阳啊 ! 那时 ,难道你的运转仍能继续 ?

在这漆黑的夜晚 ,我要祈求真主保佑——
你的祷祝声啊 ! 清晨的时候能否升起 ?

^① 玛赫穆德 (978—1030) 是伽色尼王朝时的国王。阿雅兹以貌美著称 ,是玛赫穆德的宠妃。

今夜,所有神祇的大门似乎都已关闭——
哈桑啊!你的祈愿如何才能达到目的?

萨勒曼·萨乌治

全名为贾玛勒丁·萨勒曼·本·哈芝·阿拉丁·穆罕默德·萨乌治(?—1376)。他年轻时曾做宫廷诗人,晚年则避世隐居。他是波斯古典文学家中最后一个写颂赞诗的大诗人,还写过两首长篇叙事诗,以及嘎扎勒、塔尔基·班德、柔巴依、嘎特艾^①。他的诗歌带有苏菲主义色彩,风格接近哈菲兹,以致曾有人把他的一些诗歌收在哈菲兹的诗集中。哈菲兹对萨勒曼·萨乌治也十分称赞,曾写道:“他是学者中的国王——统治着语言的领地;民族的精粹,明哲的教诲,都溶进他的诗。”他的嘎扎勒优美、隽永、豪放,这里选译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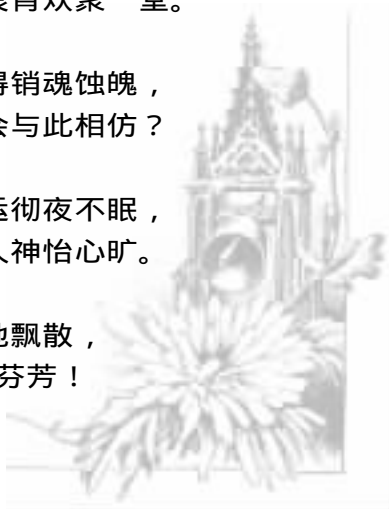
人们主张在这‘前定之夜’要冥思苦想,
但是情侣们却欲在此良宵欢聚一堂。

恋人被艳丽的美女迷得销魂蚀魄,
难道天仙们在今夜也会与此相仿?

爱恋者为了自己的命运彻夜不眠,
一年中唯有今夜最令人神怡心旷。

沉香的袅袅芳烟徐徐地飘散,
是的,今夜的空气多么芬芳!

^① 自嘎扎勒起,都为诗体名称。



如果情侣们约定明天再一次相会，
神秘主义者应当帮他们实现愿望。

若知明天不能如愿，索性今夜痛饮佳酿；
管它是否酩酊大醉，只要能够心欢意畅。

作为“苦行僧”，明年的今日将怎样度过？
但愿仍能同情人相会，并且更加欢畅。

萨勒曼啊！应当屈膝跪倒在她的足前；
若想向她馈赠珍品，别错过今夜时光。

哈菲兹

全名为沙姆斯丁·穆罕默德·本·巴哈丁·哈菲兹（1320—1389）。他的父亲原在伊斯法罕经商，后来移居到设拉子，最后破产。哈菲兹生于设拉子，排行第三，父亲去世时年龄尚小。由于家庭生活拮据，母亲便把他送到面包房里去当学徒。他少年时勤奋好学、聪敏过人，能背诵《古兰经》。其雅号“哈菲兹”，意即“能背诵《古兰经》的人”。他精通经学和阿拉伯文，曾在经学院里讲授过经学。他年轻时就开始写“嘎扎勒”，显露出非凡的才华。中年结婚后有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夭折，一个去印度旅行时遇难，妻子也先他而逝。一三八七年帖木儿攻陷设拉子时，他已是一个贫困潦倒、孤苦伶仃的老人了。去世后葬于设拉子城郊的莫萨拉村附近，后修建成哈菲兹陵园，设有哈菲兹图书馆。

他的诗思想深沉、辞藻雅丽，浪漫主义色彩浓重。他是伊朗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人们不仅经常吟唱他的诗歌，而且还用他的诗歌卜算。恩格斯对他的诗歌艺术评价颇高，歌德也写过颂赞他的诗歌。现在他的诗歌已译成许多种文字。这里选择此位嘎扎勒大师的十首作品。

披散的美发、蕴藉的微笑、婀娜的丽姿；
华美的衣裙、擎着的玉樽、优雅的情诗。

昨夜她来到我床前，坐在我的枕边；
双唇间吐出叹息，眸子里流露醉意。

她贴近我的耳根，哀婉地倾吐心思：
“我多年的情郎啊！难道你已经睡去？”

作为恋人，应在夜间举杯畅饮；
否则，便是对爱情教义的叛离。”

滚开，禁欲者！别对嗜酒者吹毛求疵；
酒是开天辟地时，真主对我们的恩赐。

烈酒浓郁芬芳，甘醴清爽甜淡；
不论她斟什么，我都不剩一滴。

银杯似乎笑意盈盈，情人的美发散香；
多少人哪！也象哈菲兹这样舒心畅意！

尘世间存在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拿酒来吧！留恋世间有何意义？

应以自己的深情换取情人的挚思；
否则，这种苦恋啊还有什么意义？

探寻萨达列^① 和土比^② 并非为了树荫；
美人哪！若只追求妖艳有何意义？

福运正是来自呕心沥血的辛劳；
害怕殚思竭虑，要“心”有何意义？

可知人的生命只有五天的期限；
欢度吧！否则时光便失去意义！

萨吉啊！我们正徘徊在虚无之海的岸边；
抓住时机吧！区分嘴唇和嘴并没有意义。

不要禁欲苦行，该去恢复尘世的习俗；
走出修道院后，走进拜火寺有何意义？

痛苦使我消瘦孱弱，暗抛热泪；
然而若去说明原因，有何意义？

① “萨达列”据说是生长在七天之上的一棵树的名称。该树十分高大，除先在穆罕默德外，再也没有人到达过那里。

② “土比”据说是天堂中的一株树，它的枝叶伸向天堂中的各个大厅，所结的果实各不相同。

哈菲兹的名字虽然含义高雅，
但若向伪善者炫耀有何意义？

三

理想之宫摇摇欲坠，生命根基业已动摇；
来啊！拿美酒来！酒能消除世间的烦恼。

在这蓝天下——人们都应自由无羁；
我为这崇高理想奋斗——感到自豪。

告诉你什么？昨夜我在酒店里昏醉后，
一位传天使把虚幻世界的喜讯带到：

“傲视环宇的苍鹰啊，应在萨达列栖息；
你不该到这苦难而又凄凉的角落筑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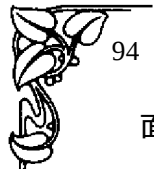
天神正伏在天国的雉堞上把你呼唤——
不知你命运如何，是否会落入圈套？

请牢记我的告诫和规劝，并付诸行动；
这些话都是出自一位受人尊敬的耆老：

“不要因世事搅扰而忘记我的劝诫，
一个苦行僧曾经对爱情这样忠告：

对于我和你，意志的大门已紧紧关闭；





面对命运挑战 ,应舒展愁眉、开颜欢笑。

不要向这腐朽的世界寻找时代真理 ,
这龙钟的老妓已把万千个新郎抛掉。

假如在玫瑰的微笑中没有真挚和忠诚 ,
夜莺热恋的欢歌将会变为哀鸣和悲叫。’”

笨拙的诗人哪 !何必妒忌哈菲兹的才华 ?
是真主赐给他深沉的思想和绝妙的辞藻。

四

苦行僧啊 !别指摘酒徒 ,即使你品德高尚 ;
不应当把他人的罪愆都录在你的记事簿上。

不论人们行善还是作恶 ,何必操这份心——
播下的种子不同 ,收获的果实也就两样。

不论是清醒还是昏醉 ,都应把情人眷恋——
恋爱不分场所 ,哪怕在寺院或者在教堂。

面对酒店 ,我总低下敬慕的头颅——
只要说 :“向它跪拜 !”我定不延宕。

不该使我得不到永恒世界的惠赐 ;
究竟谁好谁坏 ,你可在心中衡量。

不仅是我钻出了虔信真主的帷帐，
即使我父辈也已放弃升天的理想。

哈菲兹哪怕临终之时，也会擎着银盅——
就是到了天国，他也离不开玉液琼浆。

五

温煦柔和的东风携来缕缕馥郁芳香，
老态龙钟的世界再次变得年青力壮。

番红花举起玛瑙杯映红了茉莉的嫩颊，
水仙的炯炯明眸凝望着盛开的郁金香。

心痴意挚的夜莺承受着孤寂的幽怨，
它落在玫瑰花丛时悲凄哀婉地鸣唱。

当我从清真寺来到酒肆，不要恣意指摘——
说教之辞太枯燥，何不畅饮这陈年酒浆。

心儿啊！假若明天象今天这样欢乐，
生活该多么有意义，多么令人向往。

“拉姆赞节”^①之夜不久即会来临，

① “拉姆赞”即伊斯兰历九月，为斋戒之月。“拉姆赞节”指开斋节。



请不要责难“沙邦之月”^①的骄阳。

应向吐蕊展芳的玫瑰倾诉你的情思；
今日繁花似锦，谁知何时花败叶黄。

歌手啊！快把娱宾遣兴的嘎扎勒吟唱；
欢乐不会常驻，谁知道明朝将会怎样！

哈菲兹正是为了你，才来到这人世间；
让我们在永别之前，紧紧地相倚相傍！

六

应对城里的布道者说得直截了当：
口是心非者不能作穆斯林的榜样。

应有豪放不羁、明朗爽直的性格；
假若滴酒不沾，同动物有何两样？

石块变不成宝石，泥土变不成珊瑚；
是纯净无瑕的宝珠，就应光灿明亮。

伟大的真主能使善良的心如愿以偿，

^① “沙邦之月”即伊斯兰历八月。

魔鬼靠虚伪奸诈变不成所罗门大王。^①

爱情所需要的是忠贞不贰，情意缠绵；
但愿不象有些事屡遭挫折，尽是失望。

昨晚她说：“明天我要使人快乐欢畅。”
真主保佑！但愿她不是在信口雌黄。

祈求真主能赐予她温柔敦厚的秉性，
并使我把她爱得如痴似狂神情迷惘。

哈菲兹对她没有一丝的虚情假意；
为我作证者是那光明灿烂的骄阳。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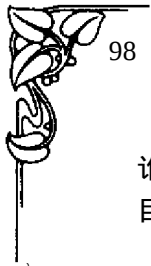
园丁在五天的生命里不时同花倾心交谈，
夜莺却因同花睽离竟被折磨得心神不安。

情人的柔媚娇俏出自清澈明亮的眼睛，
我心情的激扬却产生于她的眉舒发髻。

心儿啊！当被她的柔发缚住时不要叹息；
落风的聪明鸟儿不应不知所措一筹莫展。

① 所罗门（公元前10世纪中叶）是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和继承人。在位时是以色列王国最强盛的时期，曾重征民役，大修宫室，兴建耶路撒冷城墙和圣殿。他以贤明著称。《圣经》中，《箴言》的部分篇章和《雅歌》等据传是他所写。





谁若有茉莉般的清秀眉目 , 漆黑的髻发 ;
目光别落到她身上 , 更要避开她的流盼。

狂热无羁的烈火 , 能够燃遍整个世界 ;
作为国王^① 理应周密计划、谋深虑远。

叛教者为了辩白 , 定虔诚地引经据典 ;
羁旅者若有百种技能 , 将会一一施展。

萨吉啊 ! 不必询问 , 只管执壶注盏 ;
对于爱恋者 , 要将绝好的佳酿斟满。

饮酒时若不弹琴欢歌 , 便不叫哈菲兹 ;
可怜的爱恋者啊 ! 何必那样心烦意乱 ?

／／

夜莺的心思是使蔷薇成为知音 ,
而蔷薇却总想怎样才取悦人心。

情人不该用娇媚折磨所爱的人 ,
身为主人应当体恤侍从的苦辛。

热血的沸腾来源于赤心的纯贞 ,

① “国王”一词 , 在有些诗中喻情人 , 在这里为一语双关。

尔虞我诈只会带来猜忌和苦闷。

蔷薇的艳丽芳菲引得夜莺鸣啭，
否则它怎会发如此癡琮的歌韵。

啊！每当你路过心上人的家门，
为避免撞在墙上，当格外小心。

她出门旅行，能牵动成百行旅的心，
不论在哪里，众人都祝她享有福运。

心儿啊！即使欢乐也应说话谨慎。
爱情十分珍贵，切不可掉以轻心。
欢乐的时候，连苏菲也忘掉一本正经——
为他斟满一盅酒，他定会扔掉缠头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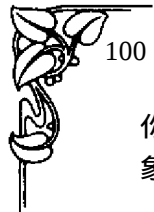
哈菲兹的心儿啊，已同你难舍难分；
他喜爱你的娇媚，请不要使他愁闷。

九

你如熏微的晨光，我似燃尽的残烛；
你粲然微笑吧！我的生命为你献出。

我始终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你的门窗；
哪怕你只向我一瞥，我也就十分满足。





你那长长的秀发使我的心神迷惘，
象紫罗兰扎根在我这心田的沃土。

我感谢你，因为你驱除了我的悲愁；
你的娇姿永远不会在我脑海中模糊。

我作为奴隶，整个一生都含辛茹苦；
从隐痛的心中挤压出千万颗泪珠。

我情人的一举一动都能令我失魂落魄；
媚态不使他人动心，而我却移神眩目。

当情人象清风一样掠过哈菲兹的坟冢；
定能唤醒遗体，使他毅然撕碎裹尸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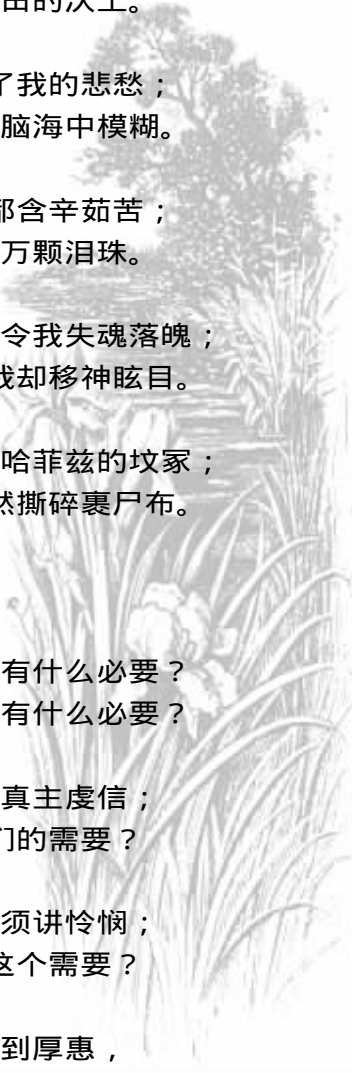
+

游玩在荒无人烟的野地有什么必要？
留恋于寸草不生的荒漠有什么必要？

啊！可敬的！虽然你对真主虔信；
但是请问：你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美好之王啊！为了真主须讲怜悯；
但是请问：难道乞丐有这个需要？

我们这些穷汉虽希望得到厚惠，



但请求慷慨者恩赐有什么必要？

既想置人于死地，何必找借口？

既是富翁，去当强盗有何必要？

“映世之杯”^① 有一颗光明磊落的赤心——
询问它对世界的需求有什么必要？

即使水手把我带到大海之滨，
若海中无珠，下海有何必要？

不要再话语滔滔，废话与人何益？
应和朋友亲密，怎能同敌人友好？

哈菲兹啊！该珍惜自己的珠玑之言，

① “映世之杯”也称“加姆杯”、“吉霍斯鲁杯”，是波斯古代传说中的国王吉霍斯鲁的一只宝杯。他能从这只杯中看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由于此杯能忠实映出世界上的事件，因此诗人说它“有一颗光明磊落的赤心”。



‘天堂’的歌声：黑非洲的诗

打开《非洲诗选》，加纳诗人帕克思的名篇《非洲天堂》那激越、豪放的诗名如轰雷滚滚而来，我们不由展开心灵的双翅，随着雷声、和着‘天堂’的歌声与鼓点奋飞神游……

非洲，多么古老而又朝气蓬勃的大陆！不必诉说你那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丰饶的物产，也不必陈述你过去的苦难，听，拓荒的号子在你蔚蓝的天空中回响，独立——团结——发展，不正是你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基点么！而你的历程，你的业绩，你的前景，激发了多少非洲赤子的灵感！他们对着茫茫大海敞怀歌唱，他们踏着月光下的小路曼声微吟，他们沉思、冥想，他们痛哭流涕、朗朗大笑，他们敲起羊皮鼓，跳起土风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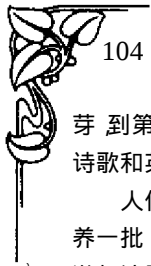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不正是非洲诗人的创作境界及其激情么！

非洲诗歌源远流长。早在殖民主义者入侵之前，非洲各民族就流传着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歌，在非洲诗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非洲民歌是出自黑色泥土的自然诗，质朴醇厚，生意盎然，或在乐师的琴弦上飞扬，或伴武士在疆场驰骋，或在庆丰收的篝火旁催动姑娘们的舞步，或在祭祀的礼仪中带着生者的虔诚酬唱……这些民歌，描述了本民族的兴衰，反映了人与大自然斗争的意志与力量，表达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与看法以及他们扬善抑恶的朴素的道德观念。民歌是非洲诗人取之不尽的营养之源。

用民族文字创作的诗歌，如东非地区的斯瓦希里语、西非地区的豪萨语、南非地区的祖鲁语等，也有相当长的历史。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流传着两部用斯瓦希里语描写反对异族入侵的历史人物姆亚卡、里昂戈的优秀作品。这两部长诗以其波澜阔的画面、富有个性的形象、曲折跌宕的情节，堪称民族文学宝库的一对明珠。

在殖民统治时期，运用法语、英语、葡萄牙语等外来语写作的诗歌开始萌





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趋活跃。现代非洲诗歌的两大分支——法语诗歌和英语诗歌,恰似两株挺拔的椰树,轻风吹过,不同凡响而又遥相呼应。

人们对当年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同化”政策记忆犹新。他们无非是要培养一批“黑肤法国人”,即为殖民政策效忠的当地知识分子,这就不可避免地激起法属国家具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强烈抵触。三十年代初,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圭亚那作家达马、马提尼克作家塞泽尔发起了一场旨在恢复黑人价值的文化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黑人性运动。他们认为,非洲的传统生活是诗人创作的源泉,诗歌要展现黑人的光荣历史,恢复被践踏的黑人尊严。

黑人性运动是非洲现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大批礼赞非洲传统、歌颂非洲尊严、憧憬人类平等的诗人在诗坛崛起。一九四八年桑戈尔编选了《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诗歌选》,标志着法语诗歌划时代的新发展。

与此同时,非洲英语诗人也在如潮的战鼓声中为阿菲利加的文化价值大声疾呼,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南非的黑人诗人以津巴布韦的布鲁吐斯、南非姆特夏里等为代表。他们既是慷慨激昂的诗人,又是英勇奋斗的战士。由于积极参与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他们屡遭迫害。有的被监禁,有的被迫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下半期及六十年代是西非英语诗歌繁荣的时期,尼日利亚、加纳诗坛尤为活跃。代表诗人有奥卡拉、索因卡、奥基格波、布鲁、帕克思等,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非洲现实生活与斗争的作品,为民族独立、人民的自由而呐喊。

东非地区英语诗歌起步较晚,其长足的发展是在一九六二年全非作家会议之后。这次会议在乌干达马凯莱莱大学举行,对东非文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到六十年代中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如坦桑尼亚的卡萨姆、卡梅拉,肯尼亚的安基拉、恩嘎索,乌干达的帕碧泰克等,诗歌佳作层出不穷。

六十年代是非洲大陆翻天覆地的巨变时代。非洲诗歌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战鼓声中空前兴盛,同时爆发出新的活力、新的内容、新的节奏。

七十年代以来,非洲诗歌进入稳步发展阶段。表面上“乌呼噜”(自由)的呐喊不再那么震天动地,黑夜里的呻吟浅唱也很少听闻。独立后的诗歌显然

更为扎实、更富内涵，不仅有对新生活的祈愿，也有对新生活阴暗的鞭挞；不仅有对非洲的吟诵，也有对世界风云的思索；还有一些则表现了创新新生活中非洲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这一重大主题。在表现手法上，兼容并蓄，有的继承民歌，有的引进了欧美现代派诗歌的某些手法，如多层次的立体交叉结构、抽象观念与具体形象结合、以意象的串联表达细微的感受等。

非洲诗歌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在世界文学的行列中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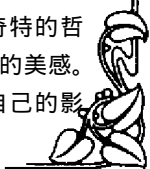
人间要好诗，非洲好诗何其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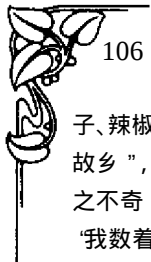
非洲诗好在“真”。真，是诗的生命。抒真情，说真话的诗才能打动人。非洲诗歌无论对非洲、对祖国的礼赞，还是对先辈业绩的缅怀、对传统文化的眷念以及对殖民统治的憎恨，无不出于质朴、真挚的感情。象牙海岸诗人戴迪埃在《感谢您，上苍》中直抒胸臆，大含细入，不仅感谢上苍造就了“黑色的我”，而且任“三十六把利剑刺穿过我的心脏，三十六股火焰烧灼过我的躯体”，为了“黑色的我”，这自豪的信念，“承担起整个世界”的决心却毫不动摇。这种真情难道仅仅是诗人个人情怀的披露吗？不，诗人的脉搏和人民一起跳动，这是人民的心声！

非洲诗歌好在“浓”。生活气息浓，民族色彩浓，创作个性浓。古往今来，人们向往美，歌颂美。约鲁巴民歌《美》，没有着力渲染，没有长吁短叹，也没有玄言哲理，然而它的一系列形象的铺排，那一动一静、一声一色不正是美的韵律吗！美得清丽，美得别致，美得浓郁，既有生活气息，又不乏民族色彩，这就是生命力。

对同一事物，非洲诗人善于以不同的感受、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艺术手法把读者引入诗的境界，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比如对“非洲”，有人把它尊为“母亲”，喻为“恋人”，有人把它描绘成“天堂”、“黑色的木头”，还有人把它称作“黑女子”、“舞蹈”。对于非洲人民喜闻乐见的非洲鼓，卡萨姆以其飞出的节奏暗喻非洲的节奏，含蓄而发人深思，奥卡拉却一面歌颂鼓点儿，一面展开“鱼儿变成了人，人儿变成了鱼”的神奇想象，着力渲染鼓的魅力。前者内涵丰富，后者神奇浪漫，创作个性跃然纸上。

非洲诗歌好在“奇”。奇特的形象、奇特的比喻、奇特的想象、奇特的哲理，在非洲诗歌中比比皆是，奇而不离，使作品常出新意，给人以新奇的美感。雷内伊伏的《普通人的情歌》就是这样一唱三叹，先请人不要爱自己的影





子、辣椒、枕头、米饭、喁喁私语及蜂蜜那般相爱，继而希望“爱我，象爱美丽的故乡”，“象爱一枚金币”，“象爱一只葫芦”，两组排比虽皆寻常之物，却不可谓之不奇，不可谓之不新。至于夏巴尼的“我瘦了，象根绳索那样”，姆特夏里的“我数着——他手风琴般的胸脯的肋骨”，也够奇了。

与奇紧密相连的是“趣”。幽默、机智、妙趣横生。在安哥拉诗人加辛托的《合同工的来信》中，“我”淋漓尽致地在想写的信中倾诉自己对“我的爱”的思恋，甚至联想到这封信将会引起的反响，可说到最后却是两个人都不识字，真叫人哭笑不得。儿童诗《妈妈，我怕……》写一个孩子从怕屋外的大象、怕狗变成大象一直到怕自己的妈妈，使人不禁对这种童稚的恐怖哑然失笑。有些诗则在格式上自成一趣，给人一种不规则中的对称美。

乌干达诗人帕碧泰克的长篇叙事诗《拉维诺之歌》，称得上是集“真”、“浓”、“奇”、“趣”之大成的杰作。它在东非及整个非洲大陆激起强大反响，电台连续广播，学校选作教材，不少诗人以此为范本，创作了一批有份量的叙事诗。这里仅节选其中一章奉献给读者，它将展示一幅饶有风趣的非洲当代社会生活的风俗画。

【加纳】F·帕克思

加纳诗人，曾当过报纸记者，后在加纳电台工作。他主要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诗作，作品豪放、刚健，色彩浓烈，节奏感强，《非洲天堂》是经久传诵的名篇。

○非洲天堂

请赐予我黑色灵魂。
黑色的，
或巧克力的棕色，
或者灰土的颜色，
象灰土一样，



比沙砾黄得多。
但如果可能的话，
让灵魂保持黑色，
黑色灵魂。

请赐予我非洲鼓，
三个或者四个
黑色的鼓。
蒙有风尘黑色的
木鼓——
绷着干燥的羊皮。
但，如果您愿意，
让鼓敲响，
‘蓬蓬’敲响。
时而震天动地，
时而低回轻奏。
响一些，
再响一些；
轻一些，
再轻一些。
让系着蓝色的珠串的葫芦，
应和伴唱，
时而奔放、恣肆，
时而从容、和谐。
让葫芦随着鼓的音调伴唱。
让木棒敲击铁罐
与鼓点、葫芦合唱：



“铿顿锵铿铿，
铿顿锵铿铿。”
请赐予我歌喉：
普通的噪音，
鬼神的噪音，
女人的高音，
男人的宽宏低音。
(还有新生儿的号哭?)

请让舞蹈者光临，
宽肩膀的黑人
光脚踩踏土地，
半裸的女人
前后晃动。
在完美的节奏里
按着达姆达姆的鼓点，
按着铿锵的鼓击乐，
按着神鬼的噪音
歌唱，
放声歌唱！
且让夕阳在上空临照，
青青的棕榈在周围摇曳，
再摆上新宰的家禽，
丰盛的红薯。

啊，亲爱的上苍，
如果有空闲的地方，



请允许
观众入场——
黑人、白人
均请光临。



让观众入场，
让他们观赏：
滴血的家禽，
红薯，
棕榈，
还有欢舞的鬼神。

奥多罗考马——我的乐神，
请让观众入场！
请他们聆听：
我们的民歌，
铁罐的敲击乐，
蓝色珠串的音调，
还有那恢宏的鼓点。

特维雷邦——我的爱神，
请求您让观念入场！
让他们沐浴
带着芬芳的夕阳，
沉醉在我们可爱的
非洲天堂！



【莫桑比克】N·索乌扎

(1927——)莫桑比克女诗人。五十年代曾积极投身于反殖民主义事业,其诗作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笔调清新、细腻,寓情咏志,情真意切。

○如果你想认识我

如果你想认识我
请细细审视、端详
这块黑色的木头
无名的马康戴^① 兄弟
在北部遥远的地方
以他那充满灵感的双手
砍截、雕刻

这就是我——
镂空的眼眶对主宰生活已经失望
双唇在痛苦中微张
伸出大手一双
在诅咒与恫吓中愤然举起
奴役者凶残的鞭笞
在身躯上镌下了有形无形的创伤
骄傲而又神秘
备受磨难而又魁伟健壮
这就是我——地地道道的非洲

^① 马康戴:东非的一个民族,多雕刻艺人。

如果你想理解我
来吧
在黑码头工人的呻吟中
在吞佩族的狂舞中
在恰嘎纳族的起义中
来吧，在一支非洲曲穿过黑夜
流溢出奇异的哀伤中
在这非洲的灵魂前
慢慢地弯下腰

不要再打听我
我不是别的，我是肉体的躯壳
那里，非洲的反抗凝聚着
孕育希望的呐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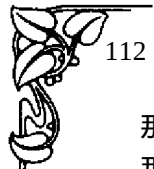
【塞纳加尔】D·迪奥普

○非洲

非洲，我的非洲，
我的祖先，骄傲的武士，
在古老的草原上巡行；
我的祖母，
沿着遥远的河岸歌吟。
非洲，我还没有深深了解你，
但我的眼帘，映着你的血液，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那美丽的黑色血液在田野间流淌。
那是芬芳的汗水，
那是你蒙受奴役的劳苦，
那是你的儿女在蒙受奴役。
非洲，告诉我，非洲，
是你么——那佝偻的背，
那忍辱负重的背？

是你么——这颤抖的有着殷红伤痕的背，
在正午的公路上甘受鞭笞？
于是，一个声音严肃地回答我：
鲁莽的儿子，对面那棵年轻、强壮的
树，
傲然挺立在白色的枯萎的花丛中，
这才是非洲，你的非洲，
昂然向上生长，
坚韧地向上。
它的果然成熟了，
散发着带有苦涩的自由气息……

○在你面前

在你的面前，我又发现我的名字——
淹没在离别的痛苦中的名字。
我又发现那双不再迷茫的眼睛，
你的笑象穿破阴影的火焰，
向我显示出非洲的形象。

(昨天还深埋于积雪之下)

我的爱,十年了,

那充满幻想及纷乱思绪的日日夜夜,

那为酒精折磨的不安宁的睡眠,

那使得今天格外沉重的苦难,

那对明天的渴念,

那被抛入无涯的江河的爱。

在你的面前,我又重现了血的回忆。

笑声象项链围绕我们的年华,

我们的年华迸发出新的欢愉。

○献给一位黑色舞蹈家

黑女子啊——我的非洲的

温暖的传说,

我的神秘的土地,理智的硕果。

你就是舞蹈。

你的舞蹈洋溢着你明快的笑声,

你的舞蹈显示着你健美的前胸

与神奇的力量。

你就是舞蹈。

你的舞蹈诉说着新婚之夜的金色故事,

你的舞蹈激荡着崭新的韵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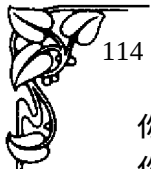
有力的节奏。

黑女子啊——梦幻与星星的凯歌之再

现,

你就是旋转的舞蹈。





你以腰肢的神力 ,展开了新的世界。
 你就是舞蹈。
 我的周围燃烧着神话 ,
 我的周围燃烧着虚妄的学问。
 在你舞步的天国里 ,
 腾起一片片欢乐的烈火。
 你就是舞蹈。
 在你冲天的火焰里
 焚烧伪善的群神。
 你是先知的面容——
 他在树神前贡献了自己的童贞。
 你是包容一切的意念 ,上古久远的声
 音 ,
 骤然驱散了我的恐惧。
 你是语言 ,迸发在
 忘却海岸的光的细雨之中。

【塞内加尔】D·迪奥普

○先辈的声息

宁听天籁
 勿听人语
 水在低吟浅唱
 火焰在噼啪欢叫
 风摇树林萧萧作响
 呵 ,这先辈的声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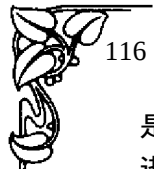


逝者永不消亡
他们在笼罩四周的阴影里
他们在消融于白昼的阴影里
逝者呵，并非埋没在地下
他们在，他们在
在飒飒的树丛里
在呜呜的森林里
在淙淙的河水里
在沉睡的渊潭里
他们在，在人群间
在住宅里
逝者永不死去

宁听天籁
勿听人语
水在低吟浅唱
火焰在噼啪欢叫
风摇树林萧萧作响
呵，这先辈的声息
先辈没有消逝
没有埋没地下
先辈永远不死

逝者永不消亡
他们在妻子的怀抱里
他们在孩儿的号哭里





是火炬焕发新的生命
逝者并非在地下
他们在微微燃烧的火焰里
他们在闪着泪珠的草丛里
他们在哀风刮裂的岩石里
他们,在森林,在住宅
逝者永不死去

宁听天籁
勿听人语
水在低吟浅唱
火焰在噼啪欢叫
风摇树林萧萧作响
呵,这先辈的声息

这声息天天重申自然法则
我们的命运受法则支配
永不消亡的逝者之命运
受强有力的生命之神支配
在床沿,在河岸
在哀鸣的岩石,呜咽的青草
我们与先辈的声音紧密相连
在明灭不定的阴影里
在战栗的树丛里
在抽泣的森林里
在流水,在静潭
我们与先辈的声息相连



逝者并非埋没地下
逝者永不消亡
生命之神汲取逝者的声息
我们与生命之神相连

宁听天籁
勿听人语
水在低吟浅唱
火焰在噼啪欢叫
风摇树林萧萧作响
呵，这先辈的声息



【塞拉利昂】A·尼考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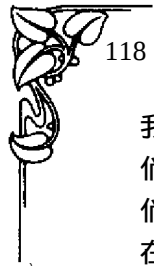
(1924——) 塞拉利昂诗人、小说家。少年时代在本国及尼日利亚求学，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自然科学。曾任塞拉利昂福拉大学校长、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等。他的诗歌、小说曾在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发表、出版。他的诗风趣、练达，富有哲理性。

○在非洲的海滨

我站在这里——
镶着白色花缘的世界边缘：
我的心如大海般浩瀚。
任你的白灿灿的阳光
洗浴我健壮的褐色身躯。

在我黄色的脚掌下，





我感到你的金色沙砾在沙沙作响。
倘若我失去了这可靠的依托，
倘若这蔚蓝的大海将你的一切席卷，
在月亮的潮汐旁
我该何等孤单。

也许我将你想得过好或过坏，
然而在这时而汹涌澎湃
时而涓涓缓流的潮汐之间
我难以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印象。

可当我怀着爱
再一次面对你——非洲，
从那飘渺的水平线转过身来，
你那青青的群山会使我
心满意足。

○智慧与爱的箴言

言语如同牡蛎
许多人只见它外表的坚固
明智者将它捧起 打开
居然发现隐藏着珍珠

言语如同闪电
许多人只见它令人胆战的光亮
明智者却驻足、期待

于是，听见轰隆隆的雷声在回荡

言语如同白日的夜来香

许多人只见那一簇簇绿叶

明智者却等到暮色苍茫

于是，看到它吐蕊展瓣、播芳送香



言语如同波峰浪谷

许多人只见它汹涌翻腾

明智者却站在白沙滩上等待

于是，领略到细流涓涓，波平浪静

啊，非洲，当你对我说

你是那样殷切地钟爱我

（啊，你是一块撕裂的、迷乱的、荒芜
的土地

你神奇、难以捉摸的爱如同潮起潮落）

只要你需要，我一定不离开你

我伫立遐想

我屏息沉思

非洲

也许在你的深处

有着隐藏的珍珠在熠熠闪光

有着未来的荣耀

有着夜来香的神奇、甜蜜的芬芳

我沿着你水沫飞溅的海岸漫步



你的言语并不空洞
 你的言语终将兑现
 我获取了智慧,我期待

【坦桑尼亚】R·夏巴尼

(1909—1962)东非最著名的斯瓦希里语诗人、作家,出生于坦桑尼亚坦噶市郊区,信奉伊斯兰教。诗歌代表作有《非洲人之歌》、《夏巴尼诗选》、《自由之战》等。他的诗质朴、简练,真挚浑厚,哲理性强。东非文学界推荐他为斯瓦希里语桂冠诗人和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开拓者,赞誉“他的创作是东非古典文学的后继和未来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先声。”其诗作深受东非地区人民的喜爱,经常在电台播放。

○坦噶尼喀^①

我想清晰流畅地发出
 “坦噶尼喀”的字音,
 可我的口齿又是多么笨拙!
 上帝呵,世界的主宰,
 请拯救坦噶尼喀吧,
 对我的祈祷,您从未冷漠。

多么贫乏呵,我的诗句,
 对于你——祖国,坦噶尼喀,
 我的吟咏又如此冗长、繁琐。
 我一次又一次地将你呼唤,

^① 坦噶尼喀 坦桑尼亚大陆部分的旧称,意即高原之帆,1964年4月26日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合并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是我的天职呵，向你奉献敬意，
仿佛连我的心也屏息静默。

坦噶尼喀——我全部的心灵，
你虽贫弱，我却不将你嫌弃，
对于任何别国，我的心毫无寄托。
它们再好呵，也不过是浮表的装饰，
我安于贫困的祖国，
没有你，我只能在世间零丁漂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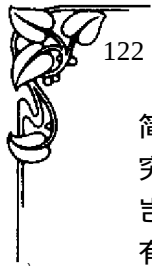
我崇敬你呵，祖国，
爱你那天赋的姿容，灿烂的碧空，
爱那英烈们的魂魄。
我也爱遍布大地的矿藏、珍宝，
就是祖国的空气呵，
也感到馥郁如玫瑰花朵。

坦噶尼喀，你是我的希望和力量，
当风雨如晦，夜色迷茫，
当阴云低垂，狂飙大作，
我投入你的怀抱，
犹如鸟儿飞归树上的窝。
一旦需要献身，我愿赴汤蹈火。

○穷人

你说的我不信，





简直文不对题。
穷人能有权利？
岂不如同儿戏！
有谁结交穷人？
亲友近邻不理。
孤与苦是伴侣，
人世岁岁如此。



○姆夸瓦^①

那是黎明前的夜晚，
茫茫夜色遮住了视线，
鸡未啼鸣，雾未消散，
姆夸瓦^② 迎来最光荣的一天。

夸莱鸟^③

刚开始报晓，
德国兵悄悄摸进了城堡。
姆夸瓦镇定自若，布下罗网，
封锁条条去路，岂容敌人潜逃。

举起长矛、盾牌和大刀，

① 姆夸瓦 坦桑尼亚赫赫族民族英雄，在 1891 年至 1898 年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德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最后壮烈牺牲。

② 姆夸瓦 坦桑尼亚赫赫族民族英雄，在 1891 年至 1898 年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德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最后壮烈牺牲。

③ 夸莱鸟 东非一种鹧鸪类鸟，黎明即啼。

赫赫人如暴怒的狮子腾跃。
德国兵走投无路，溃不成军，
姆夸瓦在激战中壮烈仆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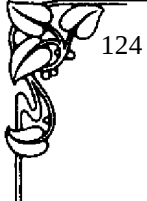
往事越过多少载，
留下的业绩令人缅怀。
姆夸瓦呵，历史的伟人，
英雄的桂冠至今焕发光彩。
生命不以世纪、年月计算。
哪怕只有分秒般的短暂。
英烈的生命伟大、可贵，
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

○青 蛙

青蛙，青蛙，我想知道，
你为何高兴，为何欢跳？
每逢下雨的时候，
你总在湖边朗朗嬉笑。

你呀，没有要漂洗的衣裳，
也不备肥皂来梳妆；
你呀，连水罐子都没有一个，
喜雨又有啥用场？





○我们的错误

没有更好的教材，
比得上我们的错误。
击鼓能手也有漏拍的时候，
谁又能不犯错误？
孩子呵，请把我的话，
牢牢记住！

知错早，
不难将错误根除，
调理好事务，
你的成果将更丰富。
且莫后退，放松手中的缰索，
向前进，策马奔赴！

动物进化到人类，
思想发展也有赖于错误。
错误，能促使人发愤，
错误，又令人鼓舞。
它使我们混乱模糊的思路，
变得一清二楚。



错误是有益的一课，
每个人都要细细读。
细细读呵，把它读通，
读通它呵，你才会成熟。
有错而不反省，
只能是糊涂加糊涂。

当错误将我们折磨，
造就了多少哲人来拨开迷雾？
为赢得尊严，
我们全力以赴。
最后的成功，
决不将我们辜负。

来吧，早些来吧，
我将错误招呼。
趁着年富力强
何惧犯有错误？
早知错，早改过，
可不要待到老态龙钟，迈不开步！

错误就是财富，
错误使人省悟。
它意味着：



磨炼真正的人格和禀赋，
直至我们德行高尚，
不随世俗。

○愁思在心中荡漾

你该知道我的景况，
我瘦了，象根绳索那样！
仿佛连气也透不过来，
吃不下呵，睡不香。
爱情将我折磨，
愁思在心中荡漾。

你该知道我的景况，
我瘦了，象根绳索那样！
不进食呵，不祈祷，
坐立不安空惆怅。
爱情将我折磨，
愁思在心中荡漾。

鸿雁不至呵，
又平添一段愁肠。
不得安寝呵，
整整一月望天亮。
爱情将我折磨，



愁思在心中荡漾。

没有了你，我的爱人，
我怎能欢心、开朗？
你也分明知道，
我心绪茫茫，肠断神伤。
爱情将我折磨，
愁思在心中荡漾。

【象牙海岸】B·戴迪埃

(1916——)象牙海岸著名诗人、作家，出生于阿西尼市，曾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就学，从事文学创作，现在政府机关供职。其诗歌代表作品有《非洲昂然挺立》、《岁月的交替》及《五洲的人们》。他还著有民间故事集《非洲的传说》、历史剧《风暴岛》等。其诗作的特色是构思新，立意深，风骨遒劲，不拘一格，在西非颇有影响。

○感谢您，上苍

感谢您，上苍，
创造了黑色的我。
感谢您，将我造就成
一切悲苦的承担者。
在我的头顶，
压上了整个世界。



我身穿人马神^①的外装
自第一个早晨,就承担起这个世界。

白,不过是应景的颜色,
黑,才是每天的色彩。
自第一个傍晚,我就承担起这个世界。

第高兴——
我的头生来就
顶托整个世界。
我满意——
我的鼻子必须
呼吸世界的每一阵风。
我愉快——
我有这样的双腿
随时准备
跋涉世界的全部炎热。

感谢您,上苍,
创造了黑色的我。
感谢您,将我造就成
一切悲苦的承担者。



① 人马神:希腊神话中的人头马腿怪物,涅索斯。因要奸污赫拉克勒斯(万神之王宙斯和提任斯国王后阿尔克墨涅的儿子)之妻伊阿尼拉,被赫拉克勒斯用毒箭射杀。临死前他把一件染有毒血的长袍送给了伊阿尼拉,告诉她在丈夫有外遇时,给他穿上,这样便可重修旧好。后来赫拉克勒斯穿了这件长袍,受尽折磨,被焚致死。此外“人马神的外装”暗喻承受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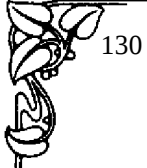
三十六把利剑刺穿过我的心脏，
三十六股火焰烧灼过我的躯体，
我的血液流淌在一切苦难的土地，
 梁红了白雪。
我的血液流淌在每一个黎明，
 染红了大自然。

然而，我依然高兴——
承担起整个世界。
 我依然满意——
我有短粗的臂膀，
我有颇长的双腿，
我有敦厚的嘴唇。

感谢您，上苍，
创造了黑色的我。
白，不过是应景的颜色，
黑，才是每天的色彩。
从黎明时分，我就顶托起
 这个世界。
我的笑声在世界上飘散，
穿过夜晚，开拓白天。

感谢您，上苍，
你创造了我——
 黑人。





○风中的叶片

我是人，我有夜的色彩。
我是风中的叶片，随着我的梦飘游。

我是树，
春天绽芽的树；
我是树液，
在巨人树的空隙里循环。

我是风中的叶片，随着我的梦飘游。

我是他们讨厌的人，
因为我反对陈规旧律；
我是他们嘲笑的人，
因为我反对一切壁垒。

我是风中的叶片，随着我的梦飘游。

我是他们议论纷纷的人，
“他？——哼！”
“他”——你可抓不住，摸不着，
象一阵轻风对你吹拂而过。

我是风中的叶片，随着我的梦飘游。

船长在船尾伫立，
审度那急飞的云朵，
投以人类敏锐有力的目光；
这是一艘不挂帆的船，
在大海上自由滑翔。

我是风中的叶片，随着我的梦飘游。

我是人，我的梦
如繁星纷呈。
我的梦，嗡嗡喧闹，胜似蜂群。
我的梦，比孩子的微笑更欢畅，
我的梦，比森林的回音更洪亮。

我是风中的叶片，随着我的梦飘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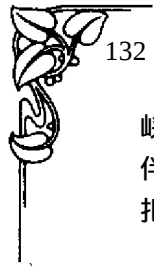
【南非】M·库奈奈

(1930——)南非著名诗人，生于杜巴尔，毕业于纳托尔大学。现侨居英国，从事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斗争。他的诗歌感情饱满，形象鲜明，跳跃大，角度不断变换，亦不乏美丽奇特之比喻。一九五六年曾获班图文学竞赛奖。

回音

在夏季广袤的山峦之上，
我将托付万物之母——太阳，
以她那长长的倾斜的光线将你捎带。





峡谷缓缓起伏
伴唱着赞美诗，
把银河的光辉洒落在荒漠的原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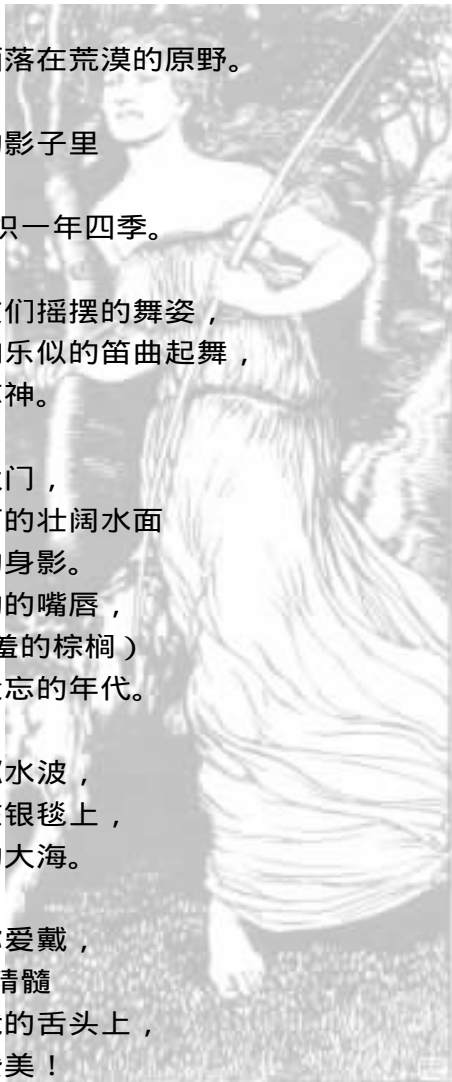
在永恒的地球的影子里
我们将会面；
我躺在那里，编织一年四季。

你将沉醉于亲友们摇摆的舞姿，
他们伴随着交响乐似的笛曲起舞，
连水莲也入迷忘神。

我打开青山的大门，
且让鲁维佐里河的壮阔水面
悄悄地摄下你的身影。
连陆地微微翕动的嘴唇，
(对着利比亚害羞的棕榈)
也会唤醒久久遗忘的年代。

赞比西河的粼粼水波，
将你的名字载在银毯上，
流向遥相呼应的大海。

让我不仅仅将你爱戴，
要不，你生命的精髓
将沉重地压在我的舌头上，
你是如此值得赞美！



○壮美的青春

我爱雄狮的孩子
当它们的鬃毛开始丛生
感奋过多少古代英雄
我看见它们的远大前程
当它们向羚羊柔软的颈项俯冲
它们为自己的敏捷迅猛久久地自豪
我赞美它们力的技巧
深知不用多久它们将制死野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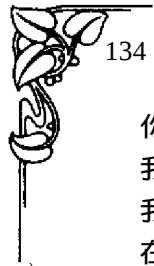
肯尼亚 J.O. 奥古吐

(1944——)肯尼亚青年诗人，出生于基苏姆，现在东非出版社工作，常在东非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他的诗生活气息浓郁，展示出一幅幅当地乡村的风俗画。

○飘渺的呼唤

我听见甜美的声音及我的心跳。
谁在呼唤？谁在门外呼唤？
是那呼啸的风？风声湮没一切。
从床上的枕头
我听见树叶的飒飒声，
它们在西风中战战兢兢。
我听见清泉在耳语，河水在交谈；
虫儿尖叫，鸟儿鸣啾。





你听见树叶的飒飒声么？
我听见有人在呼唤，
我的心在跳，
在激跳、在剧跳，犹如水泵

声音来自黑暗，
来自森林深处。
打着唢哨的树叶
谁在呼唤？
我听见风中的声音在交谈，
我捕捉着声音，
就象梭子
穿行于回声与耳朵之间。
我听见了树木在说话，
看见它们擦着泪眼，
它们的脚滴着血污。

你没看见树木在走动，
在狂热地蹂躏，舞步翩翩，
闯入了我的思绪之中？
树木在呼叫，然后象
荡桨的船儿，远去的风帆
渐渐地，渐渐地消逝
在远处——
那里，天空的嘴唇亲吻
遥远的大海和群山。
那里，太阳在苍穹里，



默默地退隐。
英雄的声音由近及远
渐渐地消散。
人们感到孤单，
就象一堆木柴
闲置在放假的学校里面。

○牧童

我们的心眷恋
乡村欢乐的日子。
在起伏的绿色牧场，
我们巡游徜徉。

牧牛在草原游荡，
我们热得发慌。
拖着疲乏的步子，
我们来到清冷冷的小溪旁。
笑语朗朗在水中洗浴，
炎热的下午变得如此凉爽。
碧空与飞鸟
倒映在静静的水面上。

我们咕嘟咕嘟地畅饮，
我们晃着树叶闲逛。





放眼那螺旋上升的炊烟，
飘忽在寥廓的地平线上。
哦，地平线上还有
牧牛沿着遥远的山坡游荡。
我们唱呵，跳呵，
痛快地捉迷藏。

大田里有那长着穗儿的玉米，
高高的带着浅黄花粉的玉米。
我们在田里穿行，粉灰洒落全身，
四处寻觅迷路的山羊。
太阳的眼睛如绯红的火炭，
牧牛惨叫，晃着铃铛。
在它们身后，太阳伸出
阴影的手指，细长细长。

那些天真无邪的日子，
是我度过的最好时光。
甚至不聪明的人也有所得！
每个人都有所得。
呵，我们的遐思投下了
影子——昔日的一串串形象。

○即将打鸣的雄鸡

致一位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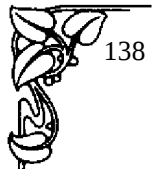
它的喉咙酝酿着打鸣，
这只小雄鸡在轻唱：
的克—咯，的克—咯……

给它一点儿时间。
这只小雄鸡在轻唱：
的克—咯，的克—咯……
脖颈在收缩，
羽毛在耸立，
雄赳赳引而不发，
显示出无言的挑战。

啊，旁观者，请注意，
注意小雄鸡的轻笑。

它很快会放声大笑。
这小雄鸡，
的克—咯，的克—咯
正是‘喔喔喔’的前奏。





给它一点儿时间。

这小雄鸡在轻唱：

的克—咯 的克—咯……

短跑家

我听到你的声音，

在芦苇间回响。

我看见你的身影，

在水面上浮荡。

你汗水的清芬，

在风中飘散。

你健美的形体，

在我梦乡里闪现。

我见到你，

在圆溜的山岩上奔跑。

你捧着山果亲吻，

又与牛背鹭^①欢笑。

于是，我也撒开双腿迅跑，

可是，我在哪里才能将你追到？

【尼日利亚】G·奥卡拉

(1921——) 尼日利亚四大诗人之一，出生于伊卓，毕业于乌莫希亚



① 牛背鹭：一种常与野牛、犀牛为伴的小白鸟，以啄食牛背上的寄生虫为生。

大学，曾当过印刷装订工，现在东方省新闻机关供职。其代表作品有诗集《渔人的祈祷》（1978）。奥卡拉的诗歌以描写乡土情见长，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注意意象的新奇，颇见功力，并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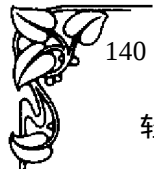
○神奇的鼓

神奇的喜在我心中敲响，
随着鼓点儿
多少鱼儿在河中摇尾起舞，
多少男男女女在大地翩翩起舞。

但是，她在树后
伫立，
腰围一束绿叶。
她微微笑着，
轻轻晃动她的头。

我的鼓声仍在回响，回响，
激越的拍节
震荡着四周的空气；
激励着生者、逝者
舞蹈、唱歌，
投下纷乱的影子。
但是，她在树后
伫立，
腰围一束绿叶。
她微微笑着，





轻轻晃动她的头。

鼓点随着
世间万物的节奏跳跃。
天空的神眼骤然闪亮，
鼓点召唤着河神、太阳、明月。
树木翩翩起舞，
鱼儿变成了人，
人儿变成了鱼。
万物骤然停止生长。

但是，她在树后
伫立
腰围一束绿叶。
她微微笑着，
轻轻晃动她的头。

于是，神奇的鼓点在我心中
停歇——
人儿又恢复了人，
鱼儿又恢复了鱼，
树木、太阳、明月
又各就各位，
死者进入地下，
万物又开始滋生繁茂。

她伫立在



树后，
脚下根须萌发、蔓延，
头上绿叶舒展，
一缕缕青烟从鼻孔里飘出。
她笑着，嘴唇微咧，
仿佛幻作一个黑黝黝的孔穴。



于是，我收拴我神奇的鼓，
转身而去；
再也没有击出这么强的音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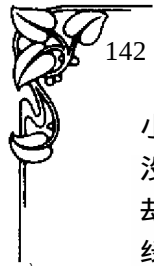
○钢琴与羊皮鼓

河边，破晓时分
我听见丛林的羊皮鼓敲响
神秘的节奏，急切，扩张
如流血的肉体，诉说
萌动的青春及万物之起源。
我看见——

黑豹弓身欲扑，
花豹怒吼腾跃，
猎人们蹲伏着，手中长矛瞄准前方。

我的热血泛起涟漪，化为急流
冲击着岁月
忽而我又回到母亲的怀里吮吸着，
忽而我又沿着小路徜徉。





小路呵，质朴、坎坷，
没有时髦的装饰、摆设
却散发着脚步匆匆的余温，
绿叶与野花丛中
搏动着一颗颗求索的心。

蓦然，我听到抽泣似的钢琴独奏，
眼泪灌注的协奏曲
述说着路途的迷茫，
述说着土地的遥远，
陌生的地平线。
带着充满诱惑感的渐弱、渐强及
配合旋律，却陷入
复杂的迷宫，
中止于乐章的片断中。

在河边，破晓时分，
我迷失于一个时代的晨雾里，
徘徊在丛林羊皮鼓的神秘节奏
与钢琴协奏曲之间。

○从前……

从前，孩子，
人们总是以为心灵欢笑，
以眼睛欢笑。
可现在他们总露着牙床笑，

他们眼神冷若冰霜，
却在我的影子里寻找。

从前，真的，
人们以心灵握手，
而如今一去不复返了，孩子。
他们虚伪地握手，
那左手却在搜索我的口袋。



“不必客气，这儿就是自己的家”，
“欢迎再来”，他们说。
而当我真的前去做客，
一次，两次，
却没有第三次。
因为这时我发现
门朝我紧锁。

于是，我学到了许多，许多，孩子。
我学会了装扮许多脸孔——
象穿衣服似的：家里的脸孔、
办公室的脸孔、马路脸孔、主人脸孔
鸡尾酒会脸孔。
我还挂上他们温柔可掬的笑容，
如画像那般死板的笑容。

我也学到了用牙齿笑，
学到了虚伪地握手，



我学着说“再见”，
心中的意思却是再不见；
我说着“见到你很高兴”，
其实满肚子不高兴；
我厌倦了，却说“与你谈到很愉快”。

但，孩子请相信我，
我要的是从前的我。
我要摆脱一切虚伪，
我最渴望再学习，
学习怎样笑。
因为我的笑容
在镜子里只显示出
我的牙齿如蛇一般狰狞。
孩子，告诉我
该怎么笑。告诉我
当我象你这个年纪
曾是怎样地笑。

○你笑呵，笑呵，笑

在你的耳际，我的歌
是油路不畅的汽车，
嘶哑干嚎，熄火抛锚。
于是，你笑呵，笑呵，笑。

在你的眼里，我诞生前的步态

掠过你杂乱的想象，十分粗蛮。
于是，你笑呵，笑呵，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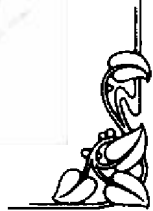
你笑我的歌，
你笑我的步。
我跳起了富有魅力的舞蹈，
合着会说话的鼓点，
但你闭上双眼。
你笑呵，笑呵，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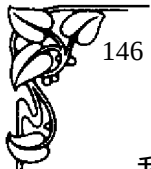
我敞开我神奇的心胸，
如天空那般宽广。
你却躲进汽车里。
你笑呵，笑呵，笑。

你笑我的舞蹈，
你笑我的心胸。

你笑呵，笑呵，笑，
但你的笑声冷若坚冰，
冻僵了你的心胸，
冻僵了人的笑声，
连同你的耳朵，舌头和眼睛。

现在该我笑了。
但我的笑并不冰冷，
我对汽车、冰块皆不知晓。





我的笑是苍穹眼里的火，
地球的火，空气的火，
海洋的火，河流、鱼类、动物、树木的火。

它将消融你的心胸，
它将消融你的笑声，
你的耳朵，
你的舌头，
以及你的眼睛。

于是一个不大小的疑团
罩住了你的影子，你喃喃问道：

“为何如此？”

我回答：

“因为地球永恒之热力，
通过我们的赤脚
传递给我的父辈及我。”

○风的精灵

飞来了，一群鹤鸟飞来，
在沉寂的天空闪着白色的亮点。
它们曾去北方寻觅
更美好的气候安置自己的家园。
那时候，这里正是阴雨连绵。

现在它们回来了，与我作伴。

啊，风的精灵

跨越了众神的禁锢之手，
它们向北、向西、向东，
任意飞翔。

而我却被众神所限，
坐在这块石头上面
观看它们
从日出到日落，充满活力，
穿梭般往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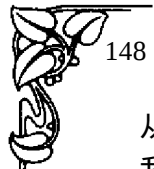
于是，一方红红的池塘波动起来，
每一圈涟漪都是天性的呼唤，
每一百万个细胞内涵的渴求。

啊，众神之神，
难道我心中的鹤囚禁在
长发和黑肤里面，
就不能领受祈祷钟
在正午、傍晚的召唤？

○努恩河的召唤

我听见了你的召唤！
从远处我就听见，
听见你的召唤





从起伏的群山环抱中穿越而来。

我想再一睹你的面容，
感受你清凉的拥抱，
或者在你的河边坐着，
大口吸进你的气息；
或象岸树那样，凝视
我自己的映象在河中展开，
聆听黎明的嘴唇流出的歌，
追溯那逝去的年代。

我听见你哗啦啦的召唤，
听见召唤声远远传来，
荡起了一个孩子的幽灵。
他在倾听河鸟
欢呼你的水波闪耀银彩。

我的河呵又在召唤，
永不停息的水流推动
我的独木船
在既定的航程中顺流而下。
每一个即将消逝的年华，
都带来海鸟的叫唤，
这最后的叫声平息了汹涌的波澜。
独木舟翻身朝天，
它那沉默的幕帘，
被海鸟的鸣叫撕裂成两片。



啊，不可思议的上帝，
莫非未诞生的星星将是我的导航，
引向您最后的召唤？

哦，我的河流之复杂的航程！

【安哥拉】A·内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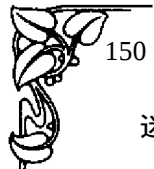
(1922——1979) 安哥拉诗人、政治家，出生于贝戈，曾在葡萄牙里斯本攻读医科。四十年代末，与诗人 V·克鲁茨等一起发起“让我们来发现安哥拉”运动。一九六〇年当选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安哥拉独立后出任总统，一九七九年被暗杀。他的诗多以反抗殖民主义为主题，贯穿着战斗精神，格调激昂，感情真挚，读之令人振奋。

○夜

我生活
在世界的黑暗角落
没有生命，没有灯火

渴望生活
我在行头徜徉
摸索自己的路
陷入无形的梦幻
踉跄地跌进奴役的网黑暗的角落
廉耻的世界
那里，意志被磨砺
人为了物质的欲望





迷迷茫茫

我走着 蹒跚地走着
穿过没有光明的
未名的街
充满神秘及恐怖的街
我与幽灵并肩而行
这又黑又浓的夜色……

○辞行

我的母亲
(呵,与骨肉分离的黑母亲)
你教我等待 教我期望
象你在那些灾难之日那样

但在我的心中
生活已将神秘的希望扑灭

我不再等待
因为 我恰恰是人们翘首以待的人

希望就是我们自己
普你的孩子们
正走向信仰——充实
生命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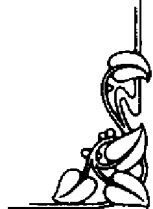
我们——荒野里光屁股的孩子
 上不起学 玩着破布扎的球
 正午的原野
 我们在咖啡园里
 燃烧自己的生命
 冷漠的黑汉子
 必须敬畏白人、富人
 我们是你土生土长的孩子
 电力永远通不到这里
 人们酗酒垂死
 被死神的鼓乐的节奏所遗弃
 你的孩子们
 有的挨饿
 有的干渴
 有的羞于叫你妈妈
 有的不敢穿越马路
 有的害怕见人

 只有我们自己
 才是复苏生命的希望

【几内亚】N·哈里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1923——)几内亚著名诗人，出生于科纳克里。他的诗作深沉、含蓄、凝练，饱和着对非洲的真挚感情。



○雨

西风摇动树叶
树叶片片飘零
不幸的非洲
苦难的心
受创伤的心

酷热的太阳焚烧着草原
草原对丰收关闭了大门
被盗窃的收成在粮仓沉睡
哦，饥饿的非洲

一阵阵狂风
破裂的心死一般沉静
毒日炙烤皮肤
大草原尽是荆棘
我阴沉的心在流血

看吧，此刻正下着秋雨
雨水冲断道路
泥泞得叫我举步艰难
迟疑的脚步把我引向何方
何时才能返回故乡

黑檀似的面颊上雨水已净

迎着新生婴儿的啼哭
大海又挺起丰满的胸脯
让风儿在雨中与绿叶一起歌唱吧
我的太阳
将把眼泪灼干

【津巴布韦】D·布鲁吐斯

(1924——)津巴布韦著名诗人，出生于索兹伯里，曾因反对种族主义被判苦役十八个月。代表作有诗集《汽笛、钩爪、靴子》(1963)、《给玛莎的信》(1968)等。其作品深沉、遒劲，而对受压迫、受奴役的现实，诗人没有低沉的喟叹、悒郁的悲吟，表现

〇冷

潮湿、阴冷的水泥地
吮吸我们的光脚

水蒙蒙的黄灯
照在湿漉漉的灰墙上

残草
沾着半晨三点的露水
黑乎乎的，唯有叶边闪着亮点

我们坐在混凝土上
手指抓起
无糖的面团



送进嘴里

苦役
刻板的路

要么磨炼得更刚强
要么麻木,认可现状

灰色的狱吏说什么
“这帮东西
我无暇旁顾”

“他们比野兔更坏
只有枪毙”

头上
星星闪着朦胧的雾光
野花在脚下绽放

我们的脚踝、手腕
套着锁链
串绑一起
长镣叮当。

星光闪闪
我们开始艰难地挪步

【南非】M·姆特夏里

(1940——) 南非当代著名诗人，生于约翰内斯堡。代表作有诗集《牛皮鼓之声》。由于积极从事反对种族主义的活动，曾遭受南非当局监禁。其作品富有民族意识，对人民的苦难饱含同情，对种族主义的罪恶鞭挞有力，诗歌笔调清新，构思别致。

○饥饿人的脸

我数着——

他手风琴般的胸脯上的肋骨，
仿佛是雕塑家以其饥饿之手，
刻就这嶙峋的瘦骨。

他张望着，闪着发亮的眸子，
只看见似天高的货架，放着甜面包；
灰色的皮肤干燥、紧绷，
犹如医生带着的手套。

他的舌头，时而伸出时而蜷缩，
好比一条石龙子^①，
将一簇蝇子捕捉。

啊，孩子，
你的空腹就象狮子的巢穴，

① 石龙子：爬行动物，生活在草丛中，捕食小动物。



白天,黑夜都在吼叫。

○荡秋千的男孩

他慢慢地荡起，
前——后，前——后，荡呀荡。
快了，更快了，
一忽儿升腾，一忽儿飘降。

他那蓝色的衬衣，
在和风中哗啦啦作响，
如同一只破碎了的风筝，
在空中来回飘荡。

世界在他面前旋转：
东变成了西，
北转成了南，
四个方位在脑海里相撞。

哦，妈妈——
哪里是生我的故乡？
什么时候我能穿上长裤？
爸爸又为啥被关进牢房？

【南非】M·塞罗特

南非诗人，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诗作。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内涵丰富，音乐性颇强，寄托着对自由独立的向往与追求。

○从地狱到天堂

我不知道我曾在哪里，
但，兄弟，
我知道我正走来。
我不知道我来自何方，
但，兄弟
我听到了召唤。
地狱！在那里我默默地啜泣，
然而我期待至今。
我不知道我曾在哪里，
但，兄弟，
我知道我正走来：
我来了，象一排波浪。
可是哟，我的脚下沾满沙砾。
我不知道我来自何方，
我感到如此虚弱，天堂！如此困乏。
但，兄弟，
那是曼库库^①的号角么？
地狱！我的灵魂如受鞭笞的肉体
那般疼痛，
然而我忍耐至今。
我不知道我曾在哪里，
但，兄弟，

① 曼库库：传说中的武士，英勇善战。





我知道我正走来。
我不知道我来自何方，
但，兄弟，
我来了，象掠过草原的风暴。
可是哟，我面前竖着一堵堵石墙！
我不知道我曾在哪里，
我如此恐惧，仿佛一股旋风（一瞬间么？）
但，兄弟，
我知道我正走来。
我不知道我来自何方，
但，兄弟，
那是杜米尔^①的身影？
地狱！我的意志如心脏一般激跳，
难以平静；
而我的遍体鳞伤——何时结痂康复？
然而我依然能走、能干、能笑。
我不知道我曾在哪里，
但，兄弟，
我知道我正走来。
我不知道我来自何方，
但，兄弟，
我有一副嗓子，象青山上空的雷电。
可是哟，我的面前有闪着凶光的警察！
我不知道我曾在哪里，
感到如此深沉、深沉的失望。

① 杜米尔：当地神话中的巨人。

但，兄弟，
我知道我正走来。
我不知道我来自何方，
但，兄弟，
那是索科^①的声音么？
地狱呵，天堂！



【几内亚比绍】米德莱赛

几内亚比绍诗人 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在武装斗争年代创作了不少激昂的战斗诗篇，笔调犀利、感情奔放。

○我听见黑色的历史在歌唱

城市的灯火在我心头掠过，
但它们的闪光并没有穿透我的心房，
我心灵里仍保持黑色的深度。
我听见黑色的历史在歌唱。

我听见血液在奔流，
听见监视黑奴的白鬼
将皮鞭甩响一千回，
他眼里闪着火星，嗓门如闷雷。

我们是沉沉黑夜的儿子。

① 索科，传说中的祖先的英灵。



哦,黑夜,被不寻常的疾呼
撕裂扯碎——
几百年压抑的愤怒
如今化为殷红的鲜血汨汨。

哦,奇异的世态,
哦,城镇的灯光。
你的光明不与我为伴,
在我心灵深处,黑色的大鼓咚咚作响。
我听见黑色的历史在歌唱。

【坦桑尼亚】Y·卡萨姆

(1943——) 坦桑尼亚著名诗人,生于达累斯萨拉姆,毕业于东非马凯莱莱大学。一九六五年荣获英联邦国家艺术节诗歌奖。他的诗,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形象,笔触细腻,诗意隽永。

○马及马及^①

在土屋外,坐在一张小凳上,
大爹缓缓的搔着头,
回忆着,回忆着。
他暗淡的灰眼一眨一眨眺望着远山,
轻轻地,断断续续地谈起:
那激起凶祸情感的风烟,
那回响凶兆的树叶儿,

① 马及马及:1891年至1898年坦噶尼喀人民反对德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

那自由的人们议论救援，
那英雄的武士宣誓参战。
然后，他停顿下来，吸了吸鼻烟：
德国人——”他摇摇头，耸耸肩，
“是的，他们来了——带着枪，
说真的——许多枪支。”
他的目光缓缓移动，
扫视席地而坐的听众。
他指点着右边的关山：
“山上回响着鼓点，
狂怒的呐喊：
多少天哪，
回响着先祖精灵的呼唤，
震荡着奇异的山岚。”
他双手捧着脑袋，
注视土地，款款开言：
“他开枪了，不是水，不，不是水^①！”
他抬起头，满腔愤懑，
颤颤巍巍地挥动老拳：
“死了，我们，都牺牲了。”
老爹的话音落下来，沉默，寂静，黯然。
听故事的人们互相严肃地对看，
不约而同地应和着最后的哀挽。
未了，老爹无力地慨叹：

① 水：马及马及起义中，一位群众领袖为了动员人民参加斗争，传说子弹打在身上会变成水。



“德国人来了，又走了，
多少年呵，多少年，
再没有敲响这惊心动魄的鼓点！”

○鼓

赤足。红土。
鼓声咚咚，
飞出节奏，
肌肉与鼓点合着节拍。
全身大汗淋漓，
充溢着力量，
在摇曳的篝火边闪闪发光。
黑夜是漫长的，
鼓声分外激越，
变化着如痴如醉的表情。
脉搏跳到了鼓点的前面。
鼓声振奋着跳舞的人们，
舞蹈者又使鼓手豪兴满怀。
热情消歇。
气氛平静。
擦一擦尘土与汗水。
但是脉搏仍在急促跳动，
肌肉还绷得紧紧，
鼓声萦回耳际，
万籁溶入漫天飘飞的韵律，
啊！非洲的节奏！

肯尼亚 J·卡里乌基

(1931——) 肯尼亚诗人，就学于肯尼亚行政管理学院。诗作洗炼，具有非洲民族主义意识，讴歌非洲大陆的觉醒。

○安哥拉苏醒

他们不再沉睡。
机关枪愤怒地射响，
垂死的呼喊
淹没了他们跳舞的羊皮鼓点。
而明天——
会有明天么？
他们不再沉睡。

觉醒的风从北方吹来，
驱散了苦难生涯的绝望。
他们虽死，子子孙孙
将再一次应召抵抗。

他们并非孤立，
破碎的大陆呼应着他们的呻吟。
压迫者永不能再和平安宁地翻耕那渗血的大地。
他们不再沉睡……

莫桑比克 J·莱贝罗

(1940——) 莫桑比克诗人，生于洛伦索·马贵斯，毕业于考埃波拉大学。



学。他积极参与民族解放斗争，曾任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新闻书记。他的诗澎湃着战斗的激情。

○诗一首

来吧，兄弟，
告诉我你的经历。
来——指给我你身上
敌人留给叛逆者的创伤。

来吧，对我说：“这里
我的双手受过伤，
因为它们保卫了
自己的土地、家乡。”

“这里我的身体备受折磨，
因为它拒绝向入侵者屈膝投降。”

“这里我的嘴受过伤，
因为它敢于高唱
祖国人民的自由。”

来吧，兄弟，
告诉我你的经历。
告诉我叛逆者的梦想，
你，你的父亲，祖祖辈辈
在没有阴影幽美可爱的夜晚，



默默地冥思遐想。

来吧，告诉我，这些梦想化为
反抗，
造就了英雄，
夺回了土地村庄。
无畏的母亲，
送儿郎去战斗。



来，告诉我这一切，
我的兄弟。

然后，我将这一切锤炼成简洁的话语：
让孩子们都能理解的话语。
象风一般，吹入每家每户的窗。
象通红灼热的火炭
投在我们人民的灵魂上。

在我们的大地，
枪弹正将花朵催放。

【马里】S·西索科

(1940——)马里著名诗人，出生于马里，现在塞内加尔定居。诗作多刊于《非洲存在》等杂志。其诗自然明净，感情奔放，节奏感强。



○呵,大地

呵,大地
我将他——我兄弟的遗体
安放在你温柔的胸脯上
在那瀑布冲刷崖脚的地方
请保护他们
呵,大地
在你的粘土层中保护
我兄弟的遗骨

我将在夜晚
经常去那里悼念
在梦幻的考拉斯琴^①上
我的心奏起急速的和弦

而有朝一日,自由的风
在我身后吹拂
在你的群山、沙丘
你的河流、平原吹拂
呵,大地
让自由的风
轻轻摇晃着
我的兄弟——



① 考拉斯琴:西非流行的民间乐器,有21根弦。

肉体受到摧残的英雄
他们死去了
而自由得以永生

情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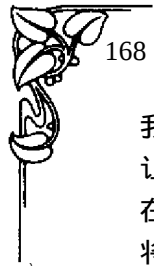
索蓓，在你欢乐的时辰，
我的索蓓，在你欢乐的时辰，
你的微笑抚爱着我的眼睛。

我多想成为你的欢乐，
来绽开你那郁金香似的脸庞。
哦，让我陶醉在你的嘴唇上，
让我静默在你的声音里，
哦，让我沉静在你黑色的眼睛里。

当我的黑姑娘行走时，
我多愿伏在她的脚下，
让我亲吻她的脚，
任我的心受踩踏。
呵，我的上帝！

当我的黑姑娘打扮起来，
她就是索戈伦——马林凯的公主，





我多想变成她身上的宝石、金鞋。
让我用线 ,用宝石 ,用皮革 ,
在我的手指间 ,
将她的身子织进最纯洁的钻石里 ,
编进我闪光的诗篇里。

【冈比亚】L·彼斯特

(1932——) 冈比亚著名诗人、小说家 ,出生于贝索斯特 ,医科大学毕业。曾在英国行医近十年 ,一九七〇年回国。代表诗作有《诗选》(1964)、《卫星》(1967)。他的诗题材广泛 ,手法多变 ,有咏叹 ,也有疾呼 ,有旧时代的挽歌 ,也有新时代的进行曲。

○我们回家来

我们回家来。
从不流血的战争 ,
怀着空荡的心 ,
我们的步子充满自豪。
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 ,
我们多次自问 :

“被人爱 ,又遭遗弃
代价是什么 ?”

我们回家来。
带回誓言 ,
写在横越天空的
霓虹的彩色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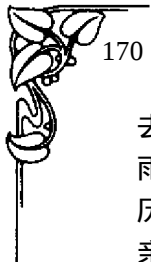
为了埋葬。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是为了昨天的罪行
来献放花圈的时候。
夜森森，
时光消溶，
明天于我们似乎陌生。
流水般的鼓点
应和着星星，
森林在呼号——
树丛间
阴暗的太阳闪现。

我们回家来。
当黎明颤悠悠
唱起异国的歌——
死亡进行曲
曾将我们的耳膜刺激。
我们深知苦难与眼泪
取决于旋转的钱币。

我们回家来。
来到青青的山坡
来饮享温暖 聆听和谐的鸟歌；
来到灼热的沙滩
看船儿驶向大海深处





去收获,去晾晒。
雨点儿把人折磨。
历尽艰辛的沙鸥
亲吻着细浪高波。



我们回家来。
穿过闪电,
雷雨
瘟疫、干旱”
发潮的灵魂
萦绕在沙砾路上,
支撑着肉体痛楚的呻吟。
这灵魂对世界无所奢望,
只企求:尊严。

【喀麦隆】S·迪波科

(1936——)喀麦隆诗人、剧作家,生于杜瓦拉,童年时代在祖父农庄里度过,先后在本国及尼日利亚求学,曾任尼日利亚广播公司记者,现在法国“非洲存在”出版社工作。他主要在《非洲存在》、《过渡》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其诗作想象奇特,构思新颖并富有哲理。

○我们的历史

波浪终于涌来
就象驼背的潜水者
带着来自远海的收获奋游



波浪的闪光激起珍珠般的幻象
波峰涌着海岸，将巨轮推得高高
仿佛鲸鱼的尸体在水上浮漂

当阳光在长缨的矛头闪耀
我们的视线也变得恍惚
仿佛在闪电及制胜的枪火中穿行
森林在雷击中燃烧

于是，我们的生活改变了装束
从花豹皮
到假狮的图案
生活象蝴蝶的翅膀被鞭笞
破碎飘零

○明天的节奏已经响起

明天的节奏已经响起，
在长河那边的山峦。

虽然，我们会消失，如同风穿过
对峙的巢窠。
我们一定会回来，
就象鸟儿来来往往。

你记得那又圆又大的月亮吗？
碗一般的花朵从云间绽开，



云层象一片黑茫茫的原野
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伊赛莱^①

忍饥挨饿的抽泣被淹没，
我们的呼吸与群山的声息融汇一起，
我们在时间的柔软的边际，
驰骋我们的话语，犹如风筝。
傍晚，新的春天诞生，
当天空以新月形的紫丁香的晕轮
给至亲至爱者戴上冠冕。

【津巴布韦】E·马扎尼

(1948——)津巴布韦青年诗人，生于伊尼亚加地区，在大学时代即主编学院的文学期刊，现在乡村小学任教，用英语及当地肖纳语写作。他的作品着力反映非洲乡村的风貌，维护传统文化，同时也形成自己的特色，朴素自然，不事雕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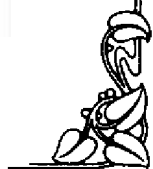
○非洲舞蹈

哪里去了？年迈的老爹阿婆，
莫非都离开了人世？
这些狂舞的老手！
半裸，半疯，还带四分之一醉意！
水酒刚端上来不沾点滴，

① 伊赛莱：塞内加尔境内一处地名。

时间唱晚，水酒饮尽。
他们是伟大的酒徒，而又遵从习俗。
如今这一切一去不复返——毁坏了！
我们祖辈的爵士乐，摇摆乐的先声！
我们能干些什么呢？
重寻那些兽皮、木鼓、绳索和羽毛？
我的祖母是一个舞蹈家，
能远跳六英尺的舞蹈家。
还有什么更使我们愉快的？
这粗犷，狂热，充满活力的舞蹈——
而今再也见不着。
而今我们喝桔汁，忘本了。
我们的肌肉、血液、头脑
在渴望自己的舞蹈。
我忘不了我见过的五位姑娘——
她们的乳峰又硬又高，
她们的背脊用牛油涂得发亮，
她们的脚也闪着柔和的光泽。
我目不转睛地瞧呵瞧，
这是非洲舞蹈。

鼓与鼓手哪里去啦？
盛酒的大坛哪里去啦？
哪里去了，那装饰美丽的妇女脸蛋？
我们能让这一切消逝么？
我决不让。我渴望这一切。
我羞涩地告诉我的朋友：



我喜欢这一切。

愿山上精灵降临，
我们渴望舞蹈、饮酒，
我们是你们的儿女。

来吧，到我们这里来拯救

垂死的传统——

我们祖辈的舞蹈正在奄奄一息！

【埃塞俄比亚】T·嘎波莱一梅辛

(1935——) 埃塞俄比亚诗人、剧作家，出生于亚迪斯亚贝巴，现任海尔·塞拉希一世剧院院长。他的诗多见于《埃塞俄比亚观察家》杂志。他注重继承非洲传统文化，作品语言凝练、风格犀利。

○归家的游子

不虔诚的陌生人，
你看一看脚下的地方——
这是虹霓里第八调和色：
黑色的土地。
这是月亮的背阴处，
与光明相匹配。
这是一幅油画，
出自上帝的手笔。

不虔诚的陌生人，
脱下你那外国的装束，
感受一下艺术的巨作。

请稳健地走，独个儿走，挺着胸走；
请自由自在地走，赤裸着身子走。
让祖国大地的手
轻轻抚弄你的赤足，
让祖国的气息
在你赤裸的身上亲吻。

被遗忘的陌生人，
你看，你看你脚下的地方——
这正是你的本源：黑色。
这里，你父辈的达姆达姆鼓点
在悚然静寂的峡谷中振荡，
在广袤浩大的群山间摇撼，
在丛林的深邃胸怀里喧响。
走呵，自豪地走。

浪子呵，你听，
听祖先英灵在召唤，
听期待已久的泥土在召唤。
你们欢迎你归来，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鸟儿的歌声里，
可听见你荒疏了的乳名。
风在轻声叙说
你的部族武士的英名，
扑鼻吹来的清风，
飘送着武士的骨灰。
挺着胸走吧，祖先的英灵



欢迎迷途的儿子归来。

兄弟呵,请看一看,
请脱下你外国的装束,
感受这艺术的杰作。
请笑着走,有节奏地走,挺着胸走;
请自由自在地走,赤裸着身子走。
让祖国的手轻轻抚弄你的身体,
让赤裸的体肤吮吸故乡的太阳,
闪耀出黑檀的光芒。

【南非】R·拉埃夫

(1931——)南非著名的小说作家,在开普敦出生,毕业于开普敦大学,现在高级中学讲授英国文学及拉丁文。他的诗作虽不多,但写得精炼、内涵丰富,并表现了作家追求种族平等的理想。

○在虹霓消逝的地方

在虹霓消逝的地方,
兄弟,一定有个乐园,
那里,允许唱各种歌曲,
兄弟,我们将一起唱,你和我,
我们将同声唱,
虽然你是白种人,
那将是一支悲壮的歌,兄弟,
我们还不懂它的音调,
一曲难学的音调!

但是，我们可以学呀，兄弟，
再没有黑色的音调，
再没有白色的音调，
有的只是音乐，兄弟，
是音乐，我们要唱的是音乐——
你和我在那虹霓消逝的地方。

【尼日利亚】R·埃古杜

尼日利亚诗人，毕业于恩苏卡大学，又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现在恩苏卡大学英文系任教。其诗作曾被选入《英联邦当代诗选》。他的风格明显受象征派影响，意象丰富、新奇。

○往镜子里看

往镜子里看，
你可以发现：
一个瓷器，半支粉笔，半截木炭；
飘荡的火焰，落下的灰烬。
狮子与山羊，
海龟与绵羊，
山鹰蹲着，与兀鹫相视；
而蛇盯着兔子，
饥鹰缩在小鸡旁虎视眈眈；
干燥的风与豪雨一起嬉戏，
黑夜与白昼在一起晤谈。
每一个物品都在瓷器里
有一个音符，





瓷器中有一架全音阶风琴。

空间与时间在风琴上弹奏，
编织丰富多变的乐曲：
赞美诗、挽歌、交响乐、和声，
爵士乐、摇摆舞曲……

【尼日利亚】S·阿马里

(1946——)尼日利亚青年诗人，出生于古城乌普，在伊巴达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在大学时即开始写诗，其诗作题材广泛，思路活跃，清新可读。第一本诗集《诗选》出版于一九六八年。



○我们的世界和月球

观看第一张从月球拍摄的

我们这个世界的照片

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站在我旁边，静静地

打量着我。

我静静地坐着，

手里托着：

美国人从月球拍摄的

第一张我们这个世界的照片。

照片清晰地显示了，

这一新月形、白茫茫、云蒙蒙的世界。

我沉浸于想象。
思绪在月球与我们的地球之间徜徉，
想象着我们的世界与月球间的
浩涉的宇宙。

我凝视着，身子微微前倾，凝视着
从月球观察的我们的世界。
我的心在激跳，
在紧缩，
在平稳、肃然地跳着。

我的心在痛苦的迷茫中
喃喃地说：
“这是我们的世界
呵，它腾空悬挂！
这是小小的世界，
这是浅浅的世界，
唯有你和我
才能使这个世界深邃。”

我转身向着孩子。
他们默然无言，
我也默然无言，
他们只是静静地注视我
来把我的思想揣测。
也许是，
他们现在不理解我。
兴许到他们长大的时候，



这个世界和月球
才与他们
离得更近更近。
那还将是人们的宇宙么？
也许是。
而人还将是人么？

○步子

看 那个孩子
在他母亲身后摇摇晃晃地走着，
母亲的步子越来越大，
越来越快，无意识。
他加快小小的步子跟着，
他越使劲追赶，
被母亲拉下的距离越大。

生活包容母亲和她的孩子，
共享生活，从生活中有所获取，
对生活也有所奉献。
她风度翩翩地走着，走着，无意识。
她的孩子一直紧紧跟在她身后。

他们决不会平肩而行，
即使平育也永不相等。

因为生活与自然将他们永远分隔，
人人之中有他人，
但每个人都护存自己的个性，
一位母亲与她的孩子。



【津巴布韦】H·卜泰

(1939——)津巴布韦诗人，出生于尼嘎农村地区。他从小由祖母抚养，接受教会学校教育，一九六一年开始当教师。他的作品格调高昂向上，有一定感染力，主要发表在报章杂志上。

○新生活的祈愿

看！看那些树木
在新叶与绽开的花朵间欢庆，
仿佛是前天获得了新生……
可雨水在收获季节已停歇了。
这新的生命又从何日萌动？

看！看蛇、知了、甲虫
从漫漫长夜中苏醒。小生物
以新的活力向前跃进。
野草也从
旧日的根须迸发新绿。
仔细地看看，
你周围的死亡与复活，
认识生命吧。



我也是死而复生，
 夜里入睡，早晨苏醒，然而
 我依然糊涂地似睡非醒，
 因为我不能重新获取
 来自土壤的新生命，
 如同树叶、花朵、青草一般。

你——我们祖先的英灵，
 看，世界已经变了。教导我以真理。
 我渴望我的根须不再枯萎，
 我渴望新生命的根须，在新的世界。
 我旧日的根须已被剪除，
 上帝，赐我以清水、沃土，让我生长。

【马拉维】D·卢巴迪里

(1930——)马拉维著名诗人。出生于马拉维首府松巴，曾就学于乌干达马凯莱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现在马拉维执教。他擅长描绘非洲风物，其诗朴素、淡雅，意境深远。

○非洲雷雨

从西方
 云伴着风急骤而来，
 翻卷
 汹涌
 向四处扩散。
 就象铺天盖地的蝗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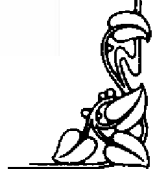


旋转着，
上下翻飞、扑腾，
仿佛是狂人在捕风捉影。

孕育生命力的云朵
犹如傲慢的骑士策马奔驰；
继而又汇聚、簇拥在山峦，
好似展开了一张张阴沉沉的羽翼。
风被呼啸而去，
一棵棵树纷纷折腰、让路。

村落里
孩子们欢快的呼喊
在旋风的鼓噪中
起伏回荡。
妇女们
背着婴孩
里里外外地忙，
如痴如狂。
风神呼啸而去，
一棵棵树纷纷折腰、让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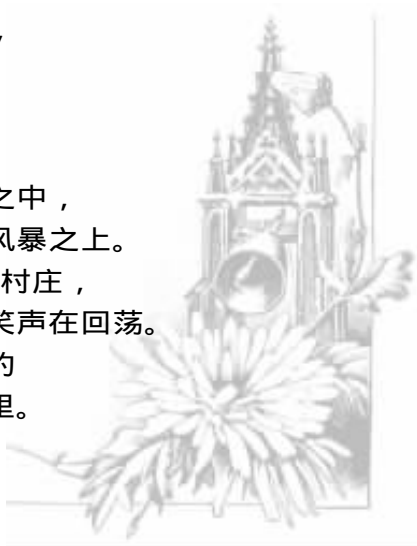
衣服如破碎的旗帜
飘飞，
露出下垂的乳房。
锯齿形的闪电令人目眩，
在炊烟的焦糊气味里，



在暴风雨的迅猛挺进中，
震颤、爆裂，轰隆隆地回响

○工余随想

非洲儿童的清脆笑声，
在苍茫的暮色中
响亮地回荡，
在霉湿的村落里回荡。
傍晚如一张斗篷徐徐飘降，
将一切笼罩于静谧之中。
我从办公室，
疲惫地走出来，
走向我们的村庄。
从砖砌的政府用房，
到我新的流放地。
我不愿闯入
这另一个天地。
我栖息在一股旋风之中，
骑坐在难以捕捉的风暴之上。
哦，让我悄悄地路过村庄，
这清亮的孩子们的笑声在回荡。
我又回到了我熟悉的
带着乡土味的欢畅里。



○伊巴达^①

伊巴达，
匆匆行进着，溅起铁锈
与黄金。
在七座山峰
伊巴达跳荡、散落
如阳光下
打碎的瓷瓶。



【尼日利亚】J·克拉克

(1935——)尼日利亚著名诗人，生于丹尔塔地区，曾在伊巴达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现从事非洲文学研究。代表诗作有诗剧《山羊的歌》、诗集《伤亡》和《潮汐中的苇笛》。他善于捕捉非洲风物的诗情画意，也擅长在诗中寓以一定的哲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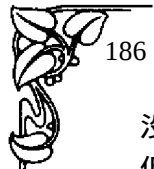
○夜雨

夜里几点钟
我闹不清
只是象有鱼
从深水中受麻醉而浮起
我从睡眠的溪流中
朝天漂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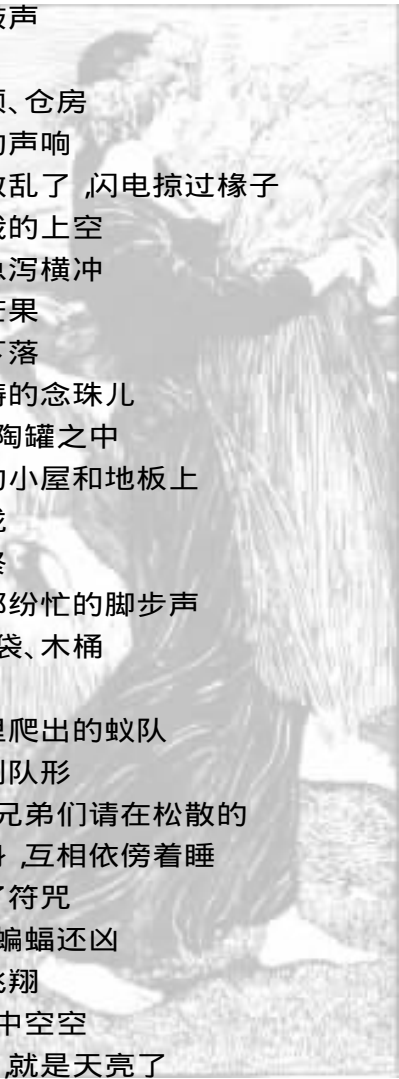


① 伊巴达：尼日利亚有名的古城。





没有鸡鸣
但闻清越的鼓声
我想各处
我们的茅屋顶、仓房
喧嚣着急剧的声响
一捆捆庄稼散乱了,闪电掠过椽子
难以想象在我的上空
硕大的雨点急泻横冲
仿佛柑桔或芒果
在风中纷纷下落
更象那些祈祷的念珠儿
散落在木碗、陶罐之中
母亲在我们的小屋和地板上
忙不迭地归拢
屋里黑古隆咚
我却辨出她那纷忙的脚步声
她把箱子、口袋、木桶
搬出雨中
就象从林子里爬出的蚁队
在地板上排列队形
不要瑟缩,但兄弟们请在松散的
席子上翻个身,互相依傍着睡
今夜我们中了符咒
要比猫头鹰、蝙蝠还凶
湿翅膀难于飞翔
它们站着,心中空空
不会扰乱,不,就是天亮了



它们也将匆匆逃匿
让我们翻身仰躺
和着大地的鼓点
在它那亲切的手及大海的手抚慰下
我们将踏实地睡，没有困扰，没有束缚

【马达加斯加】J·雷倍里伏罗

(1901—1937) 马达加斯加现代诗歌奠基人，出生于安塔那那里伏的一个破落的名门望族，十三岁辍学后便开始用法语、西班牙语及当地语言写作。他的诗作想象丰富、开阔，形象鲜明，富有个性，代表作有《茫茫森林》(1927)、《几乎是梦幻》(1934)，后者在艺术上最为成熟，颇有象征主义色彩。

○黎 明

你曾见过——黎明偷偷地闯进
夜的果园？
看，在东方的小路上，
茂密的矛叶草开着鲜花，
黎明，她又来了。
白色的乳汁溅满她浑身上下，
就象小牛，久久地吮吸母牛的乳汁。
她那擎着火把的双手，
闪着黑色、蓝色，
仿佛姑娘的嘴唇，嚼着熟莓子。
关在黎明的笼子里的鸟儿
冲了出来，在她的面前飞翔。



二

这第一声鸡叫，
来自东方还是西方？
没有人知晓。
而此刻，星星和黑夜的其它光束，
投射在鸡舍里的雄鸡身上，
它们互相吆唤着，
啼声传进海贝的内壳，
四面八方的啼声遥相呼应。
下海沉睡的黎明，
她回来了。
飞天的云雀带着歌声与她相会，
黎明来了，湿淋淋的沾满露水。



三

所有的星星，
熔炼在时间的坩埚里，
又在大海中冷淬，
结成了多立面的晶体。
一块奄奄一息的岩石，
夜将她的心奉献于这一使命；
她的渴念，
象磨坊的粉末，
在消溶，渐渐地消溶，
犹如风儿吹拂的尘灰，
——夜奇妙地分割着光的棱镜。
夜，这位工匠，

在自己不引人注目的墓地上，
树立起这座光的纪念碑。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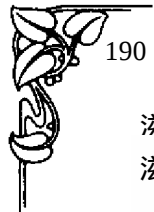
慢吞吞地，
象跛足缓行的母牛，
象健壮魁伟的公牛，
偌大的黑蜘蛛叉开腿脚
从土地里走出来。
爬，爬上了墙壁，
又吃力地倚在树干上，
抽出丝线来捕捉风。
编织上天的网，
凌空扩展它的窠臼。

○仙人掌

一只只线条分明的手
托着花朵伸向蔚蓝的天空，
一只只无指的手
任风儿摇撼，岿然不动，
人们说，有个隐秘的源头
来自它们不受污染的手掌。

人们说，在南方边陲，
这隐秘的源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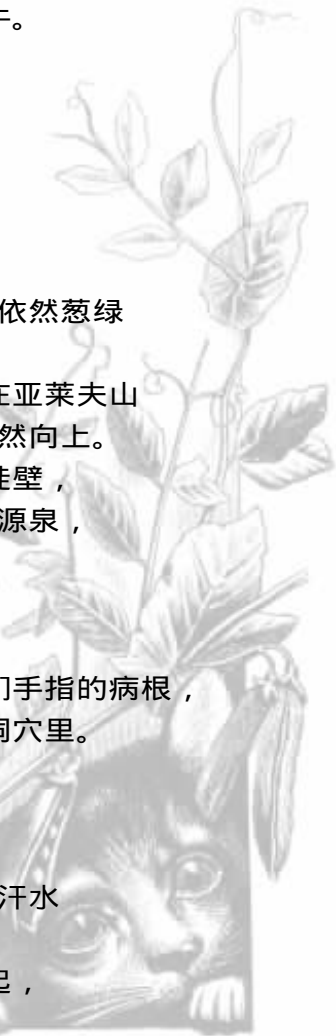


滋润了无数个部落 游牧的部落，
滋润了成千上万头牧牛。

一只只无指的手
从一个源头萌发伸展，
一只只线条分明的手
为湛蓝的天空加冕。

而这里，当城市的两侧依然葱绿
如森林里掠过的月光，
仙人掌仍孤零零地留在亚莱夫山
如蹲伏的雄牛，犄角凛然向上。
在那山羊望而却步的陡壁，
它隐藏着，保卫它们的源泉，
这些“麻风病人”呵
却将鲜花怒放。

如果你想寻觅夺去它们手指的病根，
那就进入它们故土的洞穴里。
那病根比夜色更隐蔽，
比曙色更神秘，
你与我都难以识别。
是土地的血液、石头的汗水
以及风的精华
在这些手掌中汇合一起，
消融了它们的手指，
绽开了金色的花朵。



【乌干达】O·奥库里

(1942——) 乌干达诗人、小说家，出生于拉昂地区。成名作为长诗《孤儿》，在东非有相当影响。他的诗明快、简炼，也不乏乡土气息。

归 来

天正破晓，
在茅屋后面，一束朦胧的光
无畏地行进。
啊！白昼之先驱！
仿佛是烧荒野火灼热的气浪。
蚱蜢纷纷狂跳乱蹦，
石龙子悄然潜行，
旷野里激起一阵阵骚动。
好象是小孩渐渐苏醒。
一只小鸟孤独的长鸣
唤醒了旷野百鸟，
它们的尖喙在探索
顽固而即将隐退的黑暗云朵，
它们的歌声在热望中高升，
激荡，形成急切的合唱。
狂热、眩目的喙向往黎明，
向黎明翱翔，
去解开深深隐藏在大自然
布满皱纹的脸庞及疑惑的眼神之中的谜。



【肯尼亚】A·卡萨姆

(1948——)肯尼亚青年诗人,生于蒙巴萨。十八岁开始创作诗歌,其作品被收入多种非洲诗歌选本,也曾 在肯尼亚、乌干达电台及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播放。他的诗明快洗炼,直抒胸臆,单纯中具有变化。

○落日

暖烘的气息
在荡漾
落日穿过
绿叶和花丛
散发芳香
留下了行踪
好象是在
窥测的目光监视下
它
将火的鬃毛
埋藏在
脚爪的阴影中
闪着血红的眼神
它悄悄隐入
草丛

鸟儿
惊慌地
叽叽喳喳齐鸣



捕猎者
来了
来占领
黑夜的大本营

【乌干达】S·卢贝加

(1945——) 乌干达青年诗人，出生于马沙卡地区，毕业于国家师范学院。英国广播公司非洲台曾播诵其部分诗作。他的诗以描绘东非社会风俗而见长。

○傍晚

从来没有一个诗人谢世，
全世界为之丧钟频敲。
然而，上帝在地球上的杰作，
却在西方举行了隆重宏大的葬礼。
西方呵，自昼英灵的定时墓地。

从来没有一支凯歌如阳光曲，
那般响彻南北东西。
太阳在燃烧的道路上跋涉，
坠落于壮美的光华里，
又将星星追逐嬉戏。
水与旱土，生与死，
都向着掠空而逝的阳光鞠躬敬礼。

阳光瞬间的消逝引起丛林的骚动，





教堂的钟声频频响起；
在营地，
军号的最后一个音符中
士兵整队犹如群蚁；
忙碌的妇女在高声斥责孩子；
醉鬼象病犬干嚎着往家走。
夜是一把声音嘈杂的吉他。

但是在山上刺槐树林里，
可爱的修女唱着连祷曲，
赞美圣母及其爱子。
神父们象墓地里的路灯杆，
在祷告书前弓腰屈膝。
原野里，蟋蟀振翅尖叫，
还有那闹哄哄的蛙鸣——
它们都在唱一支古老的挽歌：
太阳在西方沉沦。

【坦桑尼亚】W·卡梅拉

(1942——) 坦桑尼亚著名诗人。东非大学毕业后，即从事文学创作及研究工作，现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文学系任职。他主要在东非报刊杂志发表诗作，作品朝气蓬勃，含蓄隽永。

组诗

树叶发蔫儿，



玫瑰花枯

狗喘息着,伸出舌头。

一个矮小的影子闪过,

躲在我的腿下。

核桃噼啪开裂。

二

太阳衰老了,

西方在灼烧,象一只昆虫。

影子长长的。

树林间响着清凉的细语,

纺织鸟^①在营造巢窠。

“基博”^②

老人披着康加^③出来了。

三

你将草坪涂上蜂蜜的颜色,

你转瞬即逝的美啊。

在早晨清新的空气里,

一切总那么和平、宁静、欢愉。

昨夜湿漉漉的水晶,

你哪里去了?

我真想一把捧起来,

① 纺织鸟:非洲野外常见鸟类,善搭巢窠。其窝用草茎编织,设计巧妙,开口朝下,以避雨水,由此得名。

② 基博:坦桑尼亚境内,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

③ 康加:东非民族服饰,两面印花,多用于披肩。



到黎明来临时再撒出去。

四

太阳从它东方的摇篮里起身，
象一条变色龙轻轻挪步。
它伸展轻柔的双臂，
环抱那沉静的山谷。
诉说着黎明时的款款细语，
树木互致问候，打着招呼。
疏懒的夜过去了。

纺织鸟扰乱了我的清梦。
从东方的“蛋壳”中，白天“孵化”而出，
又将冰雪满肩的基博峰再度展现。
在清晨凉爽的空气中，
生活与玫瑰花齐放争艳。
疏懒的夜过去了。

○夜

你的手是沉重的，夜，往我眉头上放。
我没有水银般的心，象云彩一样
敢于承受你精妙的耕犁的分量。

女人象海蛤。在大海的新月上，
我发现你嫉妒的目光熄灭了大海的
荧光，在波涛的不息的
脉搏上跳荡。

于是我站起，渐渐干涸，
象沙子似地，奉献出最后一滴
血液、泪水。

夜，你下雨似地
透过潮湿的繁叶
投下锯齿形的阴影。
然而，我沐浴在你斑驳的细胞之
温馨的氛围之中。丰富的感觉充溢我。
蒙起我的脸，静默，犹如夜贼。
把我藏起来吧，当夜的儿女在追逐地球，
我不要任何声响！这些朦胧的呼唤
却使我落魄。我赤裸着，期待着
在夜的悄然诞生之中。

【加纳】K·布鲁

(1928——) 加纳著名诗人，出生于凯帕，毕业于加纳大学，曾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诗歌奖。加纳独立后，历任驻英国、法国、德国、苏联、墨西哥、塞内加尔等国大使。代表作为诗集《笑的影子》(1971)。布鲁的诗，题材广泛，有对非洲独立的讴歌，也有对非洲风物的吟咏。明快、质朴，浑厚有力，短小精悍，是其诗作的特色。

○旱季

岁月凋谢了；风
吹落了树叶；



人们站在屋檐下，
窃听干燥的冷风的秘密，
窃听半裸的树木的秘密。

茅草高高的，色彩疏淡。
干草闪着稻草的金黄。
尘土飞扬的道路
与各种落叶漂浮的池塘，
与梦幻的岁月的神龛，
形成扭曲的对比。

很快，很快，火
将开始燃烧。
苍鹰将鼓翼盘旋
追逐田鼠，
狗将追逐兔子，
兔子将为了自己的生存拼命逃窜。

○在北方的集市

太阳下，
碧绿的辣椒、鲜红的番茄中间，
是那些可爱的科考巴^① 小伙，
象麻栗树那般壮实、挺拔。
可爱的小伙们，

① 科考巴：尼日利亚部族名。

不太宽的肩上挎着
一张张强弓：
带毒的箭镞
插在皮鞘之中。
他们来买砍刀，
也来向纳罗戈^①袒胸的姑娘们
显示健美的身材、音容。

而如今，
集市上寂静、空汤，
小伙们再也不来了，
姑娘们却仍在寻觅、张望，
眼里含着一滴泪珠，
心里怀着一丝幻想……

○补网

他们用网捕捉了八面来风，
带回家一个丰裕的季节。
那些补网的无形之手，
抚摸着大海的日日夜夜。

网线折断、脱落之处，
是鱼儿饱食的年头。

① 纳罗戈：同上



这儿是捕风的圈套，
那儿是丰裕的门户。

是时候了，在蔚蓝的天空收获，
野茫茫的水天，川流着黑条的青鱼，
他们前额的皱纹中闪现鱼影。
现在他们得补网了，
微风正轻轻摇响椰树。

他们父辈的英魂就在椰树上，
英魂的手指在网线上轻奏冥想曲。

○情网的眼

我们来到了十字路口，
该离别呢，还是随你走？
而对着抉择，我犹豫、犯愁。
可正当我在疑惑的黑暗里，
你却把爱的明灯举起。
于是，从你的脸上，
我看见了一条该走的路。

【尼日利亚】W·索因卡

(1935——)尼日利亚著名诗人、剧作家、电影导演，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阿贝奥库塔地区，毕业于伊巴达大学，后到英国利兹大学攻读文学，曾在

伦敦皇家宫廷剧院工作。他的代表作有剧本《雄狮和宝石》、诗剧《森林之舞》、诗集《伊丹雷》和《地穴里的梭子》等。他的诗作表现手法隐晦曲折，但不乏生动奇丽的形象、鞭辟入里的警句及耐人寻味的哲理。

○季 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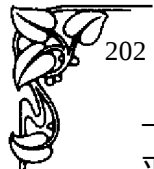
红褐色是成熟 红褐色
与枯萎的庄稼羽毛相映；
花粉是配偶的时光，当燕子
编织羽箭的舞蹈，
在一道道飞动的光线里
穿过一丛丛庄稼。我们爱听
风的迭词，爱听
田野里嘎嚟嘎嚟的声音。
田野间的庄稼叶
象竹片那么扎人。

此刻，我们——收获者
等待穗须变成红褐色，
在黄昏时分投下长长的影子，
且在木柴的青烟里将晒干的茅草
捆扎。果实累累的茎秆
抵御了病菌的朽坏——我们等待
红褐色的希望。

○水 花

在暖融融的阳光下





一池碧水憩息，
平静、安谧。
蔚蓝的天空游移在池塘中央，
茵茵的绿色在天边映现，
黄色、红色和紫罗兰色，
斑斑驳驳点缀其间。
池水、花木和天空，
手携着手，和谐、宁静。
“扑通！”水花溅起，
池水震荡，一片浑沌，
水中画面扭曲了，冲散了，
一层层涟漪泛起。
同一圆心的涟漪，
数不清的圈圈，
从池塘的创伤处伸展 远去。
时光流逝，
涟漪淡远，
种种画面又在水面倒映，
平静、安谧
又回到池塘里。
然而那块石头！
那石头，将永远沉落水底。



【尼日利亚】O·沃诺迪

(1936——)尼日利亚诗人，出生于尼日利亚东部迪奥布地区，毕业于恩苏卡大学。代表作为《伊契凯》。他的诗舒展、奔放，有激情亦有深思。

○在海边

我在海边等待
等待潮汐归来
等待海鸟含一口
从泥掉中叼来的对虾飞来

沙子在我四周燃烧
热气在我脚下蒸腾
土墙噼啪裂开
可是官邸里仍充斥着废话

而我向往在今朝
到农家去作客
傍晚到海边垂钓

但我必须等待
耐心等待
等待阿卡^①的归来
他在白昼与黑夜的交替之中
在潮水之中安然无恙
撒下先辈的鱼钩
年年岁岁地观望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① 阿卡 西非豪萨族的一个部落，曾是一度兴盛的王国。这里象征民族的尊严与荣耀。



我将等着他归来
等待潮汐归来
当树干从昔日潮水的淤泥之中
挺起腰来

【尼日利亚】C·奥基格波

(1932—1967)尼日利亚著名诗人,出生于尼日利亚东部奥乔托地区,毕业于伊巴达大学,曾在尼日利亚政府新闻部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工作。其诗作融汇了非洲民歌的特点,亦注重汲取欧美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手法,在非洲诗坛有一定的声望。一九六七年九月死于尼日利亚内战。逝世后出版了诗歌全集《迷宫与雷的道路》(1971)。

○望繁星

睁开眼睛,将海滩眺望。
张开,张开,浪子的眼睛,
仰望天堂,
繁星将从天而坠。

一个秘密,我没向人的耳朵泄露。
我泄露给一个孔穴保藏,
可不要让水淹没。
一个秘密,我将它种入海沙之中

现在迸发出
咸腥的白色碎浪。
在我礁石上



龙虾和贝壳
散发出碘的气味。
海水少女，
自然、质朴、练达、大方。

海水的秘密我用海沙掩藏。
雨的阴影
投在太阳炙烤的海滩上；
雨的阴影
投在男男女女的身上。

○分离的爱

月亮在我们中间升起
在两棵互相鞠躬的松树间升起

爱情伴随着月亮升起
在我们孤独的茎秆上生存

呵，现在，我们成了影子
互相交臂
却，只能亲吻空气



尼日利亚·伊考内

○百足虫之行

头拱地
触角冲天
一串关节伏伏动动
向前推行
推行
从小丘下去

失去的步子又捡回来
呼出的空气又吸进去
向后倒步
又向前推进
稳步行走
走呵走……

肯尼亚·姆皮蒂

肯尼亚诗人、民俗学家。毕业于马凯莱莱大学，后又留学英、美。一九六八年以来任马凯莱莱大学哲学系主任。主要著作有《阿卡姆巴民间故事选》、诗集《自然和虔诚》。擅作寓言、哲理诗，笔调辛辣而幽默。

○蛇歌

我没有腿，我没有手，

但我能肚皮贴着地皮匍匐前行。

我还有

毒液！毒液！毒液！

我没有角，我没有蹄，

但我喷吐我的舌头。

我还有

毒液！毒液！毒液！

我没有弓，我没有枪，

但我的舌头似闪电迅疾。

我还有

毒液！毒液！毒液！

我没有雷达，我没有导弹，

但我用我的眼睛瞭望。

我还有

毒液！毒液！毒液！

一切动作，我灵活自如，

我腾跃，我奔跑，我游泳。

我还喷射

毒液！毒液！毒液！

【塞内加尔】M·福尔

塞内加尔诗人、小说家，出生于达喀尔。诗作多见于西非文学杂志，擅长



哲理诗，言简意赅，余味隽永。

○空洞的头脑

一个思想闪进
我的头脑
如此细弱
如此微妙

一个思想忽现
迅捷地
惶恐地
飘来
旋转
展开

一个思想降临
我伸手捕捉
它却轻拂我的手
起飞
从我的指缝间
滑脱

【象牙海岸】B·戴迪埃

(1916——)象牙海岸著名诗人、作家，出生于阿西尼市，曾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就学，从事文学创作，现在政府机关供职。其诗歌代表作品有《非洲昂然挺立》、《岁月的交替》及《五洲的人们》。他还著有民间故事集《非洲的传



说》、历史剧《风暴岛》等。其诗作的特色是构思新，立意深，风骨遒劲，不拘一格，在西非颇有影响。

○我们手上的纹路

我们手上的纹路
不是树干的鳞衣
不是平行的线条
不是荷马的伤疤
不是群山中的通道

我们手上的纹路
不是平原的田埂
不是一条条经线
不是荒野的小路
不是头上的发辫

不，不是——
 眼泪的干渠
 悲伤的壕沟
 仇恨的下水道
 绞刑架的绳索
不是这个或那个
 的一段、一片、一部分
我们手上的纹路
不是黄色



黑色

白色

不是打仗和阵线

不是村落的分界

也不是捆扎痛苦的绳缆

我们手上的纹路

是生命之路

命运之路

心灵之路

爱情之路

是联结我们

联结彼此

联结生与死的

纽带

我们手上的纹路

不是白色

黑色

黄色



我们手上的纹路
是联结我们梦幻芳香的花束

【乌干达】R·恩蒂鲁

○如果这是真的

如果这是真的——
这世界谈话过多，
那就让我们都沉默，
谛听无言的雄辩。

如果这是真的——
这世界见闻太多，
那就让我们合上眼睛，
注视关在眼帘内的景色。

如果这是真的——
这世界听得太多，
那就让我们封上耳朵，
聆听那内心的质朴的音乐，
将路边风的喧嚣淹没。

如果这是真的——



这世界运动太剧烈，
那就让我们象塑像似地挺立，
模仿树木的顽强意志，
运动而不逍遥松懈。

——因为哑巴不讲谎言，
盲人不会窥探，
聋子不能窃听，
跛子难以跳跃……

【乌干达】R·恩蒂鲁

○友谊的葫芦

哪里去了，我们的发现中消逝的好奇？
哪里去了，我们在知识中失去的发现？
哪里去了，我们在联系中淡忘的知识？
哪里去了，我们在大众媒介中丧失的联系？
哪里去了，我们在宣传中疏漏的信息？
又哪里去了，我们在这一切中落空的集体？
到月亮去何其容易，
那里，并没有人类。
数星星又何其容易，
它们不会有什么异议。
但是通向你邻居心灵的路
谁勘察过？

衡量你兄弟头脑的公式
谁发明过？
包孕友谊的葫芦
又在谁家的园子里结果？
你永远不知绝望为何物
除非你失去希望，
你永远不知自己的抱负
除非你亲见别人的幻灭。
和平居留在人的心灵
而不在会议桌旁、代表的签字中，
真正的友谊万世永存——
越受考验越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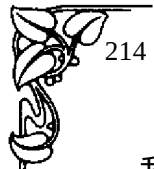
【乌干达】L·埃拉普

(1949——)乌干达青年诗人，毕业于马凯莱莱大学，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非洲—加勒比地区文学。诗作多见于东非报刊杂志，其特色是口语入诗，却写得曲折有致，委婉动人。

○我请求你

我请求你
不要让我现在就知道
如果你感到对我的爱恋
当我如此强烈地将你思念
请你等着，等到你征服了我的骄矜
佯装不理睬我





我请求你
不要这么热切地看着我
如果你以为你的眼睛会使你淡忘
当你深知那目光会催促时光
请你等着,等到我们的两颗心宁静
然后将你的头伏在我的肩上

我请求你
不要屈从于感情的冲动
等到我们的爱萌生
让我们稍稍安定,向后看
让我们分开,叹息
让我们背对背
让我们暂且分手
各走各的路程
不必犹豫空等
聆听我们最后话别的回声

我请求你
如果你发现
你在我的怀抱里
吻我,使我沉默不语
我还未许下诺言
时间也许会选择虚度



请你等着，等到我们的爱情将生命主宰
然后向我伸出手来

塞内加尔 J·桑格尔

(1906——) 塞内加尔诗人、政治家。出生于若亚尔，其父为花生商人，信奉天主教。中学成绩优异，二十二岁便赴巴黎上大学，同时开始文学活动，与圭亚那的达马·马提尼克一起创办《黑人大学生》杂志。一九六〇年当选为塞内加尔总统，在位二十年政绩卓著，一九八〇年底辞职，潜心文学创作。桑戈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诗作丰富，主要有诗集《阴影之歌》(1945)、《黑色的祭品》(1948)、《埃塞俄比亚拾诗》(1956)、《夜歌》(1961)及《热带雨季书简》(1972)等。他的诗题材广泛，手法多样，既有充满激情的战斗诗篇，也有婉约动人的抒情小品，诗的形式自成一体，多用长句，但颇有节奏感。

○我将念诵你的名字

奈蒂，我将念诵你的名字，
我将高声把你朗诵，奈蒂！
奈蒂，你的名字柔和如肉桂，
 你的名字是酣睡的棕榈花的芳菲。
奈蒂，你的名字是咖啡树上盛开的
 纯洁的白花，
 也象大草原正午阳光下怒放的
 娇艳的野花。
啊，露水般的名字，
 比罗望子树的绿荫更清新，
 比炎热消敛的短促的黄昏更清新。
奈蒂，这名字是干燥的旋风，
 闪电的沉重掌声。



奈蒂,这是金币、放光的火炭,
你是我的夜晚,我的太阳,
我是你的英雄,我是你的卫士,
我要念诵你的名字。

○不要恐慌

不要恐慌,亲爱的
如果我的歌有时候变得阴沉
如果我将苇笛交换哈勒姆^①或塔玛琴^②
稻田绿色的气息骤变激越的战鼓
我听见了古代神鬼的恫吓

天神的狂怒的炮南击
呵,到明天也许,将从此沉默你歌手的
华美歌音

为此,我的节奏才变得如此急促
我的手指在哈勒姆琴上留下血印
也许,亲爱的,明天我将倒下
倒卧在动乱的大地
悲叹你凹陷的眼神
悲叹臼炮下达姆达姆^③鼓声阵阵
而你将在黎明时分哭泣
聆听那赞颂你黑色的灼热的声音

① 哈勒姆:西非民族乐器。主要流行于塞内加尔、马里及几内亚,琴弦两根至五根不等,以三弦最常见。

② 塔玛琴:西非民族乐器,形似琵琶。

③ 达姆达姆鼓:非洲羊皮鼓,达姆达姆为其鼓声的谐音。

【乌干达】A·克里夫卢波瓦

乌干达青年诗人，生于北方古鲁地区，毕业于师范学校。他的诗作选材、描写，注重于非洲人的形象刻画，文字洗练、幽默，代表作是诗集《祭爱者及其他》。英国广播公司曾播放过他的部分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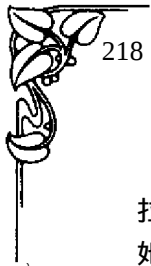
○亲爱者

拉卜菠，
说高不太高，
说矮又不太矮，
她是中等个儿。

拉卜菠，
她的牙齿不象柴灰，
也不是玉米面的颜色，
她的牙齿洁白如奶酪。
那个白呀，
我一想她，
连手中的饭团都失落。

拉卜菠，
说黑不太黑，
说棕黄也不太黄，
她的皮肤融化了黑色和棕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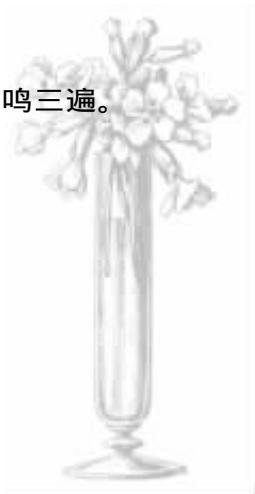
拉卜菠，
她的脚跟没有干裂，
她的手掌平滑又柔弱，
她的眼睛呵——使多少人倾倒狂热！

【马达加斯加】F·雷内伊伏

(1914——)马达加斯加著名诗人，出生于安塔那那伏附近的郊区，他自幼生活在农村，深受民间故事及民歌的熏陶，诗作颇有民歌风味。其代表作有《影子与风》(1947)、《日常的歌》(1955)。

○普通人的情歌

我亲爱的，
不要象爱你的影子那般爱我。
影子在傍晚就会淡远，
而我愿你昼夜精神焕发，直至鸡鸣三遍。
我亲爱的，
不要象爱辣椒那般爱我。
辣椒在我饥饿的时候，
只会使我的空腹烧伤般难受。
我亲爱的，
不要象爱枕头那般爱我。
枕头只能让我们睡觉时相陪，
而白天却难以幽会。
也不要象爱米饭那般爱我，



饱餐米饭，
你就不再向往生活的其它内涵。
不要象爱喁喁私语那般爱我，
动听的话很快就会化为青烟。
也不要象爱蜂蜜那般爱我，
蜂蜜虽甜却没什么风味可言。
我亲爱的，
爱我，象爱美丽的梦乡——
夜间是你的生命，
白天是我的希望！

爱我，象爱一枚金币——
在世上从不与我分离，
即使漂泊异乡，也是忠实的伴侣。
爱我，象一只葫芦——
完好时，用来舀水，
破碎时，作我吉他的弦柱。

【安哥拉】A·桑托斯

(1936——) 安哥拉诗人，出生于罗安达。诗作细腻，形象感人，感情真挚。代表作品有《铁加》。

归 来

一面面无色的旗帜，
在风中摇曳。





一辆卡车奔驰向前，
歌声在唱，
——唱归家的男子汉。

洪亮的歌传向远方，
传向星星点点的茅屋，
那里，母亲们正在翘望。

旗帜——渴望的旗帜，
要风中摇曳。

飘落的歌声追寻
那铺着苇席的地板，
离别的歌犹如
街上的尘土飞散。
摇曳着，摇曳着，
无色的旗帜激荡起多少渴念。

在一个个小镇里，
新生儿的啼哭正在响起。

【加纳】D·阿纳昂

加纳诗人，毕业于伦敦大学，现在政府机关供职。代表作品有《非洲拾

诗》、《非洲声音》。他的诗对非洲风土人情描绘得有声有色，音乐感较强。

○美妙的时光

在你怀抱里的美妙时光，
我是如此颤抖，
我屏息凝想，
连旷野也
悄然伫立一旁。
歌音婉转的杜鹃
停止了歌唱，
树叶的飒飒声
也渐渐渺茫，
没有一棵棕榈树
还在低吟浅唱，
大海忘记了震天的咆哮。
啊，这美妙的时光！

【安哥拉】A·加辛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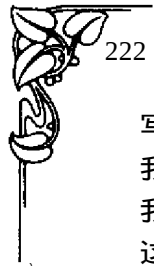
(1924——)

安哥拉诗人，曾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写下不少战斗诗篇，诗作构思精巧，生活气息浓烈。

○合同工的来信

我想给你写封信，
我的爱，





写封信,说说

我想见到你的渴望,

我怕失去你的恐惧。

这一切是那么深沉、强烈,

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追逐着我,

一种悲伤紧紧匝着我的生活。



我想给你写封信,

我的爱,

一封说悄悄话的信,

一封怀恋你的信。

我想你,

你的嘴唇鲜红如塔库拉果,

你的头发乌黑如迪劳亚鱼,

你的眼睛温柔如芒果,

你的乳房丰满如马波贵果。

你轻飘飘的步子

还有你的温存,

这一切呵,我如今在这里都无法找寻。

我想给你写封信,

我的爱,

让我回忆我们悄悄相爱的时光,

回忆在高草丛中度过的夜,

回忆你的身影,

回忆月光从一望无际的棕榈林倾泻,

回忆我们狂热的爱
以及分离的悲痛欲绝。

我想给你写封信，
我的爱，
这封信，会使你情泪滔滔。
 会使你珍藏，不让你父亲波姆
 卜见到，
 你母亲基扎也发现不了。
这封信，你读了一定激起回忆，
这封信，一定会使基罗波村的人们惊倒。

我想给你写封信，
我的爱，
这封信，路边的风会捎去，
这封信，腰果树、咖啡树
鬣狗、野牛
大鳄鱼、小河鱼
都会听到。
飞禽走兽、树木花草
同情我们深深的痛苦，
也将互相对唱、叹息、呼号，
 传递我对这封想写给你的
 燃烧的、悲伤的信。

我想给你写封信，
但亲爱的，我不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竟会这样——
 我的爱 ,你不识字呀 !
 我呢——也令人绝望——我不会写字呀

【乌干达】H·巴娄

(1929——)乌干达诗人 ,毕业于马凯莱莱大学 ,后在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曾担任政府部门的常务秘书 (文官最高职务)。他的一些诗歌曾被收入诗选《鼓点》。他的作品中深情地恋念往昔的生活 ,充满了诗情画意。

○村井

这是一口村井
 清水悄悄地细语
 就在这口井边
 我第一次跟着妈妈 ,将我小小的葫芦灌满
 就在这口井边
 我用清水洗浴 ,度过多少个美妙的傍晚

这口宁静的村井旁
 传说有一个长发鬼魂
 中午靠在石头上晒太阳
 此刻 ,我坐在这石头上
 一串串难忘而又苦涩的回忆
 在心头荡漾

这里



摇响过孩子纯真的笑声

这里

闪烁过神秘交谈的眼睛

这里

多少颗心在胸膛狂跳

就在这村井边

绿叶葱茏的树木浓荫匝地

我第一次见到了她

在红光弥漫的傍晚

我见到她伫立在清风里

见到她呵，我似乎忘记了曾一千次见面

在这村井边

我的眼睛企求爱，我的心如痴似狂

我断断续续地喃喃倾吐

爱的第一句话

双手在她的胸前轻抚

在这口井里

在这口悄声细语的井里

沉默的月亮倒映在水面

带着微笑，倾听我们坚贞的誓言

目睹那使我们屏息、酥软的热吻

暗淡了

仍在耳语的村井，暗淡了



更暗淡了
在悲切的心中黑茫茫
在这口井边
魅力消逝了,记忆仍在萦绕

糜烂的叶簇散发
淡淡的臭气
树上枝条仿佛是
饿兀奇异的爪子
——她死了
我在井边初恋的爱人

【乌干达】O·帕碧泰克

(1931——)乌干达著名诗人,出生于乌干达北部古鲁地区,曾攻读法律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担任过乌干达民族文化中心主任。其长篇叙事诗《拉维诺之歌》着力反映了现代非洲社会中,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伦理的冲突所引起的家庭悲剧。其表现手法、语言富有非洲气派,被评论界誉为当代非洲诗歌的杰作。

○我的名字在帕依拉象牛角般响亮

长篇叙事诗《拉维诺之歌》节译

想当初,
人们夸我
是顶儿尖儿的姑娘。
我活泼,
我聪明,

既不俗气，也不浪荡。
心眼儿灵活，
手脚儿麻利，
模样儿俊俏，
心性儿爽朗。
我的皮肤柔滑，
就是在月光下也闪闪发亮。

回想起奥考追求我，
那会儿，我胸脯儿高昂。
我走路一跳一蹦，
乳峰上下颤荡。
我抬头迈开大步，
细长的脖子左右摇晃，
好象那非洲百合花
在微风中轻摆怒放。

小伙们叫我“尼亚—迪昂”，
赞美我丰满、健壮
好比牝牛一样。
他们悄悄地歌唱：
“爸爸盖了一间茅草房，
爸爸盖了一间茅草房，
牝牛来了——尼亚—迪昂！”

我是顶儿尖儿的姑娘，
我的名字在帕依拉



象牛角般响亮。
我弹着弓琴
把心爱的人儿赞扬。

我的朋友，我的乡亲，
你们在说些什么？
你们看着我成长。
就在我妈妈住的屋里，
奥考——我的丈夫
这个男人曾经趴在地上！
这牛犊子哭哭啼啼，
为求婚眼泪汪汪，
就象挨饿的小孩子，
盼望着西姆西姆^①田里的娘！

天天夜里，他都来
我爸爸住的地方。
哪一夜他不来呀？
哪怕我兄弟的拳头
把他冲撞！

奥考呀，你可记得——
你喜欢我戴长颈鹿尾巴
编成的手钏。
这是爸爸送给我的礼物，

^① 西姆西姆：西非的一种农作物。

来自遥远的东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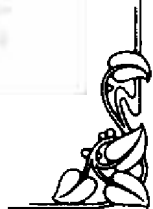
我妈的房顶，
用大象草编的花边多漂亮。
爸爸用阿考里^①的手艺
盖起了这幢新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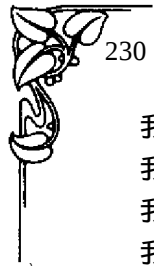
奥考呀，你崇拜我姐妹的
彩珠项链。
那是妈妈用十根狮鬃
精心串连。
你见到我胸腹上刺的花纹，
惊讶得发颤。
你对我们牙的缝隙
又喜欢得发狂！

我的丈夫，你还有什么可讲？
我的乡亲，请告诉我：
奥考他变成了什么模样？
兴许长了疖疮？
兴许疖疮已经化脓？
要不索性切开疖疮，
要脓水儿一古脑儿挤光？

我是年轻人里的尖子，

① 阿考里：乌干达的一个部族，多能工巧匠。





我的风度洒脱、大方，
我的腰身柔软、健康。
我唱着歌儿碾米，
我唱着歌儿打水。
有谁的歌声比我悠扬？
在广场上我独唱，
吐字清晰，歌声甜美，
好比那太阳下山时光
奥基罗鸟^①在歌唱。



万万没有想到，没想到
如今奥考却说
我不过是一只狗，
一只小小的狗，
一只长了癞皮的狗！

奥考嚷嚷
他不再爱我了。
为的是——
我不会弹吉他；
我不喜欢他傻呵呵的舞蹈；
为的是——
我瞧不起
他们在舞厅里跳舞和那伴唱；
我跟不上

① 奥基罗鸟：非洲一种鹧鸪类鸟。

唱片里外国歌的节拍。
他还骂我不会调收音机，
只能听斯瓦希里语、乌干达语。
你们评评理，这都是什么话？

我丈夫不愿听我的话，
也不让我讲话，
他把我的路堵死了。
他竖了一道路障，
又不告诉我为啥这样。
他光是吼呵，叫呵，
象屋子里的苍蝇
被人轰赶，四处乱撞，
又停落在垃圾堆上！

我丈夫嚷嚷，
他不再需要
牙齿开缝的女人。
他正和一个野女人勾搭放荡，
这女人满口牙齿一点缝也不露，
活象个囚徒，一副奴才相。

奥考，你捡起白人的装饰，
活脱是一个乞丐。
你学着白人的模样，
装腔作势，分明是个奴才！
难道阿考里人没有装饰？



难道黑人没有风度？

你象个醉酒的汉子
在白人的游乐场里晃，
在白人的娱乐中狂跳乱唱。
难道拉瓦拉^① 不是游戏？
难道考奥罗^② 不是游戏？
难道你的家乡没有娱乐？

你象傻瓜一样
沉迷于白人的舞蹈，
沉迷于外国的乐器。
难道咱们就没有舞蹈？
难道咱们就没有乐器？

在广场上，
你一支歌也不会哼唱，
更谈不上放声独唱。
葫芦瓢你打不出
奥拉克舞^③ 的拍子，
葫芦里的欢快节奏
你更摇不响！

① 拉瓦拉：乌干达民间游戏，类似捉迷藏。

② 考奥罗：乌干达民间游戏，类似踩高跷。

③ 奥拉克舞：乌干达民间集体舞，一字长蛇形，后者手搭前者之肩。

唱起波沃拉歌^①，
你迈不开舞步；
你不会敲羊皮鼓，
也不会跳面具舞。
面葬礼舞、军事舞
你会挥舞盾牌么！



所以你转向
白人的舞蹈。
无知、无耻诱发你
崇洋。

也放你还遮掩
瘦骨嶙嶙的胸膛，
遮掩你大腿上的伤疤，
你屁股上的溃疡！

揭开你的毛料西装，
是你隐藏的患病的肚子，
鼓得象怀孕的母羊。

太阳镜
遮住你糜烂的眼皮，
除了留神苍蝇叮上，

① 波沃拉歌 阿考里族流行的民歌，内容为歌颂本部族历史。常由一人领唱，其余人伴唱。唱波沃拉时，人们常起舞。



还托住了快要眼眶
掉下来的眼珠儿。

【肯尼亚】S·恩嘎索

肯尼亚青年诗人，曾在肯尼亚学院攻读文学艺术。代表诗作有《小路》、《年轻的树》、《茅屋》等。他的作品讲究铺陈，格调清新，生活气息较浓。

○小路

路呵，从家门伸展开去，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日头西坠，夜幕降临，
鸡回到窝里，孩子恹恹欲睡，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没有柴火，没有油灯，
粮食吃光了，水用完了，
路呵，求求你，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丘陵起伏的路，小石铺满的路，
腻滑的路，泥泞的路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纸莎草摇曳的路，河网密布的路，
林中穿行的路，蔓草丛丛的路，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弯曲的，简捷的路，
踩得发亮的，刚刚开拓的路，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路啊，我向你请求，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交叉纵横的，枝叶脱尽的路，
荆棘丛生的，桥梁耸起的路，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平坦的路，峡谷的路，
陡峭的路，倾斜的路，
请把我妈妈送回家。

孩子们恹恹入睡了，
夜幕降临，没有柴火，
那盏油灯也不知失落何方。
回家吧，我的妈妈。

【加纳】A·毛蒂

加纳诗人，以儿童诗见长。其作品生活气息浓郁，颇有儿童情趣。

○童年的椰叶

在我很小的时候，
朱安和法雷德是六岁的“巨人”。
我爸爸，我，还有朱安他们，
拿肥料拌上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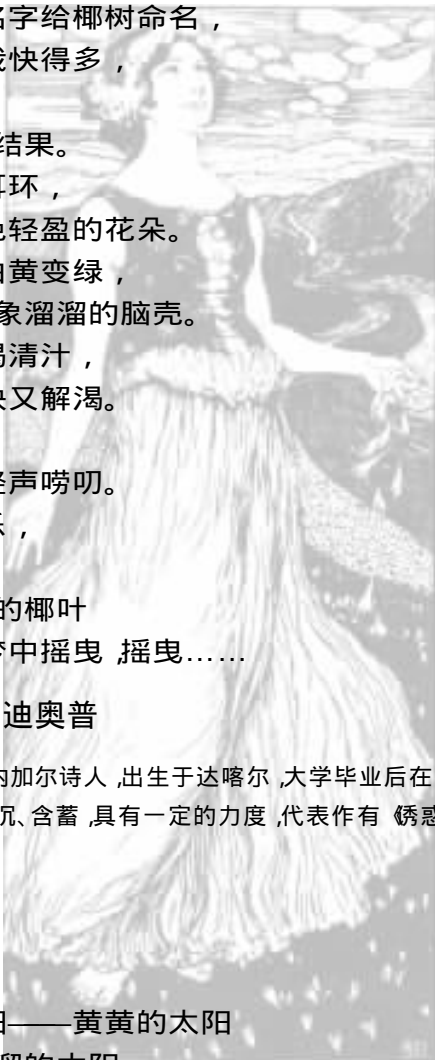
栽下一棵棵椰树，
还用他俩的名字给椰树命名，
椰树长得比我快得多，
我长成大人，
椰树也开花、结果。
就象姐姐的耳环，
树顶盛开金色轻盈的花朵。
我看着它们由黄变绿，
嗨，那果实真象溜溜的脑壳。
我敲开椰壳喝清汁，
嘟噜嘟噜痛快又解渴。
当晚风吹来，
我倾听椰叶轻声唠叨。
椰叶伴我玩乐，
伴我干活，
呵，悄悄耳语的椰叶
在我童年的梦中摇曳，摇曳……

【塞内加尔】B·迪奥普

(1906——)塞内加尔诗人，出生于达喀尔，大学毕业后在上沃尔特任兽医数年。其诗作深沉、含蓄，具有一定的力度，代表作有《诱惑与闪光》(1960)。

○太阳

赤裸裸的太阳——黄黄的太阳
黄灿灿，光溜溜的太阳



泻下金色的波光
浮现在黄色的河面上

赤裸裸的太阳——白白的太阳
白闪闪，光溜溜的太阳
泻下银色的波光
浮现在白色的河面上

赤裸裸的太阳——红红的太阳
红彤彤，光溜溜的太阳
泻下血色的波光
浮跃在红色的河面上

【南非】N·恩代贝莱

(1906——)塞内加尔诗人，出生于达喀尔，大学毕业后在上沃尔特任兽医数载。其诗作深沉、含蓄，具有一定的力度，代表作有《诱惑与闪光》(1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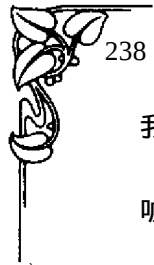
○妈妈，我怕……

妈妈，妈妈，我怕，
我怕屋子外头的大象。

嘘——我的孩子，那是狗，
是咱家的狗在那儿汪汪叫。

妈妈，狗在夜里能变成大象么？





我怕狗。

噓——我的孩子，别怕，别出声儿。

（谁坐在黑影里？一截树枝变成了太阳？谁？）

妈妈，把蜡烛吹灭，
要不，大象会看见咱们醒着
我在黑暗里不哭了，妈妈，
我不哭了。
噓——孩子，不会出事的。

（谁坐在黑影里？
那截树枝，湿漉漉的，
怎么变成了太阳？谁？
谁在光溜溜的牛槽里躺着？
阴森森、黑洞洞的夜。）

妈妈，我怕——大象，
它现在扇耳朵了，我听见的。
赶走它，妈妈，
妈妈，让它走开，
要不它该把咱们吃了。

啊，我的宝贝，睡吧，睡吧，
这不是大象，是狗——咱家的狗。

……妈妈，我怕，
妈妈，连你我都怕……

夫拉民民歌

○创世歌

最初最初
世界上只有一滴特别大的牛奶
然后，道达里^①来了，创造了石头
然后，石头创造了铁
铁创造了火
火创造了水
水创造了空气
于是道达里第二次降临
他用这五件东西
塑成了人的模样
但是人骄傲
于是道达里创造了盲目
盲目战胜了人
但盲目又变得骄傲
道达里创造了睡眠
睡眠战胜了盲目
当睡眠变得骄傲
道达里创造了担心

① 道达里：非洲夫拉尼族信奉的造物主。



担心战胜了睡眠
 当担心变得太骄傲
 道达里又创造了死亡
 死亡战胜了担心
 但是当死亡变得更骄傲
 道达里又第三次下凡
 他来充当古埃诺——永恒的神
 于是，古埃诺又战胜了死亡

达荷美民歌

命运

轻轻地压下来，
 噢，我的担子。
 轻轻地压下来，
 我的船已经吃水；
 轻轻地压下来，
 我的船快要沉没。
 轻轻地压下来，
 我向命运的主宰
 奉献信守的誓言。

布须曼民歌



○对新月的祈祷

拿去我的脸庞，将你的脸给我！

拿去，拿去我的愁容。

给我，给我你的面孔。

你消逝了，

你从我的眼帘消失，无影无踪，

你又回来，亮开你的面孔。

你沉落，又返回——

让我象你一样

有你的欢容。

你从我的眼帘消失，

又回来了，更有神韵，格外光明。

你可曾应诺我们

死后复活，其乐融融？

阿卡民歌

○价值

人主宰一切。

我呼唤金子：

金子不作声。

我呼唤花布：

花布不作声。

人主宰一切。



松嘎民歌

○友爱

大自然的一切互相友爱
嘴唇把牙齿爱
胡须把脸腮爱
所有的小昆虫纷纷集会来相爱

约鲁巴民歌

○美

红羽毛是鹦鹉的骄傲
绿叶是棕榈的骄傲
白花是绿叶的骄傲
扫净的廊子是户主的骄傲
挺拔的树木是森林的骄傲
飞跑的小鹿是旷野的骄傲
彩虹是天堂的骄傲
孩子是母亲的骄傲
星星和月亮是太阳的骄傲
美与吉祥在骄傲中来到

阿考里民歌

○当我见到爱人美容

当我见到爱人的美容^①，
我手中的饭团都会散落；
呵，小伙子的姐妹，请听我歌，
歌唱我爱人的姿色。

她的脖子又细又长，我凝视着，
连眼珠儿也不错一错；
呵，我岳母的女儿，请听我歌，
她的脖子象长矛挺拔润泽。

我将她背上的花纹抚摸，
我几乎沉醉了；
呵，小伙子的姐妹，请听我歌，
歌唱我爱人背上的纹络。

我望着爱人牙齿的缝隙，
她的牙齿白如旱季的西姆西姆；
呵，我岳父的女儿，请听我歌，
歌唱我爱人的皓齿颗颗。

雄牛的女儿使我沉醉了，
我一定要娶她做老婆；

① 美容：非洲很多部族以脖子细长、背刺花纹及牙齿开缝为妇女美的标志。



真的，小伙子的姐妹，请听我歌，
歌唱我爱人的腰肢丰满婀娜。

达荷美民歌

○索莎姑娘

远处的山，将你藏匿
近处的山，在我头上悬系
我该有把大铁锤
把近处的山砸成泥
我该有一对翅膀
飞越远处的山脊

伊鲁波民歌

○你^①

你！
你的脑袋象空空的鼓。
你！
你的眼睛象熊熊的火球。
你！
你的耳朵象鼓风的扇子。
你！



① 此民歌用以讽刺那些游手好闲、贪得无厌之徒。

你的鼻孔象黑漆漆的耗子洞。

你！

你的嘴巴象臭烘烘的泥坑。

你！

你的双手象鼓槌。

你！

你的肚子象脏水罐。

你！

你的双腿象木头杆。

你！

你的背脊象山包。



约鲁巴民歌

○战神

他右手杀人 左手破坏。

他左手杀人 右手破坏。

他忽而闯进住宅杀人，

忽而又在野外杀人。

他用铁的玩具将小孩杀害。

他不声不响地杀人，

他杀贼，也杀财物主人。

他杀奴隶主——奴隶逃出来。

他杀住宅的主人——用血涂画心脏。

他是两头尖的针，

他有水，却用血洗涤。



约鲁巴民歌

○岔路口的恐怖

我向右看——

两百只大象扬起灰土的云朵。

我身左看——

两百头野牛簇拥一起顶善犄角。

我向前看——

两百只纺织鸟腾空翻旋——

“辟里噼喳噼喳噼”。

啊，死神在森林里

穿着黑色大氅。

深夜，象一片云

将大地扣在阴影里。

危险充满每一个方向。

但是勇敢的琴师

能主宰两百只大象。

勇敢的琴师

能抵挡两百头野牛。

勇敢的琴师

能指挥两百只纺织鸟。



约鲁巴民歌

挽歌

猎人死了，
把财富留给他的火枪。
农民死了，
把财富留给他的锄头。
铁匠死了，
把财富留给他的铁砧。
鸟儿死了，
把财富留给剃白。
你死了，
把我遗弃在黑暗的一角。
如今你在哪里？
你变成山羊
在屋子四周吃草？
你变成蜥蜴
在热烘烘的土墙上纹丝不动？
我要叫你别吃蚯蚓呢，
岂不是让你挨饿受饥？
不管蚯蚓在天国吃什么东西，
你就与它们分食。
死去的肉体可不能受双份罪：
如果没有衣服蔽体，
总还有泥土可以掩埋。



约鲁巴民歌

○羚羊

骄傲、淘气的生灵
就象一个小童。
皮肤光溜溜，
小心翼翼地迈步
在柠檬色的草丛。
圆鼓鼓，胖乎乎
好象一位新媳妇。
它的脖子
沉甸甸，好象挂着铜环。
它的眼睛
温敦敦，好象枝头小鸟。
它的头
玲珑得好象小巧的木雕。
它欢蹦乱跳
扬起淡淡的尘雾
好象蝴蝶
扇动翅膀。
它的颈项真长
在贪心的猎人眼里
真长，真长。

约鲁巴民歌

○大象

大象，可怕的死神！
大象，旷野的精灵！
它一只手就能拔起两棵大树，
要是它有两只手，该把天空撕裂，
象扯碎旧布片。
吃狗的精灵！
吃羊的精灵！
吃棕榈果，吃带刺的枝条，
无所不吃！
四条柱子似的腿踏平青草，
它走到哪里，哪里的草休想直腰……

斯瓦希里民歌

○弓之歌

我赞美我的弓，
山树枝条制作的弓。
我用油脂蹭了又蹭，
这张弓象镜子那般光亮。
我出去打猎，
第一箭射穿蛇的脖颈。





第二箭射穿大象的耳朵，
蛇死象亡，多亏我的弓。
我还击落一只花斑乌鸦，
又把一头奔跑的羚羊射中。

瞧，人们都忙不迭地叫我：
“姆波瓦肖^①的儿子
快放下你的弓！
快放下你的弓！”

加蓬民歌

○行猎歌

在夜晚的翅膀下，
在沙沙作响的树林里，
一切都是黑黝黝的，都在快乐的休息
夜空中星儿闪烁闪烁
萤火虫忽闪着朦胧的光粒，
月亮暗淡无光。
幽黑在四处游弋。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① * 姆波瓦肖：传说中的神箭手。

在恐怖的森林 树木沉睡，
树叶悄然无声。
猴子闭上眼睛，在高高的枝条悬挂。
羚羊轻轻地潜行，
一边吃鲜草，一边耸起耳朵，
又抬起头，胆怯地凝神细听。
知了沉默了，停止了恼人的歌声。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在大雨滂沱的森林，
大公象笨重地走着 蓬！蓬！
无忧无虑，漫不经心，
对自己的力量满怀自信，
大公象，谁能制服它，
它拔倒一片森林，
在树堆上走走寻寻。
它吃着，吼道，翻动树木，
寻找自己的伙伴们。
大公象，人们老远就听到你的声音。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在无人穿行的森林，只有你，
猎象人，鼓起勇气，跳跃，追击。
肉食就在你前面，好一大块肉食。
这动物行如山移，



这肉食会使人大振食欲。
这肉食将熏烤，
这肉食将充饥。
血红的肉，将在火上熏烤，
冒出青烟缕缕。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猎象人，快拿起你的弓！

约鲁巴民歌

○小泥塘慢慢汇成河

小泥塘慢慢汇成河，
我妈妈的病渐渐没法医。
木头折断了，可以接上，
象牙碎裂了，永远不能攒起。
鸡蛋落地破壳了，
 却透出它的秘密。
我妈妈死了，
 带走了她的秘密。

她远远地走了——
我们找呵，找，不见踪迹。
但是，当你见到羚羊往田里走，
 当你见到羚羊往河里走，
请将你的箭镞留在弓下
 让逝者在安宁中离去。

加蓬民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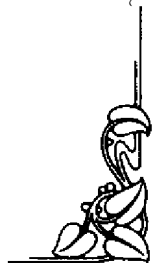
摇篮曲

睡吧，睡吧，小宝宝，
 闭上你的眼睛，睡吧，小宝宝！
 夜来了，时辰到了，
 到明天，白天才来哩。
 睡吧，睡吧，小宝宝！
 在你闭合的眼睛上，一天过去了。
 你浑身暖洋洋，你醉了吧？
 睡吧，睡吧，小宝宝！
 睡吧，明天你就长大，又高又壮实。
 睡吧，明天你就拿起弓，拿起刀。
 睡吧，你会又壮又高，
 你会腰杆挺拔，
 我却要衰老弯腰。
 睡吧，明天是你的，小宝宝，
 但妈妈永远是妈妈。

约鲁巴民歌

雨不要下

微风是小雨的爸爸，
 轻风是大雨的爸爸。



今天呀,雨浇不着我啦!
雨卷起行李远走高飞啦!
咦!小羚羊咩咩叫,
大野牛在咆哮,
野猪呢?肚子咕噜噜响。
准有人说了坏话,
把红毛猴^①惹翻啦。

可今天呀,我对红毛猴说了好话,
它不发脾气啦!不发脾气啦!



① * 红毛猴 约鲁巴族民间传说中的雨神。